

鄂西文史资料

2023年第2辑

(总第七十二辑)

恩施州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鄂西文史资料(半年刊)

2023年第2辑(总第72辑)

编印单位:恩施自治州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本刊地址:湖北省恩施市清江东路1号

邮政编码:445000

联系电话:(0718)8235795

电子邮箱:wenshiwei123@126.com

印刷单位:恩施日报社印刷厂

印刷日期:2023年10月

印 数:1200

16开本 15万字 11.5印张

发送对象:政协系统

目 录

往事漫忆

在上村的日子

——一位尖刀班长的驻村日记 简锦睿(1)

史海钩沉

野三河电站修建略记 郎正邦(98)

灵山秀水凉水埠 吴 军(106)

同盟会员刘希无被军统关押致死的经过 刘中权(120)

我记忆中的长梁子老街 袁宗和(124)

州域风情

大寨槽 崔显琦(132)

官庄与“耻奴读书班” (139)

湖北苗语“活化石”——小茅坡营 刘吉清(143)

话说大里 黄宜杰(147)

晒坪与“不共戴天”碑 (153)

水上画廊——双龙湖	刘吉清(157)
宣恩晓关蚂蚁洞	贺孝贵(161)
大青石的故事	颜 英(164)
支罗船头寨	贺孝贵(170)

在上村的日子

——一位尖刀班长的驻村日记

简锦睿

前言

2020年春节前夕,我决定写一本日记体的关于精准扶贫驻村工作经历的书。

为干好这件事,我特地回利川请教知名作家,也是我在利川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同事罗晓燕。罗姐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个想法好,作家没有精准扶贫的经历,有精准扶贫经历的不是作家。”

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变成一本书,把扶贫的过程变成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这也是最美好的一种回忆吧。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觉得精准扶贫是一场有意义的大事情,能够参与精准扶贫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用白纸黑字把这些经历永远定格,也不妄我们为村里的老百姓战斗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开始之后,才知道自己对写作一无所知,虽然毕业于中文系,但却属于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一稿不行写二稿,二稿不行写三稿,经过四次大的删减,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其间,几次写得精疲力尽,写得几近崩溃,好多次都只想放弃。我才发觉,我真不是当作家的料。幸好这一路走下来,有罗晓燕老师的悉心指导与鼓励。结构怎么布局,人物怎么塑造,语言怎么组织,事无巨细,一一指导与点拨,到最后定稿甚至一篇一篇地改,让我感激万分。

在此，还特别感谢我的爱人和十几岁的儿子，是他们鼓舞我一路走下来，为我提供了舒适的创作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018年1月31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太阳出奇的暖和。虽然已是农历的腊月，把手从窗外探出去，竟有些温热。

再过15天就要过年了！突然很想吃老家柴火炖的腊猪蹄，特别是那软糯的皮。

此时，我在宜昌市桃花岭大酒店参加全省信息工作培训。没有工作的压力，大脑那根弦悄悄地松了，可以不着边际地想入非非。

想得正嗨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严秘，州委副秘书长严斌。

接通电话，简单问候了一句，严秘说：

“简锦睿，组织准备派你到鹤峰县下坪乡上村村去扶贫。你想想，有什么困难吗？”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瞬间断片，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在严秘只让我想想，没让我立即回答。

挂断电话，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

鹤峰不近也，四小时车程。驻村倒没啥，咋不派个近点的呢？找理由推了吧！

突然觉得话说不出口。这些年，组织对我够关照了。别的不说，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周辉军一上任，就主动解决了我和老婆两地分居的困难。这年头，调动一个人可不容易。

组织上说是征求意见，实则是动员，说白了就是一副重担搁那儿，需要有人去挑。

精准扶贫是当前的中心工作，需要精兵强将深入基层，再说，这也是难得的历练机会。更何况我一直在机关，需要到农村去沾点泥腥气儿。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心里已经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就在这时，严秘又来电了，说：“简锦睿，精准扶贫的干部在今后提拔

的时候,组织会优先考虑的。”

我在电话这头哈哈笑起来:“严秘,我没问题! 让我和老婆沟通一下吧。”

我随即拨了老婆的电话。

“你去嘛! 家里有我。”

老婆的态度过于爽快,反倒让我有点小沮丧。感觉我这一家之主对于他们母子俩可有可无似的。

“儿子,儿子哪个搞?”

“你就放心去! 儿子我一个人能带。”

我长舒一口气,但马上又陷入了巨大的失落。儿子黑漆漆地眼睛直视着我,让我有些惶恐。

一晃,那家伙9岁了。

他出生那年,我在利川市给主要领导当联络员。跟着领导“五加二”、“白加黑”,忙得屁火烟急,陪伴他的时间很少。每天晚上回来,他早已呼呼大睡,顶多在他脸上亲两口。后来,我通过公务员遴选考到州里,又开始了四年多的分居生活。刚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本想好好陪陪儿子,建立点父子感情,这倒好,一驻村,可能又是几年。

毕竟是我亲儿子,虽然管得不多,但他还是很粘我。最近他迷上了我给他讲故事,搞得我每天搜肠刮肚,讲不出来就瞎编,因为不讲故事他不睡觉。那家伙喜欢用小手拎我脸,一个劲儿地命令我快讲。

想得投入,严秘又来电了,说是明天下午一点从州委集合出发,送我到上村报到。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软软的,我在桃花岭大酒店找了个偏僻的角落,一屁股坐下,静静地发呆。

2018年2月1日 星期四 晴

早上匆匆忙忙从宜昌赶回恩施,中午一点从恩施出发,前往鹤峰上村报到。

路比我想象的要难!

在宣恩高罗下高速之后,沿着325省道弯弯拐拐,颠簸前行,大小小几十个弯儿,把人肠肝肚肺都挪了位。尤其是到了雪落寨,弯更急,坡更大,“昂昂”吼叫的大货车,一不留神就逼了上来。

吴发成师傅的技术是真好!

手脚麻利的打方向,踩刹车,一路弯弯肠子被他开得如行云流水。但还是本能地紧张,一路死死地抓着车上的把手。车窗外面,危石耸立,沟壑纵横,清风徐来,松涛阵阵。

抵达上村已经是黄昏。炊烟从屋顶上升起,太阳光柔和下来,把身后那一片山峦染得通红。

一大屋的人在等候我们。

州畜牧局、州档案局、州电信公司,鹤峰县信访局相关同志,还有乡里的,村里的。今天是见面会,大家见了个面,意味着上村尖刀班正式成立。

六点多,会议结束,村支部书记卞新艳邀请我们到他家就餐。

卞书记的家需经过水泌岗爬坡的地方。这么晴朗的天,这里居然还有厚厚的积雪!那雪反射着夕阳的红光,金灿灿的一片。这雪让我心中升起阵阵寒意,看来,我得在这极寒之处忍受世外的孤寂了!也不知道要在这儿奋战多少个日日夜夜。

正想着,突然听到前面车在“呜呜”怪叫。县信访局唐开建局长的车陷在雪地里,车轮飞快地打转转儿,就是不往前走。吴师傅停车,招呼我们下去推。我们喊“一二三”使劲的时候,只听到吴师傅大声喊:“拐啦,老姚你的车各跑了!”大家一回头,发现老姚的车在慢慢往后退。原来,老姚心急,下车忘了拉手刹。他三步作两步跑回去,拉开车门,还好很快控制住了车。后来,他担心自己的车上不去,就倒车回下坪了。

七点左右,我们吃过晚饭,又迅速往恩施赶,因为明天严秘还要有事。

回到恩施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

儿子没有听故事，哭闹了半晚上。“看嘛，就是你惯的！”妻子埋怨我。我伸手，把他耳朵边的泪痕轻轻擦了，挨着他躺下。

儿子身上隐隐的乳香飘进我的鼻孔，虽然很累，但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我的扶贫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接下来的时光，我在上村该怎样度过？

夜，很漫长，也很粘稠。

2018年2月6日 星期二 晴

8:30，我们这支尖刀班从州委出发前往上村。

张淋2016年在上村驻过村，对上村特别了解，在路上给我们介绍上村有关情况，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上村的风土人情，经典故事。

村里有八大名人，涂福举数第一。

举举的房子乱得有特色，用他们的土话说叫“千根柱头落脚”。一间屋10来个平方，全是几根棒棒儿撑起的，人进去打不了转身，在全县都挂号了。

然而，他还不肯搬家。

县里安排他搬到煤场去，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帮扶责任人县信访局副局长刘勇给他买了一张床，亲自帮他搬家，好不容易让他搬到煤场，他过几天又搬回来了。

张淋说：“举举从来不洗碗，全放在水管子下面冲，吃一个放一个……等所有的碗吃完，前面的基本也冲干净了。”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有创意也，既节约了人力，也不需要洗洁精，很环保哈！”

张淋还说，举举是一个不会划算的人。

举举其实不懒，自己庄稼种了不说，还把别人家的荒地也种了。但种庄稼不晓得季节，很难遇到好收成。他还经常在村里胡正清那里打零工，有时还在外头找活路做。

虽然进项不少,但人不会划算,日子始终好不起来。举举不会划算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一个内当家。他也吹吹打打办过婚事,可就在结婚的当天,他和送亲客吵了一架,送亲客居然赌气把他老婆带走了。

煮熟的鸭子硬被他整飞了!

车里的人笑得前俯后仰。

张淋又说起老上访户刘秋月、牟树林、谭道冲。

张淋说起下坪的美食的时候,大家精神头来了。他说:“最好吃的莫过于下坪二街的瘦肉炖豆腐,那简直是鹤峰一绝!”

路途虽远,但相谈甚欢,走得也还轻松。

中午在下坪集镇二街吃到了传说中的瘦肉炖豆腐,这是家常小馆子,或者叫它麻木馆子也不委屈,菜确实很爽,没有用多少作料,就和老妈在家里做的家常菜一样,清淡爽口。最奇怪的是他烧的瘦肉居然如此细嫩爽滑,绝不像有些馆子瘦肉炒得像老木菌儿,嚼都嚼不烂。豆腐煎得二面黄,新鲜可口,是其他地方无法吃到的。

饭后,我主动结了账,价格也不贵,4个人才160块钱。

下午我们在村委会召开尖刀班第一次碰头会,对分组进行安排。

我们住在乡集镇同惠宾馆,吃饭是打游击。

会议要结束的时候,我郑重地告诉卞书记,要他迅速帮我们把房子租好,厨师落实好,我们不在村里住下来,无法正常工作。天天吃饭打游击,几个下乡补助也搞不到几顿。

刚散会,一口气还没喘匀,村委会下边的覃若水一瘸一拐地来到村委会,说是反映水的问题。

老覃50多岁,个子不高,瘦不拉叽的,国字脸,一条腿在一次车祸中骨折,到现在腿里面还有钢板绑起的。

老覃气呼呼地对我说:“简书记,村委会旁边的水池都关不住水!我们水都没有吃的,还搞个xx呀。”

我跟他来到村委会旁边的礼堂坪水池,老卞找了一根两丈来长的蔑条,通过测量,发现直径二十来米,五六米高的水池居然只有两尺来深

的水。

水池关不住水。

看来老覃说的是实话。我对他说：“吃水的问题我们尖刀班一定解决！”

老覃一听笑了，一张苦瓜脸笑开了，满是道道。

晚上，躺在宾馆的床上烙饼子。

远处，几声狗叫，从窗户望出去，黑漆漆的一片。

夜已经很深了。

2018年2月7日 星期三 晴

我进村第一次入户，有些小兴奋，也有点小新奇。

虽在农村长大，但作为村干部到老百姓家走访，和在老家走亲访友绝对不是一回事。

因不熟悉情况，我把卞书记拉着，要他陪我一起走访。

我们驱车来到上村最高的地方荒口安置点，这里海拔1400米，视野很好。层峦叠嶂的山峰连绵不断，向远方延伸。最醒目的就是不远处的三姊妹尖，刀劈斧削似的，三个巨大的山峰一字排开，高高地耸立着，直插云霄。

近处，我们村的地形也一览无余，整个上村就是一面坡，老百姓的房屋就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上。

时值古历腊月，正是最冷的季节，虽然有点太阳晃晃儿，但时不时有冷风吹过，让人瑟瑟发抖。

上村还完全处于冬天的萧杀气氛中，路边的野草都是干枯的，没有生气。只有山上的一些常绿树，让人看得到一抹绿色。

在四组荒口安置点，遇见了易迁户牟树林。牟树林中等身材，四十来岁，身体略微偏瘦，走路很斯文，人们说他怕把蚂蚁踩死了。人瘦，脸却很宽大，惨白惨白的。一看他那张薄嘴唇，就是个能说会道之人。

他在荒口的新房子虽然修好了，但他和牟森林、谭道冲三户因不满

意房子质量,拒绝搬迁入住。

我问:“给你新房子修起了,怎么不搬过来住呢?”

“您莫说起嗒,简书记。这个房子还在修的时候,我都找乡里米书记他们说过的,地圈梁都没有,把泥巴掏平了,就开始修,哪们搞得。”

卞书记则在一旁耐心解释:“牟树林,修房子条形基础也是可以的,没有规定说必须倒地圈梁。当然地圈梁效果肯定好些,但这个是按照施工图纸设计的。”

牟树林把双手叉在腰上,弯着脑袋,生气地尖着声音继续说:“那屏山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人家怎么可以倒米把厚的地圈梁,我们上村就倒不得了。还有那个砖,人家都是用的15的,我们用的12的,那都不一样啊。柱子都不打泵,钢筋都露在外面,哪们要得。我还拍了很多照片,简书记您各人看下。”

说着,还把他拍的建设过程中的照片给我一一过目。看完后,还气呼呼地对我说:“那个房子张起好宽的口,窗户都要挤出来了,怎么住人嘛?”

我疑惑地看了看卞书记,卞书记解释说:“不可能啥,我们去看下吧。”

于是,我们决定进屋看个究竟。

只见一排一层楼的水泥房子矗立在山边,四户人家,只有牟武林一家搬迁入住了,其他几户都没有入住。来到牟树林的易迁房,他的房子和他老大牟森林的房子挨着的,他老大一个人只有40平方,最里边,他的房子没有上锁,只是简单地把门关着,牟树林打开门,我们便进屋仔细查看有关情况。房子因为没有入住,感觉空荡荡的。在客厅的墙壁上,确实有两条一两米长的很细的裂缝,两条线还交叉了,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十字架,就像小孩子信手涂鸭的作品。

我认真观察了,觉得应该属于自然裂缝。

“新修的屋有点把点儿裂缝很正常,如果真是地基不行,窗户都要挤出来嗒,那还敢让你们住啊,你们各人也不敢住嘛。”

牟树林犹犹豫豫地说：“那不晓得是不是地基不牢固的问题。”

“再就是墙还没干就粉刷，也容易裂缝。我们村委会那个房子还不是有这种裂缝，老百姓自己修房子还不是有这种裂缝，你各人修的房子有裂缝你哪们搞呢。”卞书记问道。

回来的路上，卞书记给我介绍：“牟树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高中生，自我感觉还比较好。他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不能干重体力活儿，在外晃荡了几十年，去年终于在外面打工找了个重庆的婆娘，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他老家住在魏家湾，方圆几公里就他一家人，还不通公路，走路要三四十分钟，他七十几岁的老母亲常年一个人在家，他老大牟森林常年在家照管。所以他和牟森林、谭道冲三户一直还未搬迁入住，还一直上访，到过乡里，也到过县里。

“靠近公路边上的那一套房子是老地基，底子更扎实。在修房子的时候，谭道冲他们家就想得最外边的那一套，他妈天天给施工队的工人送饭，要求工人把公路边的那一套质量搞快点。牟武林家也想得最外边的那一套，两家人为这个事争得不可开交。有一次，牟武林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恨不得要砍人。后来，舒金立私下里给牟武林家暗示或默许他家得最外边那只，于是牟武林家就把最外边那套房子的防盗网给装上了。后来，经过抓阄，牟武林还是选到了最外边的那套房子。但牟树林、谭道冲一直不服气，一直扯皮，说抓阄有问题，也就一直未搬迁。

我盯着卞书记的嘴巴看，感觉那里面有一团乱麻扯出来，不断在我脑海里缠绕。

回到宾馆，我一直试图把这团乱麻理清楚，可总也想不出个头绪来。还好，也许是太困，一挨床，呼呼睡去，那团乱麻就不见了。

2018年2月8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我决定会一会老上访户刘秋月。

她住在一组主公路坎下，略显陈旧的老木房子，房子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水泥踏坝。老屋后面公路坎下修了个茶厂，因为是个丈把高的坎，

一楼用不了，刚把一楼的基础建好，一楼的板儿已经倒好了，但还有很多长短不一的钢筋裸露着。

她正在为这个茶厂的质量问题和本村泥瓦匠谭光权打官司。

我们刚到她家踏坝，一只大黄狗旺旺叫着，凶神恶煞地向我们奔来，吓出了我一身冷汗。

幸好一条铁链子从后面死死地拉住它的脖子。

小时候曾经被狗咬过，对狗有一种深深地厌恶。

这时，刘秋月迅速从屋里出来了，一边吼着大黄狗，“你咬莫子咬，你个死狗。”一边迎接我们到她家里坐。

刘秋月中等身材，五十来岁，长得眉清目秀的，瓜子脸，妹妹头，五官到还精致，收拾得也利索。她老公田浩林，高大，一张马脸，但举止还斯文。

非常简陋的几件家具，随意地摆放着，土灶里还燃烧着柴火。

一坐下来，刘秋月便滔滔不绝：“你说谭光权哪们要把我的屋修坏，都是坡上坎下的。还不是有人给他使嘴，叫他把质量给我们的修坏。修房造屋我们各人都不懂，我没指望他掰我的经，柱子全部移位，有的偏起好远。柱子箍子扎得太稀，以致倒柱子时打不到棒。柱子都穿得进去一次性杯杯儿大的棒棒儿。倒板也不开加力筋，钣金也扎得稀得稀。都是养儿盘女的，他最不讲良心。我们前世无冤，今日无仇，他们哪们要这么整我……。”

她喋喋不休，我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

卞书记说：“你昨天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的？”

刘秋月说：“他不接，我再也不得打了，我和他对簿公堂了。前几年，我和熬国雄打官司，就是他们向起方方儿整我，他整我，我就往上跑（上访）。还有我们老屋高头的谭大树去年搞嘛，我们在香炉山拖撑子，一晃就黑哒，硬要把他的麻木停在陡坡上，我们那个麻木车停又不敢停，一停就要往底下滑，要滑到坎底下去。他修那个路，还占了我们屋里的田，还准备不让我们走，我才不得怕他。”

听她说话,我感觉耳朵根子有些发麻。

我发现她不信任任何人,她觉得所有人都在害她。她可以把她的邻居一个一个数落完,张三这里不行,李四那里不对。

民间有句谚语:一湾人恨死一个人,一个人恨死一湾人。

到底是一湾人错,还是一个人错?从刘秋月家出来,我心里直嘀咕。

2018年2月9日 星期五 晴

天瓦蓝瓦蓝的,朵朵白云,或聚或散,飘飘荡荡,不远处的三姊妹尖永远是那么地巍峨雄壮,三座巨大的山峰一字排开,就像三个巨大的手指在点赞。

我们来到荒口赵新华的家里入户。

他们家是村里的易迁户,50平方。

他和他89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易迁房建在老房子的对门公路边上,目前仍然居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属于木房子,三大间,一个偏眼儿,四梁八柱都是很粗大的木料做成的。木房子虽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住着舒服,冬暖夏凉。

家里非常简陋。

我们坐在他家的灶屋里闲聊起来。灶屋前方摆着一个很小的电视,烤的堆堆火,三个石头搭成的一个灶,灶的中间一堆柴火烧得正旺,冒出缕青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在灶的旁边,凹凸不平的地上,是一大锅已经变色的剩合渣,合渣上面还飘散着几滴油,看样子,这就是母子俩的早餐。

家里没看到椅子,我见角落里有一个小板凳,我便前去拿过来坐下。看主人有些尴尬,便自嘲:“我从小就喜欢坐这个小板凳,没事,我就坐这个小板凳。”

通过一段时间的入户走访,发现一个现象,村里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都是烧的钢板炉,条件不怎么好的都是烧的堆堆火。钢板炉卫生些,没有满屋钻还熏得人流眼抹泪的黑烟子。

当下,这种原始的取暖方式已经不多见了。

我在农村长大的,但刚开始我也受不了这种火,我们小时候老家都是烤煤火,只有过年熏腊肉的时候,才有柴火。我一边抹着泪,一边凑合着烤。过了几分钟,才慢慢适应过来。

老人灰色的上衣,花裤子,一个浅色毛线织就的圆圆的帽子,脚上是一双宽大的棉鞋,光着脚杆儿,没有穿袜子。高高的个子,但瘦得厉害,两只脚就像两个圆规,弱不禁风。一张脸满是褶皱,颧骨高高的,老年斑星星点点,上嘴巴皮上有一颗非常明显的痣。一双手青筋凸起,棱角分明,看得出来年轻时候没少做活路。

讲话有点神神叨叨的,经常让你摸不着头脑。也许是平时一个人在家闷得慌,见人就说不停。

通过聊天,得知华娃儿的老母亲赵三姐(鹤峰的风俗,上门的话,子女随母亲姓),身体不是很好,还能够杵着拐棍勉强在周围转一转。

家里很乱,卧室的衣服到处都是,看得出来,老母亲年纪太大没有能力收拾,华娃儿一个大男人也不太擅长这种事。

华娃儿五十来岁,属于单身贵族。个子不高,身上满是灰尘,脚上穿着一双满是泥巴的解放鞋,裤脚扎在裤腿里的。一张嘴能说会道,卯谈也多。

华娃儿也还孝顺,因为需要照顾母亲,长年累月没有出远门打工,在临近的燕子乡一家萝卜厂打工,一年也能挣个两三万块钱。随时回家照顾母亲,买买生活必需品,买买什么药品之类的。

“简书记,给你说个事啥?”

“你说,华娃儿。”

“我们家里修的这个房子,有个问题,就是窗户没有闩闩,在里头关不到。你看嘛,我各人又搞不好,还是要请施工队的来搞下才行。”

于是,我随他到对门的易迁房看个究竟,最后发现原来是窗户上没有安装插销,确实不方便使用。但现在请施工队来装肯定不现实,一个小问题,自己解决不就行了,我在心里盘算着。

“华娃儿，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施工的时候提出来，或者验收的时候提出来，他肯定会整改，不然验不到收。现在喊施工队他估计不会来，事情也不大，自己在街上买几个被扣、闷闷，最多几十块钱，把它钉起就行了，也耽搁不到好久。华娃儿，你说这样行不行？”

华娃儿同意自己整改。

看着四周郁郁葱葱的森林，忽然觉得精准扶贫任重道远，扶贫对象这种等靠要的思想还是很明显，一个很小的问题，自己动动手就能解决的，它都懒得搞，恨不得莫子政府都包办到位。就像老百姓说的，饭弄好了，还要给他喂。如果是自己修的房子，一个小问题肯定自己整改到位了。看来，还得大力激发老百姓的这种内生动力才行。

刚从赵新华家出来，遇见了隔壁的牟武林的父亲牟道德，还有在老牟家玩的华娃儿的大嫂李月姐。老牟向我诉苦：“简书记，华娃儿的妈一天嘍人，不停地嘍我们，我们搬回去住算了，我各人听伤了。”

“哪们要嘍你们呢？”我问道。

“没得任何原因，她一天发癲，神经病，有时候还来打我们的门。”

“这种人，你们不要管他，只当没听到的，她还活得到几年嘛。”我开导他们，对一个快90岁，且神智不清的人你还计较什么呢。

李月姐笑呵呵地说：“她是这么个人，有时候到我屋里找一把椅子坐起了，就开始嘍我，嘍完了，在我屋里吃饭了才得回去，你怎么办？”

看来，李月姐对这个婆婆妈真是没法子。

那这种事跟我说，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摸脑袋，哑然失笑。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晴

今天上午，在村支委成员舒金立家里召开四组群众会。

早餐后，尖刀班一行早早地来到了老舒家。老舒家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具有土家吊脚楼建筑风格的特色。房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栽满了各种花卉，有一串红、寿桃花、紫玉兰等等。冬天枯叶连天，一片衰败的景象。这时，一树生机勃勃的腊梅闯入

我的视野，一个个可爱的小花骨朵装扮在大小各异的枝条上，红得发亮，惹人遐想。

我不由得认真打量着老舒，他个子不高，属于标准的庄稼汉。但今天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还人模狗样的打着领带。颈子上戴着一条粗粗的金项链，手指上还有一个大大的黄灿灿的戒指，俨然一个暴发户的样子。皮肤黑黑的，但脖子上有一大块花纹，分外打眼，据说得过白癜风。

老舒是个勤快人，村里工作任务较重，每年还种十几亩的烤烟。他老婆、两个姑娘都在做生意，小日子过得还很舒服。

不大一会儿，村民才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来参加会议。

十一点左右，乡亲们才陆陆续续到齐。

会议开始了，会议由卞书记主持。

尖刀班成员一一讲了话。

乡党委副书记何诗龙说，“我能感觉到大家心气不顺，非贫困户不顺，认为政策都向贫困户倾斜，自己没有享受到优惠，有的价值观扭曲，甚至认为被评为贫困户都是有本事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人，甚至有小学生写作文写到，我长大以后要争当一名贫困户，因为贫困户可以不干活，可以享受一切优惠。”

大家哈哈大笑。

何书记继续讲，“有的贫困户心气也不顺，认为我是一名贫困户，国家就应该给我搞多少东西，国家就应该大包大揽，我自己都不需要搞得，对扶贫政策、对帮扶干部这也不满，那也不满。脱贫致富奔小康，关键要自身努力。干部不是大包大揽，全县千奇百怪，有女干部帮扶的贫困户，天天骚扰女干部，还有的贫困户脱贫后不签字，说什么跟我结婚我就签字。”

大家笑得更厉害，有些人更是笑得前俯后仰，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我们上村几年来在州委办公室、州档案局、州畜牧局、州电信公司几家单位的帮扶下，投入了2000多万，我们才800多人，人平3万元，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产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水泥

路你天天在走啥，电你天天在用啥，网络你天天离不得啥。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百姓都享受了的。”

坐在我对面的牟树林也忍不住砸吧着嘴，微微点了点头。其他老百姓也纷纷附和，表示认可。

“但是，我们群众的素质亟待提升，自力更生的精神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不能等靠要，政府帮扶是有限的，脱贫致富奔小康还需要靠自身努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自己使力捞。”何书记讲到。

当问四组的老百姓还有哪些想法，有什么好的建议的时候。

牟树林不紧不慢地说：“简书记，我就说个直话，我们村这几年变化是大，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但是为什么其他组的公路都修好了硬化了，唯独我们四组的这条路乱糟糟的呢？”

“简书记，我也说一句，你看我们四组从水泌岗到荒口的这条路，水一冲，有时候会有两三尺深的坑，我的这个破麻木硬是跑起吃亏。”牟武林颇有怨气地说道。

其他的老百姓也叽叽喳喳跟着附和。

看来，老百姓对这条路还是充满期待。

我给大家答复，“大家的意见我听明白了，都还是想把这条路硬化了好走些。但这条路3公里左右，还是要100把万才修得起。我们积极争取项目，搞不搞得成还不一定。反正我们尖刀班把它当个事做，到县里跑一跑，争取争取。”

何书记在边上给我下套，“简书记，您们州委办公室的去争取，这条路肯定搞得成。”

会议结束，因为临近过年，我们为老百姓发一对灯笼、一幅对联，营造过年的氛围。

老乡们都乐呵呵地领着。

但一个七十来岁的矮矮的瘦瘦的老婆婆说：“简书记，这些灯笼、对联好都是好哟，我那个破房子怎么挂得上去哟。”

旁边的卞书记给我小声介绍说：“这是吴秋生的妈”。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说：“老辈子，灯笼象征着红红火火，您把这个灯笼拿回去挂起之后，您的儿子2018年红红火火，多找点钱，今年把房子搞下也还不是可以。”

旁边的老百姓呵呵一笑。

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古历正月初七，农村还在开开心心过大年，但我们已经正式上班了。

来到村里，卞书记说：“您们尖刀班租的房子租好了，老村干部老党员王雷庭的房子，就在村委会附近，离村委会大约500米左右，步行大约五分钟的距离，他家房子宽，四大间，三层楼，完全住得下，而且他家里平时就他一个人在家。还有他几个子女都有出息，家庭条件非常不错，不得给您们找麻烦。厨师就请田晓燕，厨艺不错，我家里有客都经常请他帮忙弄饭。”

我不由得暗暗佩服卞书记，不愧为村支部书记，考虑事情还是比较周到，还是有几把刷子，就是性子皮了一点。

在下午尖刀班碰头会研究2018年工作的时候，村委委员舒金立提议，争取实施水泌岗至荒口的硬化项目。

那条路我也走过多次，越野车勉强可以走，轿车完全不行，最深的坑可能有一两尺深，这是四组最重要的一条路，也是通组公路唯一一条没有硬化的公路，涉及四组几十上百人的通行问题。

舒金立之所以说重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也是四组的人，感同身受，乱路跑伤了。

年前，四组群众会也有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

张淋中肯地说：“我觉得上村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基本差不多了，但就是这条路还一直没有硬化，如果能把这条路争取硬化了，那还真是一件大好事。”

最后,大家都一致认为修这条路是当务之急,决定想办法争取项目。

因为张淋是老队员,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以前计划实施但未实施的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一州烟草公司实施的投资50万元的烟草土地整治项目。因为2017年尖刀班走了之后,没有人跟踪,项目也就不了了之。

我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

在讨论村里水的问题的时候,舒金立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村里吃水还是有问题,水源有问题,上村没有水源。”

吴红艳不由得问到:“哪里才有水源呢?”

舒金立说:“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两个地方有水源,一个是邬阳乡与下坪乡交界处有一个叫牛池的地方,离我们上村有四五公里;还有燕子乡朝阳村有水源,离我们有10公里左右。要解决水源,最少都要几百万才搞得好的,有的地方还要二次加压才行。”

卞书记说:“我觉得应该不是水源的问题,水源还是有。我觉得关键问题还在管护。冬天缺个三五天水,很正常,冰凌一大,水管一冻就没得水。”

其他的人有的说是水源的问题,有的说是管理的问题,还有的说二者都有。

见大家争论不休,张淋建议:“我们明天请乡水管站的王道君站长来看下不就行了,他们是专业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正合我意,于是我请卞书记现场跟王站长联系,邀请他明天帮我们查看水源,查找问题症结所在。

下午散会后,卞书记请我们在他家吃晚饭,田晓燕做的饭,味道不错。

2018年2月23日 星期五 晴

早上八点在二街吃瘦肉炖豆腐的地方过早,他这里的早餐也是下坪一绝,家常味,味道特别清淡,不像城里早餐店味道特别大,臊子是现炒

的,品种也比较丰富。

九点钟左右,乡水管站站长王道君我们一起查看水源。

首先,我们乘车来到荒口自胜桥查看水源,这个水源供四组、五组吃水。

只见在公路上方的两三米处,在一个小山沟里,泉水正在欢快地流淌,不时还激起白花花的浪花。光滑的石头上,一个长满青苔的小水池正在不断地往外冒水,在小水池的左面,有一股小脸盆粗的山泉水汩汩地流淌着,村民还接了一截管子,把山泉水引到水池里去,一路都有泉水叮咚的声音。在水池的右边,也有一股不小的山泉水源源不断地往外冒。

王站长小心翼翼地爬上水池查看究竟。

我们帮不上忙,只能站在公路上远远地看着。

经过几分钟的勘察,王站长下来了,问了枯水季节的情况,得知枯水季节水也不干,而且也还不小的时候,非常肯定地说:“水源没得问题,这么大的水,把这里所有的水集中起来,在这个地方重新修一个40方左右的水池,管两三个小组,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跟卞书记、舒金立他们两人详细交代了怎么挖基础,怎么修建,修建期间的水怎么处理等细节。

接着,我们又驱车来到了魏家湾查看水源情况。

到魏家湾有一条机耕路勉强可以通行,我们因为是越野车,决定从孙昌盛家旁边的路继续往上开。走完平路之后开始爬坡了,因为是松软的土,车轮打滑,越野车“昂昂”吼一阵之后,终于横在了公路上。

我们只得步行上去。

因为少有人走,路上荆棘丛生,各种野草上满是亮晶晶的露水,没有多久,我们的鞋子、裤子都打湿了。40多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牟树林老屋旁。

这里和自胜桥不一样,这里完全就是一条小河沟,水流大得很,比水桶还粗得多。从这里朝上望,上面就是巍峨壮观的三姊妹尖,森林很

茂盛。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

白花花的泉水，欢快地吟唱，我们都笑了。

王站长非常肯定地说：“你们这里这么好的生态，水源肯定没得问题。在这里建一个30方左右的水池就行了。”

叮咚欢唱的泉水，在我的心里响了一天。

2018年2月26日 星期一 晴

今天，租房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不然天天吃饭打游击也不是个事，几个下乡补助也逮不到几餐饭。

我们租房的老板王香庭从县城儿子那里过完年回来了。

上午，卞书记带着我们尖刀班全体成员，来到他家里看看房子，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了。

于是，我们尖刀班全体成员在二楼开了个短会，研究要买哪些东西。我们讨论，周丫负责记录，厨房那一套，两个热水器，两个面盆，两个电视，两个接收机，还有洗衣机等等。

尖刀班没有工作经费，这些费用都是几个帮扶单位凑的，但还没到账，只好请卞书记先在乡里给我们赊回来，报账之后再付给他们。

讨论完毕，我们全体成员打扫卫生。卞书记到街上给我们采购东西。

晚饭味道不错，田晓燕师傅手艺不赖。

2018年2月27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上午，到牟树林家里入户。

他家住在深山老林里，方圆一公里范围内只有他们一家人，而且还不通公路，只有仅供步行的盘山小路。

到他家里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可以从谭道冲他们老屋下去，全是下坡，但得穿过很多森林，他们自己往往走这一条路；第二条路，

也可以走梁家河坝上去,全是上坡;第三条路,可以走鸡场横着过去,路过酒仙瞿泽权家里,但需要跨越一条小河沟,有一小段的路很窄,很难走。这三条路距离差不多,大约四十分钟左右的路程。但遗憾的是每一条路都不好走。

在去的路上,我就反复在纠结,到底走那条路,关键是都不好走。前几次走,都把裤子、鞋子打湿了,因为是羊肠小道,露水特别大,路边的草特别深,走的人也特别少,走起来真不爽,但没有办法,还是只有硬着头皮去。

后来,我思来想去,决定走还没有走过的从谭道冲他们老屋边下来的那条路,正因为没走过,所以想尝试下。

在到谭道冲家里的岔路口那个地方下了车,独自一个人慢慢步行。

走过谭道冲的老屋后,完全进入了木林子核心区域,这是一条只有一尺来宽的林间小道,好的是这条路他们家里的人经常走,两边的草还没有长拢,还比较利索。

走着走着,只见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完全进入了深山老林,树林下面是一层厚厚的各种树叶堆积而成的腐土,不时有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叫着,更加衬托出深山老林的寂静。

突然,路边上一个绿色的标识牌闯入我的眼帘,只见上面写着“您已进入木林子核心区域,内有野生动物出没,请小心谨慎。”看着这个标识牌,我不禁有点忐忑不安,听老百姓说有村民在山上套过熊,野猪更是经常出没。

再加上我刚来不久,这个路也是第一次走,不熟悉情况。想着想着,各种奇怪的想法从大脑中冒出来,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担心,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心想,下次入户还是约一个尖刀班队员安全些,以防万一。

半个小时左右,我便远远听见狗叫声,循声望去,不远处有一座老房子,老房子旁边一只白狗在那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我略微不安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

来到牟树林家里,和牟老婆婆打过招呼。

老牟家极其简陋。

在他家烤火屋坐下来之后,发现,他家烤火屋特别简单,还是一个最原始的四方的火坑,火坑上面还放着一个高高的铁三脚架,三脚架下面是几节粗细不一,长短不等的柴,火还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不时还冒出阵阵青烟。炕上还吊着几块黑黢黢的腊肉。除了几把椅子之外什么也没有。

牟老婆婆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西装,头上包着一条红色的头巾,裤子满是泥巴,一双解放鞋糊得鼻子眼睛都看不到,可能刚从田里干活儿回来。听说老人家身体不好,患有直肠癌,动手术后肠子都是裸露在外面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七十来岁了,但还坚持把庄稼种起的,没办法,因为要吃饭。

跟老人家讲什么也不起作用,七十不当家,八十不管事,我只好返回。

想来想去,还是从梁家河坪走算了,走下坡路人轻松些。在他们当门的小河沟里,溪水欢快地向前奔涌,河沟足有两米多宽,一下子跳不过去,必须把鞋脱了,蹚水才能过去。脱下鞋子袜子,卷起裤腿,提着鞋子,踩在冰凉的山泉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光滑的石头上,时不时把脚刺得很痛,好在小河沟很窄几步就上岸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牟树林家的房子坐落在如此深山老林里,出个门都要走三四十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公路边上,买点小东小西还要肩挑背磨,真是不方便。但这种情况他都不愿搬,足以可见心气不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2018年2月28日 星期二 晴

昨天,请县委办常务副主任李施甫协调,今天上午八点半在李主任办公室和县交通局长赵锦华见面,争取上村四组的硬化项目。

七点多钟,吴红艳,卞书记我们三人早早从村里出发,到县城区委办

常务副主任李施甫办公室汇报工作,争取项目。

早餐过后,便来到李主任办公室。打过招呼,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聊天。

李主任个子不高,头发很短,精神抖擞,见到我们一脸的笑容,也很幽默风趣。

几分钟之后,县交通局局长赵锦华来了。

李主任给我们双方介绍之后,会议便开始了。

只见李主任非常认真地对赵局说:“赵局,州委办作为全州的首脑机关,帮扶我们上村,这是我们的荣幸,你看简书记他们今天就开始跑项目,工作也很主动,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县委办,交通运输局还是要大力支持。”

李主任说话水平就是高,听着让人觉着就是舒服。

“一定一定,只要我们能够办到,一定尽力而为。”赵局长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也是在给我们传达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赵局长个子不高,戴个眼镜,是稳重而儒雅的人,他在听取村里情况汇报之后,详细询问这条路的有关情况,答应给上村水泌岗至荒口的路想办法解决,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修3米五的硬化路,交通局负责筹资84万元;二是修四米五的硬化路,交通局筹资84万元,州委办公室自己筹资36万元。赵局用商量的口吻给我说,如果州委办能够找得到36万就修四米五,不好找资金就修三米五。

赵局长的这个表态,让我们尖刀班的很是高兴,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我答应请示领导后,再反馈意见。我们的意见是修四米五的硬化路最好。

说实在的,现在农村车也不少,3米5的公路还是太窄了,2个小车会车都不行,有时要倒半天找地方会车,4米5就可以了,2个小车会车一点儿问题没得。

会议结束,我们还给分管副县长覃长玉汇了报,覃县长很支持我们

的工作,还说你们幸好今天来了,我们马上要研究县里交通资金分配方案了。

看来,我们还是来得很及时。

从县政府办公楼出来,我很是高兴,迅速给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办公室主任周辉军打电话,汇报我们到县里争取水泌岗到荒口公路项目的有关情况,顺便报告这边修路还有资金缺口36万元,2017年州烟草公司答应帮扶上村的50万元的烟草土地整治项目没有落实到位,能不能协调烟草公司支援点。

周秘当即决定协调州烟草公司,请他们赞助资金36万元。几分钟后,周秘电话告知,州烟草公司谭志平老总同意赞助36万元,要我衔接好。

我迅速给谭志平老总打电话。谭总是我的老领导,他在利川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跟他当了三年的联络员,谭总是一个很讲感情的老领导。谭总的回话让我咀嚼了很久,“周秘给我打电话说了的,州委办公室是领导机关,我们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是报账制,资金也比较紧张,用点钱还必须国家局审批,但我们来想办法解决。又是你在那里搞扶贫,我们是老同事,共事多年,我肯定要支持你的工作才行。”谭总的电话让我觉得很温暖,老领导就是老领导。

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才是本事。

从县城回村里,我看着两边高耸如云的山峰都觉得无比的亲切,两边悬崖峭壁上飘逸灵动的瀑布更是独具风韵。

想到第一次出马为村里争取项目就这么顺利,很是高兴,想到村民们盼望了多少年的公路马上就可以硬化了,我似乎看到了白花花的水泥路正蜿蜒在四组的山山水水之间,无比的自豪。

我们精准扶贫不能仅仅完成几项规定动作就完事了,还得为村里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还得为村民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这才对得起我们在这扶贫的岁月。

就在有点飘飘然的时候,吴红艳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简书记,你们

州委办还是不一样，你们一出马，县交通局84万就搞到位了。”

仔细一想，不是吗。

是的，是平台成就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成就了平台，离开这个平台我们什么都不是。

2018年3月2日 星期四 晴

上午，我们入户涂福举，我还是第一次到举举家里入户。

很凑巧，举举不在家。

但举举家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的车多。麻木车2辆、摩托车2辆，不知道他一个人买这么多车干什么，而且都似乎不怎么的。二是垃圾成堆。从路口到他家，沿途垃圾成堆，有五大堆，有胶纸，有酒壶，有轮胎，有肥料口袋等等，真是应有尽有，都是举举捡的破烂，不知是准备卖，还是准备干什么。我真的不懂举举的世界，还有他的逻辑。三是他的房子还是有点乱，呈七字型的房子，两间正屋，两间偏房，两间正屋略微向北倾斜，但我知道农村的木房子一般不会垮。他的不足十平米的烤火屋竟然下面有五根木撑子，所以略为显得有点拥挤。烤火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空间，在屋子正中间，可以看到一个土灶，三个大大的石头摆在周围，旁边有一个铁做的三脚架、一个水壶、几根未烧的柴、热水瓶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靠里面的地方，居然还摆着一张床，床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杂物，有几个大口袋，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我们又参观了旁边的一间正屋，也好不到那里去，也有两两根撑子，只是撑子少点而已。但另外两间房就好多了，虽然杂乱不堪，但安全还是没问题。

第一次到举举家入户，就是这样，连面也没见着，但好歹也有了第一印象，而且是印象深刻的第一印象。我心里还在想，家里的房子这样了，给他在二组煤场修了安置房，他还不要，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这样乱的房子，在农村也不容易找到了。

今天专程回到恩施，到州烟草公司经理谭志平办公室给老领导汇报公路项目的事。

去之前，我心里一直还忐忑不安，十八大以后，各个单位资金管理都非常严格，不知道老领导能否给我们落实这笔钱。虽然老领导上次在电话里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我还是要当面给老领导详细汇报才行，一来表示尊重，找老领导寻求支持，不能一个电话就完事了，必须当面汇报。二来要怎么拨款，什么时候拨，跟谁联系，都要搞落实，我不可能老是跟谭书记打电话。

下午三点多钟，我来到州烟草公司谭总的办公室。

好久没看到老领导了，格外亲切。

谭书记还是老样子，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他的肤色特别好，白里透红，跟八九年前在利川时没有什么变化。穿着跟以前一样都是非常正式的夹克，里面则是白色的衬衣，下面则是笔挺的西裤，一双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在我的印象中，谭书记一直都是这种非常正式的着装。

我们愉快地聊天，天南海北地聊，一起回忆利川的时光，老领导还详细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村里的具体情况。

接着，我给老领导汇报了村里水泌岗至荒口项目情况，表示还有36万元的资金缺口。谭书记当场表态说：“小简，辉军秘书长也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州委办公室的工作我们肯定要支持，又是你在那里驻村，我们以前是同事，我更要支持，我们现在资金都是国家局管起的，也不好搞。但我们还是支持上村36万，修那一条路。你们负责把项目实施好。具体工作你就跟王科长联系，王科长也是上村的人。”说完，还把王科长的电话告诉给了我。

一会儿，便有人敲门找领导汇报工作。

见老领导很忙，我便给老领导打过招呼离开。

谭书记亲自把我送到电梯口后才和我挥手告别。

我便来到王科长的办公室，王科长就是我们租房的老板王香庭的大儿子，因为是上村人，自然格外亲切，和他把有关细节进行了沟通。

2018年3月8日 星期四 晴

上村的春天,妖娆多姿。从进入春天开始,就有各种鲜花盛开,把上村装扮得漂漂亮亮的。上村山多地少,16000亩山林,1300亩土地,所以上村基本上是以山林为主,林中间或有点田土。春天的山林是五颜六色的,你看,这几天正是樱桃花盛开的时候,纯白色的樱花,开满每一个枝头,远远地望去,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白色的世界,这里一树,那里一树,装点着上村的山山水水。在覃若水的萝卜田里,一种不知名的野花开得特别欢,绿油油的青草,绿油油的萝卜,蓝色的花朵布满其间,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让你忍不住驻足欣赏。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田间查看青钱柳生长情况。

青钱柳是我们村的一个重要产业,2016年我们村发展了850亩青钱柳。覃若水家的青钱柳种植在屋外边的熟田里,长得特别快,基本上都有小碗粗的树干了,树干一般很直,大约一米五左右的高度,为了采叶子,专门断巅了的,树冠呈伞的形状,从中间向四周伸展。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青钱柳叶子也能喝,而且还是很好的保健茶,居然有抑制三高的功效。

通过和卞书记交流,了解到青钱柳产业是上村新发展的产业,全村一年现金收入大概十五六万元,5块到15块一斤,一亩田可以搞到几百块钱,比茶叶价钱还是高些,管护工作量特别小,除除草施施肥就可以了。因为才发展两三年,树还没长大,再加上很多老百姓外出务工,没有人管理,所以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

在看完基地之后,我们到下坪留驾村巨融林业公司参观考察,该公司是生产加工青钱柳的企业。

该企业老板高荣是下坪的知名人士,个子不高,略微偏瘦,但很干练。以前,他做木材生意砍树卖,现在发展生态产业,青钱柳茶。高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为我们每一个人泡了一杯青钱柳。一边喝,一边为我们介绍金钱柳的妙处。我第一次喝这玩意儿,还真喝不

习惯,略为有点涩有点苦。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跟高总聊青钱柳产业的发展。

高总介绍说,青钱柳有着良好的抑制三高和提升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县里、乡里喝青钱柳的人比较多,特别是对高血压患者很有好处。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聘请浙江林业大学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青钱柳价格不等,从一两百元到1000元每斤的都有,公司每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万元以上。

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晴

这段时间,尖刀班正在集中火力攻坚“四项清零”(搬迁入住、拆旧、复垦、质量整改清零)。

我们村有易迁户48户,需要拆旧房子的有22户。按照国家关于一家只能一个宅基地的要求,要求易迁户把旧房子拆了。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拆旧房呢?因为不拆,可以放放东西,可以住,农村乱东乱西比较多,粮食要地方堆,农具要有地方放。老百姓就是这样,争取利益最大化。新房子我要,旧房子我也不拆。但是政策又不允许,所以,我们干部只得一家一户做工作。

听说华娃儿从燕子打工回来了,吃过早餐之后,我和卞书记到四组荒口华娃儿家动员搬迁入住、拆旧复垦工作。

路途中,只见山坡上,各种野花竞相开放,有樱花、有杨桃花、五倍子花等等,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花,或近或远,有的星星点点,有的一大片一大片,把大自然装扮得花枝招展的,而春天的底色就是自然绿,春姑娘用她万能的手在大地上轻轻地一抹,万物都在不停地生长,仿佛你可以听见各种树木、花草正在“嚓嚓”地生长,各种庄稼也铆足了劲儿向上蹭。

来到华娃儿家,母子俩今天都在家里。简单地打过招呼,我们把来意给华娃儿介绍了,要他迅速搬新房拆旧房。

“搬过去住都可以,就是有个问题。”华娃儿说。

卞书记说:“有莫子问题?”

华娃儿认真地说：“那边还是有点窄，我妈的寿木没有地方放。”

卞书记略微思考后，建议道，“华娃儿，这样，你在旁边搭个偏眼儿，可以做饭，还可以把你妈的寿木放在那里。一个偏眼儿，也要不到好多钱，你看怎么样。”

我也附和道，“华娃儿，可以，就这么说，在旁边加个偏眼儿，要得。”

卞书记提议，我们到对门易迁房边上看一看，如何施工。

经过认真地观察后发现，房子的左边是坚硬的岩头无法施工，房子的右边是一个八九尺高的土坎，有五六尺宽的平地，原来预留了一点空间的，简单地一挖，即可施工。

卞书记说：“华娃儿，趁这几天天气好，你又在屋里，找几个人几天就搞搭，把老房子一拆，这边加个偏眼，坎边泥巴一掏，外边搞几匹砖一封，上边搞点胶纸一搭就行了。”

经过个把小时左右的比划，交流，做工作，华娃儿最终还是同意了，决定明天就找人搞。

临走的时候，华娃儿给卞书记说：“卞书记，你把我的存折给我一下，我去取点钱，没得钱用了。”

我跟卞书记交流才知道，原来华娃儿的低保折子放在卞书记那儿的，有时没生活费了，好找卞书记周转周转。真是奇葩，一个大男人连一个银行折子还保管不好莫，还要存在别人手上。

卞书记在车子里翻了半天，才把存折找到。

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晴

下午三点多，我带着一身鸡屎味和卞书记从鸡场上来，胃里有些翻腾。当我们穿过布满鲜花的山林，一阵清新的风吹来，那味道立即消散了。我耸耸鼻子，来到荒口赵新华家督促拆旧工作。

华娃儿家拆旧已经开始了，只见华娃儿家里还有两个陌生人在帮忙做事儿，一个瘦高的老男人在屋顶上把瓦一片一片地往下摔，一个矮壮的老男人在另外一头用木板在戳上面的瓦，瓦片也在不断地往地上掉，

不时摔出清脆的响声。

卞书记跟他们开玩笑，“你们拆一栋房子都简单啰，一两天就解决问题，建一栋房子要一年甚至几年时间。”

“那是的哟，那个年代建一栋房子可真不容易。”华娃儿回答。

这时华娃儿的妈从新房子那边出来了，老人家拄着一根拐棍，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到自己当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修的房子，就被他们几下拆了，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还在不停地抽泣。

我在一旁安慰老人家：“给您修这么好的房子，还哭莫子。”

“舍不得，这个屋一根棒棒儿都是我们各人从山上捞回来的，修了几年才修起。”老人虽然有些糊涂，但对老屋还是有感情的。

华娃儿看见老妈无厘头的哭，提高音量大声对她妈一声吼，“你哭莫子哭，共产党给你把房子修得好好的，还要不得么？”

老人擦干眼泪，到一边去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卞书记给我介绍，瘦高的是赵新平，华娃儿的二哥，和老婆子离婚后一个人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年轻时喜欢耍、瞎混，也不管娃儿，跟华娃儿一样的角色。短粗的是华娃儿的姐夫哥唐阿哥，是二等村的人，也属于扯X巴蛋的人，丁丁点点儿都看在眼里的人，不说了，哎呀。卞书记在介绍他们两弟兄的时候，语气里明显的带有鄙夷而无可奈何的口气，后面是欲言又止。

看着赵新平，跟他母亲一样，瘦高，长脸。唐阿哥矮壮，圆脸，满是肥肉，一个好庄稼汉的把式。

华娃儿见我们来了，便下来，一个一个的递烟。两个哥哥也下来歇歇脚。

我们便闲聊起来。

唐阿哥说：“X巴，华娃儿是个干抹布，加个偏眼的砖，水泥1200块钱都没得，都是新平出的。”

“他有钱了再搞给我，我只是给他周转下。”赵新平生怕华娃儿不给

他还，不紧不慢地说。

卞书记开玩笑说：“华娃儿，你一年找的两三万块钱呢，用在哪些地方去了？”

唐阿哥笑嘻嘻地说：“吃穿用了些，东街可能也用了些。”

大家哈哈大笑，东街就是鹤峰县城解决男人生理问题的地方。

华娃儿在旁边不置可否，只是讪讪地笑笑而已。

卞书记问华娃儿：“华娃儿，上次胜利村的王新山说要买你老房子旧材的，来了没有？”

华娃儿回答说：“前几天来了一趟的，说好了1200块钱，他自己来拆。这几天又没来了。”

卞书记说：“那我来给他打个电话，他讲的要买的。”

这时，唐阿哥发话了，“卞书记，不忙，不忙。华娃儿，你老房子所有的木料1200是不是？”

“是啊。”

“那这样，你卖给别人也是卖，1200卖给我算了。我买回去还可以用下。”

“那都行呢，我卖给哪个都是卖。”

唐阿哥说完，就从荷包里抠出一沓钱，数了12张百元大钞，递给了华娃儿。华娃儿接过钱直接给了赵新平，并说：“来，把你给我买砖、买水泥的钱给你。”

卞书记开玩笑说：“华娃儿，你几个钱揣都没揣热，就给别人了，各人钱都揣不住么。”

赵新平这时严肃地板着脸给卞书记说：“卞书记，我们屋里分家的时候，这个屋和生产资料都给我分了的，那我也是上村的一员，屋和山林都有一半。”

卞书记一听，很生气，看来卖点旧材，新平都还有想法，不紧不慢地说：“这个分家怎么分，是你们家的事，你们几弟兄各人去扯。你妈也还健在，有什么问题找她说。你们屋里怎么分的，我们这些不清楚。”

赵新平说：“卞书记，你误会了，我不是跟我兄弟争这个破房子。你说，我是不是上村的村民，我现在在城里也没有房子住，你们村里给这么多人都修了屋，是不是应该也给我搞一套套儿屋。”

好家伙，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虽然几十年不在村里生活了，一年难得看到几次，但现在村里有好事，他也想分一杯羹，他也想当贫困户，想要易迁房。

卞书记耐心解释道：“新平，贫困户都是大家评起来的，不是我们村委会几个说怎么搞就怎么搞，说给哪个搞套屋就搞套屋。”

卞书记我们两人在那儿认真地给他解释了半个小时左右，贫困户产生的程序，易迁房的相关政策等等，通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新平最终还是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临走之前，新平郑重告知卞书记：“卞书记，你们村里有好事的时候，还是别忘了我，因为我户口还在上村，属于正宗的上村人。”

卞书记回答说：“要得，要得，该给你享受的政策，不管你在不在上村，我们都会兑现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晴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卞书记生气地告诉我们：“接到杨年武乡长的电话，说水泌岗至荒口的那条路，乡里想整合，估计搞不好了。”

何诗龙副书记也打来电话说：“我为了争取这条路，把书记乡长都得罪了，我说简书记他们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条路，不能整合。米书记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不讲政治。”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活费，上个月我们生活费600多块钱，因为客人还是比较多，基本上每周都有好几波客人，甚至一餐都有几波客人，州里的，县里的，乡里的，来的都是客，我们也还都比较热情好客。

老姚一本正经地说：“你看这周嘛，天天都是那么多人吃饭，栽木子树的工人一搞五六个也是在这儿搞。”

“栽木子树的是没必要天天在我们尖刀班吃饭，给了工钱的，他们自己回去吃。”吴红艳也支持老姚的意见。

我说：“可以，我来给徐明峰说下，要他给工人转达。”

老姚接着说：“我们生活费不便宜也，一个月600多块，我一个人在家里，一个月200块钱都吃不完。”

大家都没有做声，只是看了看老姚。

关键是尖刀班虽是一个单位，却没有一分钱的工作经费。村里没有钱，村里一年才两万块钱工作经费，村里没有也不允许产生接待经费。我们只能尖刀班自己掏腰包接待，老姚有意见也很正常。

晚饭后，我找了个单独的机会给徐明峰说了工人师傅吃饭的事，要他们工人自己安排生活，不在尖刀班吃饭。

七点半，卞书记、吴红艳、张淋我们四人火速赶到乡政府。刚好，米慧莲书记、杨年武乡长都在办公室。于是我们就在乡政府办公室召开了一个特别的短会。

米书记说：“从蛟蝉溪到荒口的路，这是县里提出的九条内循环之一，是一条旅游循环路，可以连接董家河、屏山景区。按照6.5米宽的标准，立项后一起修，主要是想把资金整合后一起实施。”

卞书记气呼呼地说：“那搞不好。你们这么整合，怎么搞。”

杨年武乡长解释说：“目前也没定，只是有这个想法，关键看能不能落实，还需要和县交通局衔接，看县里的计划和安排。”话锋一转，开始严肃地批评卞书记，“乡里整合目的是把这条路都修好，你们不能只看到自己村里的事，要有大局意识，要全乡一盘棋，一个村一个想法怎么搞得好。”

“白天，我们开班子会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何诗龙书记坚决反对整合资金，我还批评他不讲政治，没有大局观念。你作为副书记，你要站在全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能光站在包村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米书记这既是在批评何书记，也是在告诫我们，因为我们是州直单位派驻的尖刀班，米书记不好直说。

“何书记是遇到我和杨乡长两个,是在别的乡镇,主要领导肯定要搞他的火色(批评他的意思)。”米书记继续发言。

我想了想说:“把公路等级提高到6.5米宽,这是好事,我们村里举双手赞成,坚决支持乡政府的决定。关键是要能落实,今年要能动工,不能说整合资金,今年不动,甚至一拖拖好多年没有影儿搞不得。”

话还没说完,吴红艳帮腔道:“是的,简书记他们州委办好不容易到县里争取点钱,四组的路硬是修得了,年年维修,年年跑不好,水一冲就是几多深的槽。不管乡里怎么整合,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才行。”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开了。村里的想法就是今年一定要能动工就行,不能因整合把我们已经争取到的项目搞黄了;乡里的想法就是整合资金,从蛟蝉溪到荒口这个项目一起立项实施。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冲突,后来经过四五十分钟的深入交流,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乡里看能否争取从蛟蝉溪到荒口这个项目迅速立项实施,不行的话,就先实施我们从水泌岗至荒口的硬化项目。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村里,在回村的路上,我们还在一直热烈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就这一个项目,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项目就这样泡汤了,大家都会觉得不舒服。我们扶贫几年还是要做几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不然无法给老百姓交账。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晴

为了解决牟树林、谭道冲他们搬迁入住的问题,前几天,尖刀班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给其下达一个限期搬迁入住的通知书,不搬就收回易迁房。

今天,我们尖刀班决定把通知书送到他们家里。

开车来到四组荒口,步行百余米来到谭道冲老屋,只见他家大门紧锁,谭道冲两口子早已出门到温州打工去了,他岳母可能走人户或者上街去了,要卞书记给谭道冲把通知图片发微信过去。

接着,我们从谭道冲老屋旁边步行往牟树林老屋走去。走在如此优

美的乡间的小路上,别有一番味道。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绿色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山上各种鸟儿不停地叽叽喳喳地叫着,不时有鸟儿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偶尔还啄一啄树干上的虫子,布谷鸟低沉而短促的声音不时响起,间或还有不知名的花还在盛开,整个山林弥漫着一种大自然的芬芳的气息。大自然就是如此神奇,从开春到五六月份都有各种花不断盛开,就好像约好了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把茂密的森林随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两只野鸡,彩色的羽毛特别漂亮,翅膀是红色的,其他地方是黑色的,正在一前一后不紧不慢走着,也不怕人,野鸡身体的轮廓线条特别柔和。很快,两只野鸡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来到了牟树林老屋,那条白狗在对门山头还是忠心耿耿地旺旺叫。

牟树林的老母亲牟老婆婆刚好在家里,还是那件皱巴巴的西装,裤子上到处都是糊的泥巴,一双解放鞋糊得鼻子眼睛都看不到。整个人显得特别苍老,四四方方的脸,布满皱纹,写满沧桑,没有半点生气,显得多少有些木讷。

“老人家,给您把新房子修起嗒,您为什么不搬过去住呢?”

“他们说质量不行。”

“您过去看过没有?”

“没有。”

我无语,看都没看过,还说什么呢?

我把通知书拿出来,告诉老人家:“你们家新修的易迁房如果在5月上旬还不搬迁入住,我们村里就把易迁房收回来。”

老人沉默。

我把通知书给老人,说:“请您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我写不来字。”

“那请您摁个手印。”

“行嘛。”

于是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印泥盒,请老人摁手印。

老人伸出布满老茧的右手,很是瘦弱,青筋凸起,食指伸得直直的,其他四指自然弯曲,食指在打开的印泥盒蘸了点印泥,我指着牟树林三个字说:“您按在这里。”老人在指定的位置“牟树林”三个字上面轻轻摁了一下,一个鲜红的指姆印便落在了牟树林三个字上。我们还请老人摁了一份,我们一份,给老人留下了一份。

事情完成,我们返回,开始忙别的工作去了。

晚上,我正在嚓嚓刻印的时候,接到牟树林的电话:“简书记,您们搞的莫子事哟,我妈这么大年纪了,您们把她摁起要她盖指姆印,真是没得意思。”

“我们把通知书送给你妈,请她摁个指姆印表示收到,有什么问题呢?”

我耐心解释,给他做工作搬迁入住,聊了半个小时,牟树林还是无动于衷。

我口干舌燥,心里有点冒火,但我忍着。放下电话再刻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了耐心,胡乱几下,竟然把一方印刻坏了。

2018年5月21日 星期一 阴

四月份以来,我们全力以赴推进四项清零工作,一家一户地做工作,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攻克。经过四五十天的辛苦努力,28户已完成23户,但主要就是牟树林、牟森林、谭道冲他们三家迟迟不搬迁入住,也就无法拆旧复垦。

经过商量,决定给其施加心理压力,把他们几家易迁房的锁换了。

下午,来到荒口安置点,在下坪集镇请的工人把牟树林、牟森林、谭道冲的锁换了。

正在换锁的时候,已经搬迁入住的牟武林纳闷地说:“您们把锁换了搞莫子?”

卞书记说:“房子修好了他们不搬,那硬是不搬,我们就把房子收回

来。”

“喔……”牟武林似懂非懂地说了一声，然后忙他的事情去了。

他来得正好，他一定会把这个消息传给牟树林他们的。

从四组下来后，我们到涂福举家找他商量住房的事。

我们把车停在主公路到他家的路口上，便步行到他家。

蛇，一条大蛇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一条很大的菜花蛇呈圆盘形盘在路中间的一个阴凉地里。

年轻小姑娘周丫吓得浑身发抖，尖叫：“蛇，好大一条蛇。”

女同志吴红艳面容失色，急忙往回小跑，高声喊着：“妈也，好大的一条蛇哟”。

大家都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

只有张琳笑着说：“周丫，我们看到了的，要不要给你捉起来。”

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尖叫声，那蛇嗖地钻进旁边的树林中去了，两边的树木、杂草还在微微晃动。

虚惊一场。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才发觉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但我是真怕那个东西，从来不敢碰它，就连它的尸体的我都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从不敢碰它。

当我们快走到他家的时候，就是在他屋后的那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只见大石头下面用竹枝拦得死死的，足足有两三尺高，把进出的路封得死死的，就像农村拦鸡子的竹栅栏。他这是专门针对我们尖刀班采取的措施，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因为他家里基本上不会有客人。别人一般不会去，他一般也不会邀请。家里搞成那个样子，也不适合待客。

吴红艳忍不住埋怨了一句，“这个悖时砍脑壳的，硬是缺德，恁们拦起，他各人走也不方便嘛。”

大家相视一笑。

张琳走在最前面，把竹枝拿起来轻轻放在一边，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到他家之后,发现他又没在家,门没锁,我们还进去看了下,屋里确实没有人。

卞书记说举举和大嫂的关系还不错,建议到其不远的大嫂家刘秋菊家里,让她大嫂给做做工作。

来到刘秋菊家里,我们告诉她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有时来还是在我们屋里来,前两天都来了的,但做工作估计没得用,他不得听我们的。他那个人,哪个的意见都不得听。”刘秋菊给我们说。

最后,刘秋菊还是答应给举举讲讲,但听不听她就没有办法了。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晴

牟树林、谭道冲不搬迁入住,就像卡在我们喉咙中的一根鱼刺,让你极不舒服,但似乎又无处使力。想取出来,但又无从下手,抓它抓不着,挠它挠不到。但喉咙又时不时被它刺得难受,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让人特别不好受。

因为他们不搬迁,四项清零工作任务就无法完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村28户拆旧复垦的任务,经过一家一户地做工作,基本上只剩下牟树林、谭道冲他们两家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上次换锁似乎一点作用也没起,就像一块小小的石子儿扔进风平浪静的大海,就像一小团野棉花的花絮飘进浩瀚的星空。

于是,尖刀班再次商量,能否走法律诉讼的程序。

上午,我们来到县城司法局,找到联系下坪乡立鹤律师事务所的田正华律师,我们详细介绍了牟树林、谭道冲的相关情况,咨询政府是否可以起诉他们。

田律师听完我们的介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作为政府起诉老百姓是不行的,只有老百姓起诉政府的,政府只能是执行政策,万一不行强制执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政府起诉老百姓的案件发生。”

此路不通，只能另想它法。

晚上九点多钟，我正在刻印的时候，突然接到州畜牧局王新林局长的电话，告知我州畜牧局拟调整尖刀班队员，把徐明峰抽回去，拟派易志恩过来。

易志恩我也不认识，但经常听张淋讲起，说这个人还不错，2016年跟张淋一起在上村驻过村。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晴

早上八点多，我们驱车到容美镇新庄村找举举，给他解决住房问题。为了留音响资料，信访局局长唐开建安排工作人员田亚还带了一个大大的摄像机。

九点多钟，我们便来到了容美镇新庄村治理河道的地方，这是留驾河的河道，河面宽阔，碧波荡漾，河水正在缓缓地流趟，河道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着。

只见河边工地上还有五六个人在施工，有的在砌墙，有的在搅拌水泥，挖机在不停地转运水泥和砂浆。

远远地，我们看见了涂福举，他也看见了我们，但他却若无其事地做他的活路。

卞书记便喊他过来。

不大一会儿，举举过来了，只见他身着一件迷彩上衣，灰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长胶靴。因为在上班做事，身上满是灰尘，衣服上、裤子上、靴子上都是如此。头发自然卷曲，略为有点儿秃顶。他到河边洗了洗手，然后漠然地走过来了。

太阳炙烤着大地，虽在河边，但还是热得让人难受，偶尔微风吹过，让人觉得有丝丝凉意。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阴凉地——一颗颇为茂盛的大树，矗立在河边。我们迅速来到这里，自然地站立，围成一圈，便开始了交流。信访局干部田亚则负责在一边录像。

乡党委副书记何诗龙率先发言：“福举，我们今天专门跑到这儿来找你，主要是想给你解决危房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给我们说，我们尖刀班再给你想办法解决。当然你的要求高很了也不行，保证你有安全住房。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想法要给我们说，危房肯定是要拆的。”

卞书记接着说：“今天，简书记、何书记、唐局我们这么来，是来关心你，不这么来怎么找得到你。”

举举表情木然，一言不发。

“涂福举，我们这么远找到你，你不能不做声啥，你不做声我们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何书记继续做工作。

看见他一言不发，我继续引导，“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怎么想的，你要给我们说。反正你放心我们跑这么远，不得害你。”

卞书记说：“唐局今天专门把信访局的事儿甩嗒，专门到工地上来找你。我们专门给你做工作，你还是百口不开的话，还是不大好吧。刚才你这个房子是D级危房，肯定要拆，因为住不得了嘛。拆了肯定要保证你有房子住。拆了又给你修，住安全的房子几多好呢。”

唐局说：“哪门逮，涂福举，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有什么想法要说出来，然后我们尖刀班给你想办法。你上次说的在你屋背后栽草莓的那块田不能做，国土所的看了的，属于基本农田搞不好。刚才，要么在戴国清那里给你修，公路坎下，又没有好远；要么就在原场子上搞，把旧房子拆了，再顺个向，搞砖封；或者胜利村向家堡也可以。哪们逮，你到底想在那里修，是不是就在原场子修，如果是，我们就马上给你组织。你是男人啦，是男人就爽快点。这几个方案你要选择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个。”

正在这时，挖机“嘟嘟”地响了两声，我们不由得朝工地上望过去，可能是在催举举上班了，举举也看了看，一句话也没说。

何书记亲切地拍了拍举举的肩膀，对他说：“你还是表个态啥，到底怎么逮。”

举举始终是低着头，双手背在后面，两只脚一前一后站着，一句话也不说。

何书记又开始了，“你如果是在原场子上逮的话，我们就迅速逮，你要说句话啥，我们像对天说的，反正今天要逮个方案出来。”

卞书记建议：“或者给你逮点活钱，你各人逮，要不要得？你想逮哪里就逮哪里，逮完了结账。”

“哪门逮啥，再没得莫子好办法嗒也。我们又不是没有事做，一天找你吵，找你闹，三岁的小孩儿都想得明白，你是男子汉就爽快一点。”唐局故意激将他。

举举还是保持沉默，自顾自地抠自己的手指头。

太阳越升越高，阴凉地也在不断地往北移动，我们也跟着阴凉地不断挪动。

何书记说：“你表个态了，我们好走，也不耽搁你了。”

唐局继续说：“那你今天干脆请假了，跟我们回去。说啥，哪门决策就这样难呢。”

面对镜头，面对这个奇怪的玩意儿，不知他怎么想的。完全就是王木匠修猪圈——百口不开。

面对如此情况，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从九点多到十一点多，我们嘴巴都讲干了，他却半个字也不说。

十一点半左右，面对一言不发的举举，我们只好鸣金收兵了。

满脸的沮丧和无奈！我望望天，白花花的太阳诚心将我们晒成肉干似的。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中午，州畜牧局局长王新林亲自送易志恩同志报到，徐明峰回机关上班。

老易五十几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幽默风趣，爽快耿直。

王局长对徐明峰说：“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回去。”

“我要明天才走得成。”

王局长不再说什么。

下午，王局长走后，徐明峰易志恩交接有关工作。

晚上，老易、张淋我们三人继续商议，老易还真不愧是畜牧专家，一针见血指出了徐明峰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不得像徐明峰这样搞死搞活地搞，我要把养蜂机制理顺，请专家培养几个养蜂的出来，不然我们二天走了几个蜂儿还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听了他的这个话，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商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睡意全无，打开窗户，看夜色中的村子一片静谧，几点灯火，几声狗叫……我想，若干年后的上村，是否还有人想起我们曾经在这样的深夜，为他们的生计殚精竭虑？

2018年6月14日 星期四 晴

今天上午，徐明峰、易志恩继续交接中蜂产业。

十点钟的时候，易主任、徐明峰他们回来了，只见徐明峰嘴巴肿得像泡粑，刚好在上嘴巴皮那个地方肿起来了，翘得老高，本来老徐个子就不高，这下更好玩了，活生生一个猪八戒的样子。大家见状笑得前俯后仰，还开起了玩笑。

张淋说：“徐主任，你还真舍不得上村，走之前都还和蜂子亲密接触下才走。”

徐明峰苦笑着说：“那里是的，背时蜂子刚好射在我的嘴巴皮上。”

吴红艳说：“蜂子硬是舍不得你，走之前都还要亲下嘴。”

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徐明峰、易主任、舒主任进行了有关物资的交接。

午饭之后，徐明峰坐着州畜牧局来接他的车子走了。

下午，我到荒口安置点转转。

来到荒口，碰见了华娃儿。只见华娃儿今天穿得很利索，一件光亮的皮夹克，一条标致的西裤，原来刚从县城陪他妈治病回来。

华娃儿皱着眉头，撑着一张苦瓜脸，向我诉苦：“简书记，我妈这回在医院里住院二十几天才回来，医院里都不收了，这回估计搞不好了。”

我仔细问了他妈的病情，华娃儿说他妈是得的食道癌，已经很多年了，诊也诊不好，经常喊喉咙干，喉咙痛，以前天天在吃药。

突然，华娃儿颇有怨气地说：“简书记，你说气不气人，我姐夫哥唐阿哥看见我妈不行了，硬要把妈接到他屋里去，死了在他屋里安葬他好收点人情。怕我这个当儿子的不同意，还拿出一把砍柴刀，凶巴巴地讲，如果不让他把妈接到他屋里去就要砍人，那架势不得了，只讲要砍人。”

我给他开玩笑说：“华娃儿，你要会想点儿，当女婿的想尽孝也可以，你就让他多服侍几天老年人还不是可以呀。”

华娃儿说：“那也不是不行呢。”

这个家伙小聪明多得很，州委副秘书长匡乐轩同志是他的帮扶联系人，4月份的时候到他家里入户，看他们家里条件不好，私人给了500元慰问金。后来，华娃儿给匡秘打电话借钱。匡秘就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华娃儿的“英雄事迹”给匡秘简要介绍了下，匡秘笑了笑，说知道了。

后来，他也以各种理由找我借过几次钱，我给他说如果实在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卞书记联系，他便主动把电话挂了。

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 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尖刀班，爱上了上村。

也许是今天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回到驻地准备晾衣服，却发现早已被人晾好了。

肯定是尖刀班哪个队员帮忙搞的。

心里暖乎乎的。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问候，一个关心的动作，就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走进了对方的心里。

还有，张淋是一个特别过细的人，每次要报账的时候，他会把所有报账的资料一一准备好，给我们尖刀班成员每人发一份。

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亲如一家人，其乐融融。

过早的时候，舒主任给我们送来了七八斤野生洋鱼。大师傅田晓燕把它倒在一个菜盆里，那家伙足足有一大盆，大小几十条。只见黑黑的背脊，白白的鱼肚子，看来我们今天又可以大饱口福了。

我知道，老舒是因为时不时在我们尖刀班吃饭，但我们尖刀班从不收生活费。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村干部不收生活费，村里来客人了，也是尖刀班安排。但我们也觉得还好，一个月生活费也就几百块钱，我们下乡驻村有点补贴，不需要自己贴钱。所以，老舒自己掏钱买这么多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拒绝，欣然接受。

大家看着一大盆洋鱼，光我们尖刀班几个人一顿还是吃不完，于是决定邀请县督战队的兄弟们参与，老杨和督战队的老齐是战友，经常在一起，于是老杨喊县督战队的，老齐他们听说有野生洋鱼，欣然同意晚上过来。

大师傅田晓燕看到我们高兴的样子，犹犹豫豫地说：“晓得这个鱼，我弄得好不好吃哈。”

老姚爽快地说：“田师傅，今天我来当大师傅，你给我打下手。”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要得要得，姚局亲自下厨肯定可以啥。”大家都尝过老姚做的菜，他的厨艺非常棒，好吃的人弄饭一般都还不错。

吴红艳也主动地说：“今天我们有两桌人，周丫我们还是帮忙弄。”

老姚说：“这么好的菜，我们还是要搞二两。”

老杨说：“那肯定啥，不然把菜都可惜咯。”

于是，我和老姚便开始剖鱼，只见老姚手脚麻利，拿起一条鱼，用一把剪刀往鱼肚子上一戳，接着开始剪鱼肚子直到鱼鳃下面，然后把里面的内脏全部抠出来，老姚不愧为厨房高手，很快就把一条鱼搞得干干净净。

经过个多小时的愉快工作，杀鱼工作完成，老姚还给鱼码了盐和调料。

下午三点多，我们便开始准备晚餐。卞书记，老舒，张淋，老易，老杨

在二楼愉快地聊天。老姚,吴红艳,田晓燕,周丫我们便在一楼厨房开始准备晚餐,大家洗菜,刮洋芋,烧火,切菜……老姚负责炒菜,厨房里顿时响起了乒乒乓乓交响乐。刀子切菜“嚓嚓嚓”,柴火灶里“啪啪啪”,锅铲碰撞“沙沙沙”……老姚时不时来几个荤龙门阵,大家爽朗而开心的笑声。不大一会儿,厨房里飘来野生鱼的清香味儿。我对这个味太熟悉了,就连王伯家里的“花花儿”都被鱼香味儿勾引过来了。其乐融融的样子,似乎回到小时候,家里来客了,母亲忙前忙后,给客人做好吃的,我们愉快地在院子里玩耍。

在这里,我们尖刀班就是一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六点钟,县督战队老齐他们到了,正式开饭,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老姚亲自弄的野生洋鱼。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共性。我们来到偏远的上村,不就是希望上村人也能如此快活而甜美的享受生活吗?但愿我们都能心想事成。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晴

昨天就发现没水洗澡,硬生生地憋了一天。

今天继续没水洗澡,才发觉日子真的难熬。

早上走路只好省了,怕出汗。白天入户一再告诫自己,尽量不出汗,但稍微多走几步还是出汗了,不可能因为没水洗澡不工作啊。吃中饭的时候,出汗了,因为太投入。晚饭的时候,又出汗了,因为今天的晚饭是田晓燕做的我们最爱吃的炕得二面黄的炕土豆,面对如此美味佳肴,我们总是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早已把没有水洗澡忘得一干二净。吃完之后,一身汗水才突然想起来没水洗澡,但此时已为时已晚。

周丫高呼:“上当了,我们没水洗澡,怎么办,同志们。”

“凉拌。”张淋笑答曰。

大家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还是有点无奈。

晚上,我们在村委会旁边覃若水家的水井里提了两桶井水,简单地洗洗脸洗洗脚睡觉,只是有点遗憾不能洗澡。

夏天不能洗澡的感觉总是怪怪的，幸好在上村，如果是在炎热的恩施，真的会让人受不了。躺在床上，感觉浑身汗巴巴的，身体就像糖水一样粘稠，只差一点就可以像小时候可以搓出汗嘎嘎来了。躺在床上，浑身不得劲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在老荒口入户又碰见了华娃儿，华娃儿说：“简书记，你看我那个姐夫唐阿哥，把我妈接过去呆了一段时间之后，看我妈还是好好的，又把我妈给送回来了。”

“你妈好好的，那不好吗？”

“那好是好喂。”

“这一二十天如果不是你姐夫哥天天照顾你妈，是不是你就自己要照顾她。”

“那是的也。”

我觉得他们几弟兄实在是奇葩！唐阿哥也真是无聊，本来是看到丈母娘身体不行了，想抢过去安葬好收点人情，结果却看到丈母娘越活越精神，估计心里拔凉拔凉的，又把丈母娘送回来。

我心里也拔凉拔凉的。这就是所谓的世态炎凉吧？看来，我们的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啊！不仅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更要教育引导他们怎样做人。

晚饭过后，吴红艳抱怨说：“真的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不洗澡！”

农村到底是农村，用水还是有不方便的时候。下雨涨水，把管子堵死了，没有水用。晴久了，天干狠了也没有水用。室内水管还是好多年前安装的，管子很小，老板不愿意换，我们租房的人觉得换管子又不划算。

老姚建议说：“走嘛，到下坪我屋里洗澡去。”

周丫听说有地方洗澡，一张肥嘟嘟的脸笑开了花，立马说：“要得，要得，我硬是受不了了。耶，可以洗澡了。”说完，高兴地蹦了起来。

大家大笑。

于是，我们决定到二街老姚家里洗澡。

十几分钟，我们便开车来到了下坪集镇二街。

只见老姚在集镇的私房有200多平方，五层楼，一楼三个门面全部出租了。房子后面还有个小院子，院子外面就是悬崖峭壁，悬崖下面就是流经下坪集镇的马头河。

老姚家里没人，老婆子在城里带孙子，两个儿子在鹤峰电信公司，在县城安家了。一、二楼租出去了，老姚把我们带到他们平时住的五楼。

老姚迅速张罗大家洗澡的事儿，给大家找拖鞋。

刚坐下，年轻小姑娘周丫就先下手为强，笑呵呵地说：“我先洗啊，你们先坐会儿。”然后拿着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换洗衣服，就径直钻进洗澡间去了。

我们坐在老姚家的客厅里聊天，老姚热情地给我们倒茶，还找来一大堆零食，煮了一锅鸡蛋。

“老姚，你还是厉害，街上这大一栋房子，最少都要值几百万。”张淋羡慕地说。

“前年有人出了180万，我没有卖。现在，我估计200万还是差不多。”老姚满是自豪地说。

这时候，周丫洗完了，“舒服得很啰，比我们在尖刀班洗澡舒服多了。”周丫属于乐天派，只要有她在，就不愁满屋的哈哈声。

周丫还没有坐下来，吴红艳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洗了你们再洗，我们女同志慢些，你们几个男同志等会儿慢慢洗，洗好。”

老姚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我们一边吃鸡蛋，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老姚、老杨、老易还每人倒了一杯苞谷老烧，边喝边聊。

等了好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来到卫生间，迫不及待地脱完衣服，打开淋浴的开关，任流水哗哗地冲刷我的身体，畅快啊，舒服啊，不像尖刀班洗澡水小得小，总是一种憋屈的感觉，总是一种不尽兴、意犹未尽的感觉。之前的汗巴巴的感觉，一扫而光。汗水在哗啦啦流水的冲刷下，

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乘着夜色，我们清清爽爽地回到村里，感觉舒服极了。回到驻地，满天繁星，蛙声阵阵，突然间发现自己越发喜欢上村的宁静了。

2018年7月25日 星期三 晴

面对牟树林、谭道冲搬迁入住这个堡垒，我们反复商量，决定到他们务工的地方浙江义乌去做工作。

据了解，谭道冲他们两口子都在浙江义乌务工，收入应该超过了贫困线。于是，我们商量，到义乌锁定其收入证据，逼其搬迁入住。如果还是不配合，就剔除精准扶贫易迁系统，其易迁房另行处理。

昨天晚上，卞书记、张淋我们连夜乘飞机赶到杭州萧山机场。

今天早上六点多，我们便从杭州出发前往义乌。

八点多钟，我们在稠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小刘带领下，来到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魏大河厂里了解有关情况。这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加工厂，工人不多，面积不大。

魏老板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个子不高，穿着白色间杂各种圆点的短袖，手臂上还戴了防晒的白色的袖套，一个碎平头，显得很精神。他警惕得很，生怕透露不该透露的信息，隔几分钟就说喊谭道冲下来，他说他对谭道冲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还多次推脱说自己很忙，催我们快点。

通过简单了解，谭道冲在这里主要从事剪裁工作，五六千块钱一个月，他爱人工资也差不多，略为少点。

跟魏老板交流完毕后，魏老板把谭道冲请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和谭道冲打过招呼，谭道冲热情地把我们邀请到他们的餐厅，可能有六七十个平方，摆了很多餐桌。七月的浙江义乌天气还真热，两个挂在墙上的巨型电扇在不停地工作着，还发出嗡嗡地响声。

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谭道冲拿了三瓶冰冻的红牛，给我们每人给了一瓶。天太热，我们还真的太渴了，拿起就开始喝，几口饮料下去，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只见谭道冲个子不高,但却胖得厉害,腆着一个超大肚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老式炒泡儿机,自己介绍说体重在两百五十斤左右。一个长长的脸,脸上满是横肉。只见他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T恤,一条西装短裤,脚上是一双凉鞋。他爱人牟春菊个子也不高,做事还比较利索。

张淋对谭道冲说:“你到底是哪们个想法,我看那年你还好,变化哪们这们大。”

谭道冲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他们施工队如何不下基础就开始修,他们又是如何找乡政府反映质量问题,他岳母又是如何给施工队送水送饭只为把公路边上的那只房子修好点,他又是如何和荒口的牟武林家争公路边上的那一套房子,他通过上访知道作为老百姓最大的权利就是不签字等等。

我问他:“你现在到底是莫子想法?”

谭道冲说:“我最舒服的就是推了,喊包工头重新修。第二,四套屋平到拈(阉),拈到哪套是哪套。第三,我们各人修。”

我问谭道冲:“你们一个月搞得到好多钱?”

牟春菊回答:“最多六千块,均扯四千块钱。”

我问:“我们嫂子也差不多嘛。”

谭道冲回答:“都是一样的。”

我继续问道:“你们在这搞了几年了?”

谭道冲回答:“六七年了。”

我问:“前几年工资跟现在比是不是差不多。”

牟春菊回答:“少点,刚开始只有两三千。一用嗒就没得莫子钱嗒。”

我继续做工作:“钱不用,你屋里堆得下呀。”

大家哈哈大笑。

“老谭,你讲的这几个要求呢,第一推到重建,我估计不可能。第二重新拈阉,在修之前是无法明确那套屋是哪一家的,这是无法明确的,只能抓阉。但你们已经抓过了,再加上别个已经住起嗒,后面的猪牛圈都修起嗒,再来抓阉抓不好了。你各人修是可以。各人找地基,只要不是

耕地红线,我们帮你协调。”

后来发现他是想像2015年的以奖代补的方式,按照500元一个平方予以奖补的方式搞,一家人不超过125平,给他解释这个政策早就没有了,现在要搞最多就是危改政策,可以享受15000元。

我说:“老谭,还有一个观点,看你认不认可,这个房子也许没有你想象中的好,它或许有一些瑕疵,但是你说的有好大的质量问题也不存在。这个你自己可以去评价。你各人扪心自问,摸着良心说话,如果说真有安全隐患,我们也不会让你住。”

谭道冲说:“现在退出也好,搬也好,你们就整个材料,说我不是贫困户,把我剔除贫困户也行。我先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一个我不签字,那除非公安局把我拷起签字。”

我笑着说:“共产党给你修个房子,还要不得么。”

谭道冲说:“可以这样说,我为这个事花的钱这个房子都逮得起了,我们跑了好多趟,我们来回一趟耽搁个把星期。所以现在就是心里不爽,我也就是不得签这个字。”

张淋快言快语:“你最根本的不在于房子质量问题,而在于心气不顺。”

谭道冲说:“我给你们讲的都是内心话。”

我继续说:“我们交流还是为了你们的家庭搞得更好,不然我们这么远跑过来搞莫子。你说是不是。”

谭道冲说:“我也咨询了下,包括电话咨询省里的,他们讲要么你轻轻松松退出去,要么你就是不签字,你的权利就是不签字。这个材料怎么整都行。”

我说:“老谭,你是个明白人,对国家政策也很了解。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只有两个选择,要或者不要,要有要的搞法,不要有不要的搞法。”

谭道冲说:“说不要,你们说我收入高了,我不符合贫困户标准,搞错了,这话也说得去。暂时还要我签这个字,我就有这个权利,后头没有这

个权利了再说。”

我说：“你觉得硬是不逮，就没有办法了么。你是明白人，你自己去权衡，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到位，至于你想怎么去做处理这个事，你自己再考虑，再权衡利弊，真的。”

我们见谈得差不多了，迅速往萧山机场赶，张淋在网上预订了17:30的飞机。

跟张淋出差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机票、宾馆、打的都是他在网上操作。跟这样细心又有服务意识的同志出门，真是省心。

晚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恩施。回到家，简单洗漱，倒头便睡。

2018年7月30日 星期四 晴

涂福举危改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下午三点，我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在胡正清处找到举举。

找到举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白天一般不在家，晚上也行踪不定。他是个怪人，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微信他不回，他只接胡正清他们几个请他做活路的老板的电话。

在胡正清的家里，胡正清给我们每人削了一个他家发展的梨子，我们一边吃梨，一边和举举交流。

胡正清说：“这个梨子还差几天天，口感还是差点点。”

我们吃了，发现味道似乎还不错，水分充足，口感也不错。

吴红艳说：“举举，你还是个勤快人，一天都在外头做事，在捞钱。”

举举望了望吴红艳，没有吭声。

“举举，你那个房子确实不能住人了，一间屋那么多棒棒儿撑起，连个转身都打不开，囊个住得好嘛。你才四十来岁，还年轻，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找个地方，把房子重新修一下。”吴红艳继续做工作。

举举继续沉默着。

“就在你屋后头那块田行不行。”卞书记建议。

“那个地方应该可以。”举举破天荒地回答了卞书记的问题。

举举居然答应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只能在心里乐一下,因为举举在场,怕节外生枝。

卞书记趁热打铁地说:“涂福举,走,刚才我们去选个地方,在这里说不好,需要现场看才行。”

举举也点头同意了。

于是,我们开车,举举骑着他的单轮来到他家附近选址。

在涂福举家后面,举举二嫂龚梅芝屋对面的一块田里,举举介绍说他自己家的田。

只见田里野草丛生,足足有半人深的草。

举举说:“这是我种的草莓,我来给你们摘几颗吃下。”

我们几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都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好不容易看到了解决举举危房的一丝希望,谁都不愿意破坏举举今天的这种难得的好心情。

我的个天啦,这就是举举种的庄稼,他不说,你根本注意不到这里还种的有草莓。

举举说完,便开始猫着腰,低着头,在田间野草中寻找草莓。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才发现,在草丛间真有稀稀疏疏的几行草莓,间或还有几颗红红的草莓。举举来回扫视,发现几米处的地方有一颗又大又红的草莓,几步就走了过去,左手拿着草莓枝,右手三个手指头一掐,草莓便到了他的手上。

举举走过来,和蔼地把草莓递给我,说:“简书记,您试下,这个草莓怎么样。”

我接过来,直接放进嘴里便开始吃起来,甜甜的,脆脆的,非常可口。

“不错,味道不错,你这个草莓还是可以。”吃完,我不由得夸奖了几句。

卞书记尝了一颗后,赞叹到:“原生态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味道比大棚里的还是好多了。”

我们便开始在草丛中寻找草莓,无奈数量实在有限,我们每人还是寻到两三颗吃了。

我才发觉,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和举举走得最近的时候。

吃过美味的草莓,便开始聊正事。

举举对这个地方修房子还比较满意,场子宽,视野好,离公路也近。

我们继续就修屋的有关细节进行了沟通,朝向问题,排水问题、踏坝问题、面积问题等一一敲定。

涂福举态度的转变,我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慎重起见,卞书记下午把乡国土所张祥峰所长请来,张所长来转了一圈,结果龚梅芝附近全部都是基本农田。

一切的努力全是白费,基本农田谁都不敢动,占用基本农田修房子是违法的,看来只有重新选址。

哎……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晴

上村的夏天,是一片清凉的世界。

虽然正值盛夏,但上村的夏天一点都不炎热,我们连电扇都没有购置,因为完全用不着。坐在家里,一点都不热,永远都是凉飕飕的感觉。

庄稼地里,玉米吹着胡须,正在使劲儿地生长;蝉儿此起彼伏地叫唤;茄子正在蹭蹭地生长……辣椒地里,红的绿的,真是生机盎然。

下午,我们来到一组谭光权家里入户,了解他和刘秋月之间的纠纷情况。

谭光权家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踏坝收拾得干干净净,柴火码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就像艺术品似的。院坝的外侧还有十来盆鲜花,生长得很茂盛,一串红正红艳艳的,分外夺目。更难能可贵的是屋内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清清爽爽的。

鹤峰老百姓卫生习惯非常不错,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柴火都码得规规矩矩,房前屋后还布满鲜花,这就是我们上村老百姓家的日

常状态。

难得的是谭光权今天在家里，他一般在屋里的时候不多，他是一个泥瓦匠，活路比较多。他女儿湖北民族大学毕业，正在准备考教师，今年考了，未考取，现在建始县一个中学代课。这个姑娘不错，暑假都在办培训班带学生找钱。儿子在鹤峰县职高计算机专业。这是一个负担较重的家庭，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家庭。谭光权勤快有手艺，一年还能捞不少钱，老婆也属于勤快肯干的人，家里日子也还过得滋润。

谭光权老婆吴光菊非常热情，装烟倒茶，给我们让座。

谭光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话不多，很实在，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健壮，几十年的体力劳动练就了一副很棒的身板儿。他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一条黑色的西裤，穿着一双运动鞋。一双手肌肉比较发达，标准的庄稼汉把式。

闲聊一会儿后，进入正题。

卞书记看了看谭光权，问：“谭光权，刘秋月房子的这个事，你有什么看法？”

谭光权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烟，吐着烟圈，说：“我没得莫子想法，我有莫子想法。县法院已经判决了，不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我把判决书找起来给你们看下。”

谭光权把判决书拿来我们一看，原来法院要刘秋月请第三方机构鉴定是否危房，她不愿花钱，就没请，所以法院就无法支持她的诉讼请求，84万元的赔偿也就不了了之。

谭光权笑嘻嘻地说：“法院都判决了，我也不想说什么。如果房屋签定有问题，法院判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

“房子在修的时候，我就给你说，招呼二天扯皮。你不听，没想到结果真的扯起皮来了。”谭光权爱人吴芳菊乐呵呵说。吴光菊，高大，圆脸，满脸堆笑。

谭光权用手挠了挠头，说：“那哪个晓得她要扯皮哟。”

“做了好多工，一起是好多钱？”我问道。

“三十几个工,5800元钱。”

他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我无法做,既然进入了司法程序就按照法律的要求搞吧,私下协调解决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除非刘秋月想通了。

万一做了鉴定,真的是房屋质量有问题呢?谭光权又拿什么来赔?刘秋月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难解的结!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束手无策。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晴

为了解决牟树林、谭道冲他们搬迁入住的问题,我们商量,决定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房屋进行鉴定,看质量是否存在问题。

于是,我们邀请了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前来四组荒口安置点对牟树林、谭道冲的易迁房进行质量鉴定。

牟树林这段时间在家里,老婆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在屋里招呼月母子。他属于典型的老来得子,四十几岁才在外面打工找了个外地媳妇,高兴得合不拢嘴。

卞书记给他打了个电话,请他一起参与质量鉴定。

半个小时后,牟树林来了,从老屋走过来,已经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苍白。

牟树林便和公司的人开始交谈,了解鉴定有关情况。当得知只能鉴定倒的板的情况的时候,便说:“那这个不起作用,我们的房子关键是地基不行,要鉴定地基才行。我地基不行你鉴定板起什么作用。”

公司来的是两位年轻小伙子,还在给牟树林耐心解释,他们公司只能做板的鉴定,如果要鉴定地基,很麻烦,要重新请有资质的公司才行,而且费用大约要三、四万。

最后,好说歹说牟树林还是同意先搞鉴定,到旁边牟武林家借了梯子,两位师傅便开始进行压力测试。

测试前,师傅还需要把板上的涂料全部铲掉,先是用一个小起子铲,效率很低,后来在牟武林家寻着一个砌墙的铲刀,这下方便快捷多了。

铲完之后，师傅使用他们非常专业的测压棒测量，只听见很响亮的啪啪的响声，然后压力就出来了，他们一个测量，一个记录，忙得不亦乐乎。利用他们休息的间歇，我仔细询问了解相关情况，现在的科技还是很发达，只需要这么个工具就可以检测板的强度，检测房屋质量是否合格，这于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了解。看来还是术业有专攻。

牟树林则非常认真地在一旁当监工，生怕工人师傅作弊蒙蔽他们。

牟树林建议说：“师傅，你们鉴定板，要把板挖几个洞才能鉴定。”

师傅笑着解释说：“挖几个洞我们搞得来，但是你这个板如果挖几个洞就没用了，糟蹋了，你说是不是。”

“那是的也。”牟树林回答着。

大概搞了个多小时，测了六七处，经过检测发现，板的压力、板的强度还是可以，基本符合要求。但因为这个易迁房修了三四年了，也不是所有的指标都符合要求，也有两组指标比较低，在标准数据以下。

于是，我们给两位师傅打招呼，要求他们今天抓紧搞，还是要把他搞完，请牟树林继续在这配合师傅施工，自己也好放心。

于是，我们尖刀班成员又去忙别的事去了。

2018年9月4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上午，我们到县城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联系牟树林、谭道冲房屋质量鉴定的事情。

鉴定十几天了，鉴定数据也出来了。我们需要当面聊一聊，看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十点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县城后坝惠民检测公司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他们公司的向总，还有上次到村里进行检测的几名技术人员。

向总直截了当地说：“经过鉴定，这个房屋没有大的质量问题，但因为这个房子修了两三年了，也不可能所有的指标都符合有关要求。而且他们的要求关键是对基脚不满意，但我们没有鉴定基脚的资质，如果要搞这方面的鉴定，估计要三四万块钱。而且，恩施本地没有这种公司，武

汉、重庆这些地方才有这样的公司。但你们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给你们联系。因为鉴定有两种可能,要么没有问题,要么有问题,有问题还是需要进行加固。因此,我们建议搞基脚鉴定不如把用来鉴定的钱直接对基脚进行加固。”

随后,我们还对很多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个把小时的交流,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对基脚进行加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随后,我们到乡政府给乡党委书记米慧莲汇报,米书记也同意这个意见。

几经周折,我们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 多云

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尖刀班再次拜访涂福举。

我们打着电筒,来到他的家里,发现他的门没有上锁,我们径直走进他家,来到他的卧室,今天运气不错,他居然躺在床上的,实在难得。

他两只光光的膀子露在外面。他没想到今天晚上迎来了我们尖刀班这几个不速之客。他睡的床是大约三尺宽的木头床,盖的被子是粉色的,似乎不厚,床单是白色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头顶上居然吊着一个大大的装满东西的口袋,就像农户家里杀的年猪,把毛全部清理之后的那个白白胖胖的待人宰割的年猪,更好玩的是还有一个尾巴,原来在对门的板壁上在猪尾的位置刚好挂着一个帕子,真是巧合呀,实在是惹人可爱。家里一个电灯也没有,幸好我们还带了电筒。在他睡觉的床旁边,还摆放着一个床,上面胡乱地堆放着一些东西。

我见他根本就没有起来的意思,还是提醒他:“举举,你家里来客人了,你是不是还是起来招待下客人。”

举举只是笑,没有半点动静。

“还是要起来,我们商量下,还是看怎么把你的条件改善下。”吴红艳说道。

举举还是一动不动。

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你不起来也行，我们今天来主要是给你讲下，你上次选的位置属于耕地红线不能修房子，如果能修，我们也想修，都想跟你做个好事。”吴红艳继续耐心解释。

“搞不好就算了啥。”举举平静地说。

吴红艳继续解释，“这只能证明这条路不行啥。我们给你把这只屋整修好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几十年，日子要过得舒舒服服的啥。”

“不行。”举举果断拒绝。

“那我们给你拆了重新修，行不行呢？”吴红艳继续做工作。

“搞不好。”举举否定了这种做法。

我又开始做工作，“你这两间屋是好的嘛，拆了重新修怎么不行呢，你选的那个地方，是耕地红线搞不好。”

举举还振振有词地说：“别个堰坪莫子手续都没得，还不是修了，不送几个难得搞起。”

吴红艳解释道，“不是这个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的路啥。”

举举生气地说：“逮不好就不逮，这逮不得，那逮不得，就不逮。”

我说：“你房子不行，属于危房，必须修。”

卞书记终于发话了，“我们是一番好心，你现在才四十几岁，还得行，六十几岁耐不活的时候，没得个房子住就不行。只要找得到地方，往上找，还是可以搞。”

举举发气地说：“我反正不逮。”

卞书记加重了语气，重重地说：“给你修屋反正没错。”

“你们这逮不得，那逮不得，就不逮。”举举赌气地说。

“你刚才要找逮得的地方，不能找逮不得的地方。”卞书记说道。

“不行，这儿修肯定不行。”举举还是怕我们在这里给他原地翻修。

卞书记说：“不行，你要找行的地方。”

我们站着聊了四五十分钟后，脚都很些僵硬了，便打着电筒，乘着夜

色,回尖刀班驻地休息了。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我们尖刀班商量中蜂产业发展的事儿。

易志恩汇报了中蜂产业有关情况。到目前为止,上村中蜂已收割完毕,共468斤,收入46800元。

上村的蜂蜜很正宗,没有添加任何东西。装在瓶子里,黄黄的,就像猪板油一样。市场上这种正宗蜂蜜很难遇到,属于紧俏货。很快,几百斤蜂蜜就一抢而光。

今年的蜂蜜实实在在丰收了,尖刀班成员都非常高兴。

经过尖刀班全体成员商议,给二组煤场安置点的20户易地搬迁户每户400元分红,共8000元,村委会分红5000元,然后给舒主任、田文斌、刘文艺支付工资,其余部分为中蜂产业预留资金,过冬还需要一定资金,冬天需要给中蜂喂糖。

易志恩提出要研究来年中蜂产业发展方案。

这种委托管理是不得已而为之,权责利不明确,养蜂的人积极性不是很高,建议还是理顺体制,完全承包出去,每年给村里交多少钱,三年后给村里交中蜂多少群,签订正式合同,明确权利与义务。

大家一听,纷纷赞同易志恩的这种观点,觉得很有必要把体制理顺。

易志恩稳腔稳板地说:“承包对象采取市场的办法来确定,舒主任,你敢不敢接,你敢接你就接,你接是最好。因为你是村委会成员,又还懂一点养蜂。”

“这个家伙,我不接,懒得搞。”舒主任果断拒绝。

易志恩说:“舒主任,你不用刚才就回话,你回去之后,好好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利弊。”

舒主任不置可否。

易志恩说:“舒主任不接,我们也可以动员田文斌和刘文艺接,他们技术现在基本上过关了。他们如果实在不接,我们找鹤峰的几家中蜂养

殖企业。”

易志恩不愧为下乡扶贫六年多的老战士，更何况他还是畜牧局的专家，对产业发展还是很在行的。

2018年9月29日 星期六 晴

下午三点多，我们到涂福举家入户。

今天运气真好，他居然在家。

于是我们一起到他屋后找合适的地基。他屋后就是一个陡坎，这里肯定搞不好，只能在他房子上面的坪坝里，也就是基本上和龚梅芝的房子平行的地方才能修。

“戴国清屋门口，公路下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卞书记问涂福举。

“下面就是陡坎，不行。”举举肯定地回答。

“那你这里没有合适的地方修，搬迁到向家堡行不行？”吴红艳建议到。

“不行。”举举还是拒绝了，不为所动。

“那你这里不去，那里不去，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只有原地维修。你的房子属于危房，国家明令禁止住人，危房不能住人，人不能住危房。”我进一步劝说。

“你们这逮不得，那逮不得，那怎么逮，不逮算了啥。”举举振振有词。

后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找地基。聊着聊着，我们聊到了这几天八月瓜出来了，举举今天心情似乎不错，还主动带我们去摘八月瓜。

我第一次觉得和举举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举举爬树还很麻利，像猴子一样，双手抱住树，双脚踩在树干上，“蹭蹭”几下就爬上树去了。树不是很大，我们担心他从上面摔下来，反复叮嘱他注意安全，去不到就算了。他很快就摘了十来个大大的八月瓜。他下来后，我们一个人吃了两个大大的八月瓜，味道还可以，似乎还是儿时吃过的，还是那个味道，没有什么肉，主要就是嚼那个味儿。后来，我们在附近还摘了不少的八月瓜。

我们正在吃八月瓜的时候，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长、下坪乡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胡明义突然来电，说马上来找举举，看能否把他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不一会儿，胡部长、乡党委书记米慧莲带着几位班子成员来了。一大群人继续给他做工作。

我们把八月瓜给胡部长、米书记他们一人给了一个，让他们尝尝正宗山货的味道。

胡部长吃完八月瓜便开始谈正事，戴国清他们的那一块茶田被胡部长瞧中了，得知举举也有在哪里修房子的意愿之后，便开始给举举做工作。

“就搞在这儿，这边是基本农田，这边不是，这边是乱石头，在这边挂个角就行了。”胡部长给大家在解说怎么修房子。

“这里有条沟。”举举说。

“你放心，沟不会从你屋里过，移一下就行了。搞了是件事。”胡部长继续解释。

杨铭副书记问：“举举，在哪里做事？”

“哪里都做。”举举回答。

“有些莫子手艺？”杨铭副书记继续和他聊天。

“会泥瓦工。”举举答道。

张淋在一旁补充到，“他经常在胡正清那里做事。”

“还是勤快嘛，我们也可以帮你介绍做事。”米书记对他说。

胡部长开口了：“涂福举，在圆梦家苑给你搞一间门面，再搞一个稳定的事，打扫一下卫生。”

“卫生搞完就行了，再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这两个方案，你选一个。集镇的路还是要长些，说不到到集镇了找个婆婆儿（鹤峰方言，老婆的意思）。”胡部长进一步解释。

大家哈哈大笑。

胡部长见他没吭声，继续说：“两个事要说起粑粑就是面，你同意了

明天就签合同,后天就开始搞事。”

“涂福举,你还是表个态,你表态了我们好开始搞。”何诗龙副书记劝道。

“我们集镇打扫卫生的一共只有三个指标,提前给你搞一个,一万五的工资,门面给你搞一间,早晚打扫卫生,白天再打点零工,不比我们八小时上班的,又散淡又自由。住在里面的几百户人家,哪个不想搞呢?”胡部长说道。

我旁敲侧击:“胡部长是我们的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一天忙得很,为了你的事专门从县城跑过来,七点钟了晚饭都还没吃,你还是表个态。”

“这不要紧,八月瓜还是吃了个的。”胡部长很风趣地笑嘻嘻地说。

杨铭副书记说:“该你表态了。”

何诗龙也在旁边帮腔:“搞,就这么搞,要不要得。”

“你说在这儿搞也行,但我觉得集镇还是好些,长远些,生产资料还是你的,有事做到起,卫生打扫完了,还可以出去做事。你如果不搞,别人也想搞。”胡部长继续做工作。

杨铭激将道:“你不选,明天就开始在这儿给你修。”

“走啊,下坪去。”胡部长大声喊道。

大家哄堂大笑。

卞书记插话了,“涂福举,怎么想的,说啥,无所谓。”示意他表态作出选择。

胡部长继续,“选一还是选二,是不是还要做个团团来拈一下。其他的人不可能安排住房,怎么样,举举。”

举举似一束雕像,岿然不动,任凭你抛出怎样的条件,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卞书记见可能是人太多了,举举不方便表态,聊了个把小时,举举还是一句话不说,于是建议胡部长、米书记他们先到尖刀班吃饭,我们尖刀班的几个在这里继续和他谈。胡部长、米书记他们一行就先走了。

最后,就剩下何书记、卞书记、张淋我们四人留下来继续做工作。

“我给你讲，第二个方案，就最好。”卞书记真诚地对举举说。

“你有什么疑虑你说啥，还想做点事，你去搞。如果叫我选，我肯定选下坪，有一万多的工资保底。”我继续补充道。

张淋继续加油，“有房子，有工作，还可以找事做，那可是一举三得。”

举举终于开口了，说出了他的疑虑，“去的话，肯定就把这里的屋拆了。”

卞书记肯定地回答：“不拆。”

“不拆，可以。”举举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

我考虑到是危房，提醒他，“不拆可以，但不能住人。”

举举回答：“可以放点东西，躲下雨。”

我继续趁热打铁地问：“明天我们陪你去签合同，拿钥匙。”

“明天不行。”

卞书记问：“要几天时间？”

“落雨就可以。”举举回答。

卞书记接着说：“你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我也是四十几岁的人，说话还是要算数。”

举举：“不拆就可以，拆就不行。”

张淋说：“卞书记给你打电话，你还是要接。还是要约个时间。”

“明天要做事。”举举说。

我一盘算，10月一号至四号，我们要回家，那就五号吧。于是问道：“10月5号行不行？”

“可以。”举举回答。

我继续说：“那我们5号上午九点在乡政府汇合，这是好事，真是好事。”

谈好后，我们迅速回尖刀班吃饭，真是高兴啦，把这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大难题解决了，胡部长还真是厉害，到底是县领导，解决问题的办法还真不一样。

回到尖刀班，胡部长他们还在等我们，卞书记汇报了情况，大家都非

常开心,特别是我们尖刀班的更是比吃了蜂蜜还高兴,困扰了我们大半年的硬骨头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2018年10月4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原本是国庆休息,放假7天,因为圆梦家苑的住户要搬迁入住,举举的事约的5号,尖刀班只能休息三天。

因尖刀班公车需要修理,只好坐长轿到鹤峰,然后再坐鹤峰到下坪的班车到蛟蟬溪。说实在的,很多年没有坐过班车了,自从买车后基本上就没有坐过班车了。今天,坐一下,我觉得很好,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接地气。听听邻座的大妈们聊聊物价,聊聊身边的人和事,也是一种享受。只是坐班车稍微慢一点而已,我今天又不赶时间,无所谓。

抵达下坪蛟蟬溪,再请卞书记接我们。八点半出发,一点多,我们终于抵达上村。

下午,卞书记、张淋、吴红艳我们四人来到乡政府,问了熊启华副乡长举举房子的具体位置,然后到集镇三街圆梦家苑给举举看房子。

我们来到三街,只见公路两旁的房子,全是小高层,南北通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就像卫兵在迎接检阅似的,庄严而肃穆。只见安置点到处都插着彩旗,每一栋入口处都张贴了红红的对联,还挂了灯笼,张灯结彩的,完全是一派节日的气氛。也有很多老百姓正在大车小车地搬东西,有的老百姓正在装修,把沙、水泥、瓷砖等装修材料一背一背地往楼上转运,好一派热闹的景象。这是下坪乡最大的一个搬迁小区,15栋房子135户500余人。为了方便大家的生活,还有两个生活超市也开业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机,毕竟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区嘛。

我们忍不住随便找了一套想看个究竟,跑到四栋202看了看,这一套正在装修,工人师傅正在贴砖,这是100个平方的,一家4口人的易迁房,三室一厅,还有一个阳台。这个易迁房质量没得谈的,比我们村里修的易迁房质量似乎要高一个档次。跟城里商品房一模一样的,设计科学合理,方便使用,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南北通透。我问老板:“您们觉得

这个房子怎么样？”老板满脸写满包不住的笑容：“这个房子质量还说莫子，要得嗒，要得嗒。”看着老百姓满意的样子，我们觉得无限的欣慰。

然后我们来到涂福举的房子，谋划要给他怎样处理一下之后入住。这是当街的一个门面。40个平方可以隔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卧室，一个人也能够住得下去。卞书记还在比划如何设计，如何更加科学，门安在哪里，如何采光更好等等。卞书记还预算了下，大概要花万多块钱。

2018年10月5日 星期五 晴

上午，我们找涂福举商议搬迁圆梦家苑的事儿。

卞书记提议问下胡正清，看在他那里做活路没有，一问胡正清，在那里。我们迅速驱车赶到胡正清家里。

来到胡正清家里，和老胡打过招呼，却没有发现涂福举的踪迹，老胡说：“他看到你们来了，躲起来了。”

于是，我们四处寻找，十几分钟后终于找到他了，原来他躲在老胡家茶厂的锅炉后面。

“你不搞，别人就搞了的，我们不是讲好的5号到乡政府去的嘛。”吴红艳劝道。

张淋说：“我们不是约好的5号吗，你自己说的5号自己去。”

“个把小时就行了，你把协议一签，我们帮你把卫生间隔一下，你再搬进去住。”卞书记劝他。

“二三楼就算了，一楼还是可以。”胡正清也在旁边帮腔。

“我们又不是阎王，你怕莫子哟，涂福举。”卞书记还跟他开玩笑。

刚好，吴志华也在这儿，他是涂福举的亲老表，他听说了这个事之后，又把他喊到一边给他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工作，但涂福举还是不为所动。

我们真的纳闷，那天说得好好的，举举为什么又反悔了呢？

这么好的条件，解决工作，解决住房都还不同意，他究竟是怎么想

的,还想干什么。

我百思不得其解。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回尖刀班。

十一点,米慧莲书记来村调研,我们把举举的情况给他汇报,米书记只摆脑壳,说:“给他在街上搞一间门面房,还安排公益性岗位,他还想哪们搞?”。

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阴

今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又到胡正清家里找举举,举举正在他家吃早饭。

炉子火很大,整个房间温度很高,感觉很舒服。

我们坐下来,简单地把来的目的告诉他,主要就是送达《下坪乡政府关于涂福举住房及就业问题解决方案告知书》,他饭也不吃了,拿个手机在玩,对我们置之不理。

于是,我把《告知书》拿出来,对他说:“举举,我还是把这个《告知书》给你念一遍,然后给你送一份。”

举举还是不理我们,只顾玩他的手机。

我开始念《告知书》了,他却拿着手机录音,还故意播放给我们听,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举举,你这个手机录音效果还可以。”

我念完了,把《告知书》给了他一份,他接过来看都不看,左手把炉子下面的灶门轻轻一拉,右手把《告知书》往正在燃得旺旺的炉子里一丢,《告知书》一下子就燃起来了,火苗窜出老高,还冒着青烟。

卞书记气得脸都发绿了,气愤地说:“我们走。”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

于是,我们从胡正清家离开了。

一整天,那团烟雾都在我脑海里缠绕,在三街解决住房,解决就业,他都不同意,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们在村支书卞新艳家吃泡汤。

下班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卞书记家里。在这之前,听卞书记他们说过无数回鹤峰的泡汤特色,盛大的别开生面的烧烤,但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体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只见卞书记院坝里请的几个工人田文斌、刘文艺他们正在忙活,砍肉的砍肉,提肉的提肉,架子上只剩下一半边白白的猪肉了,地上还有几大摊鲜红的血水,板壁上挂着还在冒着热气的猪心肺、猪肚子、猪肠子等内脏。整个院子弥漫着新鲜猪肉的味道。

卞书记的屋里坐了一大屋客人,一个客厅坐不下,还有一个烤火屋里也挤满了客人,有他们街上做生意的一帮朋友,东狮茶厂的向进老总,金诚魔芋的上村人田启文老总,东洲村的副书记家里开电器超市的郭国洲等,好不热闹,就像整酒似的,高朋满座。

一场规模宏大的烧烤盛宴开始了。只见一个硕大无比的用不锈钢做的精致的烧烤桌摆在我们面前,跟大办公桌一样大小,围着桌子可以坐十三四个人,中间有一个架子,下面是一个暗槽,放着已经烧得红红的木炭,上面是铁丝网,烧烤的东西就可以放在铁丝网上。刚开始准备就在堂屋里烧烤,结果发现屋里烟子太大,后来还是摆出来,就在踏坝里烧烤。

烧烤桌上,放着一大盆已经腌制好的还在冒着热气的瘦肉,吴红艳、周丫、老易我们围坐在烧烤炉边上,拿着一双筷子开始烧烤。炭火,在熊熊燃烧,放在上面的瘦肉需要不断地翻动,很快,烤肉的香味在四处飘荡。每过几分钟,还需要不断给瘦肉上面抹一层油,这样烧烤的瘦肉才鲜嫩可口。十来分钟,第一批瘦肉熟了,女主人早已把一碗酸海椒放在桌子上,我拈了一块刚烤好的瘦肉,然后在酸海椒里一蘸,放进嘴里轻轻一嚼,新鲜脆嫩,舒服得不行了。也许是自己用粮食喂的猪,而不是用饲料喂的猪,味道不一样。也许是刚杀的猪,未进冰箱,夜市摊上永远没吃

到如此美味的烧烤,真他妈的人间美味。

吃着美味的烧烤,我的思绪却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家里条件很差,一年难得吃几次新鲜肉。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杀猪,因为杀猪有烧瘦肉吃,有烧腰子吃,有烧连条吃。我们老家风俗,小孩必定有腰子可以烧了吃,也有瘦肉,那是儿时最美好的期待,也是儿时最美好的回忆。

参加工作以后,我们每次回老家吃杀猪饭都要搞点瘦肉烧了吃,但我们老家恩施大峡谷没有这样奢侈的风俗,最多就是意思一下。

卞书记还给喝酒的同志们每人倒了一杯苞谷老烧,边吃烧烤,边喝酒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大盆净瘦肉很快就被一大群人干得所剩无几,在吃腻了烧烤的瘦肉之后,还烧烤了洋芋片、黄瓜等素菜。

一两个小时的烧烤吃完之后,再吃正餐,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对喝酒的同志们似乎还不错,搞点新鲜的猪肝,猪血,我们又干了一两杯苞谷老烧。

一场别开生面的泡汤,一场别具一格的烧烤,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中。

2018年12月7日 大雪 星期五

这周,鹤峰下雪了,而且是鹅毛大雪。

清晨,我六点起床,打开窗帘,外面还是黑魑魑的世界。临《李玄靖碑》一个多小时之后,开始走路,天才开始慢慢亮堂起来。路上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因为下了几天的雪,没有化,晚上再加上厚厚的一层冰,如此反复几次,路上的冰也就很结实了。田野里,一行一行的洋芋垄子早已起好,一块一块的田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看起来就像无边无际的海洋,勤劳的上村人民在冬天来临之前就把田土整理得规规矩矩的,这会儿,大雪之后,只能安安静静在家烧烧火锅,喝喝包谷酒。树上,也是厚厚的一层雪,我走到一棵树旁,使劲用脚一蹬,只见大雪簌簌地落下来,有趣极了。每一棵树都是玉树银花,晶莹剔透,真有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感觉。电线上也覆盖了厚厚的一层亮晶晶的冰。各种鸟还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嬉戏、觅食,不时发出清脆的叫声,偶尔,还若无其事地调皮地跳到你的身边。在村委会的后边,只见一树野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野柿子,就像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红红的灯笼,红彤彤的,在白皑皑的背景下,更加显得鲜艳而卓尔不群,一群不知名的鸟儿正在那儿争先恐后地在品尝着野柿子。村里不时传来公鸡的“喔喔喔”打鸣声,狗子发现异常响动发出的“汪汪汪”的叫声,老吴家瓦屋上面的烟雾正在冉冉升起,看来已经在生火了。不远处,那三姊妹尖仍然巍然耸立,悄悄地凝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走在乡间的公路上,小心翼翼的迈着碎步,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鞋底与雪摩擦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风呼呼地吹着,雪花漫天遍野地飘荡,时不时还落在你的脸上,让你感受一下冬天的温度。

冬天在雪地里走路,更是一番别有风味的锻炼,刚开始,刺骨的寒风让你不由得加快脚步,后来走着走着慢慢就走热了,慢慢就走舒服了。

过早的时候,大师傅田晓燕平静地告诉我:“从我屋里到您们驻地路上太滑了,我基本上是梭下来的,不知道摔了好多跤”。

“辛苦了,辛苦了。”我安慰田师傅,田师傅特别敬业,与我们尖刀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跟一家人似的。

“现在,我都是给鞋子上绑的稻草,拄着一根棒棒儿,但还是摔跤。”

我还是挺感动的,可以想象从四组上面下来,虽然只有一公里左右,但早上的冰棱让坡度较大的路变得异常难走,走一步摔一跤,但还是坚持走了下来,这就是敬业精神。

这段时间,因为雪凌大,下乡入户不安全,州脱贫指挥部要求我们尖刀班非必要不入户。我们刚好就在驻地整理档案,在尖刀班队员、州档案局档案专家张淋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一个冬天的精心整理,我们把村里的扶贫档案整理完了,规规矩矩,抻抻敬敬。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师傅吴发成问我:“简书记,我们什么时候回恩施?”

我回答说：“我们下午两三点钟走嘛。”

“简书记，今天这个雪这么大，路上肯定堵车，我建议还是早点走。如果两三点钟才走，搞得晚上还堵在路上，那就不好搞的哈。”吴发成建议到。

张淋、易志恩也在一边附和。

安全第一，想想发成说的也有道理，我这个尖刀班长首先得对我们尖刀班成员的安全负责。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回恩施。

从村里到鹤峰城都还蛮好，虽然路上都是厚厚的积雪，但也还平稳。沿途的树上都是亮晶晶的枝条，晶莹剔透，让人目不暇接。在有些悬崖峭壁的地方，还有两三尺长的冰凌柱子，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仿佛进入了一个冰雕世界。冬天的风景就是不一样，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一到太坪乡的四平那几个陡坡的地方，老远就发现前面堵车了，等我们一拢发现堵车非常严重喔，已经堵了好几公里，很多人开始给车上链条，而且路上都有人在现场卖链条。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等，于是下车看个究竟，踩着积雪，沿着轿车、货车的长龙走上去，在一个拐弯处才发现一个大客车横在公路上了。

于是，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继续聊天，慢慢等待。看见别的车都在上链条，我问师傅吴发成需不需要上链条，吴发成说不需要，本田雅阁的日本车不要紧，到时如果万一上坡爬不起了，要我们把车脑壳摠起可以上去了。

2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再出发。没走出多远，在最陡的地方，车子爬不动了，吴发成喊到：“简书记，快点下去帮我把车脑壳撑起，爬不动嗒。”

于是，我们三人迅速下车，我和张淋在车脑壳那里把车脑壳用力往下摠起，易志恩则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后面推，车子果然就开始慢慢往上走了。

车子在大家伙的齐心协力的助力下，也慢慢爬上了山顶。路过的人看到我们不挂链条，但却需要人摠住车脑壳，觉得好笑，但我们几个却觉

得有趣极了，乐呵呵地忙个不停。

十来分钟，我们的车终于上到了山顶，大家终于松了口气。吴发成自豪地说：“我说的没得问题嘛。”

我故意给他开玩笑说：“你是没得问题嘛，把油门踩起，方向盘掌起就行了，我们几个连吃奶的气力都使出来了。”

大家哈哈大笑，吴发成也不好意思多说了。

玩笑过后，我们继续上车出发。

因为上上下下的车辆过多，再加上雪凌大，车子基本都是在四五十码的速度在前进。在路上，我们还发现不少奔驰，宝马等豪车垂头丧气地偏在路边的沟沟里，一动也不动了。也许是车主觉得豪车没问题，认为下雪天不会打滑，也许是没开过冰雪路，结果在一些山沟沟里翻了车。

下午四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安全抵达恩施。历时七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上村回到了恩施，幸好我们走得早，不然还真是麻烦。

晚上的时候，听说州统计局驻东洲村尖刀班在返回恩施的路上出了个小车祸，有一位队员受伤了，还在住院。

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雨

下雨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爽。一下雨，上村就进入了雾蒙蒙的世界，能见度只有十米左右，远处的山峰，依稀可见，或暗或明，雾最大的时候，甚至只看得到几米远。海拔一千三四百米的地方多是这样，只要一下雨就是雾气沉沉的，就像八九十岁的老奶奶，始终都活泼不起来，给人一种深深的压抑感。

上午，其他尖刀班成员主要是准备迎检资料。

卞书记我们两人需要攻坚，到谭道冲家里入户，解决搬迁入住问题。这是前天胡部长给我们下的死命令，无论如何要解决牟树林、谭道冲他们搬迁入住的问题。

卞书记开车我们两人来到谭道冲家里，谭道冲刚刚起床，正在不紧不慢地扣衣服的扣子，一脸睡意朦胧的样子，谭道冲的岳母梁九姐正在

发柴火。

梁九姐见我们来了，热情招呼我们坐，给我们泡茶。谭道冲迅速给卞书记装烟，并亲自给卞书记点上，并说：“我还是逮这个雪茄烟才过瘾。”说完，从荷包里拿出用一个塑料口袋装的叶子烟，掐成几节后，用长长的舌头舔了舔烟皮子，然后用烟皮子认真地裹起来，裹好后拿出打火机“啪”地一声，狠狠地叭了几口，烟就或明或暗地燃烧起来，很快就惬意地抽将起来。不大一会儿，屋里的两杆烟枪，加上烧柴火冒出的阵阵青烟，小木屋烟雾缭绕起来。

卞书记给牟树林打电话喊他到谭道冲家里来。他们在同一个厂打工多年，因为同一个问题不搬迁入住，只好喊在一起解决。

卞书记问：“你们准备几时出门打工，谭道冲？”

“过几天就走喂。”谭道冲狠狠地叭了几口烟，快活地吐着烟圈，然后说。

谭道冲说：“你莫看，我这个烟，有劲得狠。”

卞书记说：“那当然嘛，我又不是没抽过，但我搞不习惯，那个家伙劲儿太大了。你抽这个抽了几年了？”

“我抽了十几年了，习惯了叶子烟，纸烟又逮不习惯了。每年都是我妈种啥给我快递过去，或者我们各人回来拿。这个家伙，在外面买不到，再多地钱都买不到，没得卖的。”说完，开始砸吧砸吧起来。

“土烟不是工业产品，买不到。”我插了一句。

“去年，我们厂里一个贵州的伙计要买我的，我都没舍得卖，主要卖给他了，我各人又没得逮的哒。”

刚说完，又开始给我们讲他的“雪茄”故事。“我们的老板就喜欢逮这个。有几次他陪同外国的客人，就专门找我用中华烟换我的“雪茄”，然后在外国客人面前显摆，给老外介绍说这是中国的雪茄，并让他们也试一试，几个老外试了几口，眼睛水儿都呛出来了，还连声说这个OK，太他妈有劲了。”说完，谭道冲哈哈大笑，还情不自禁摸了摸他那高高凸起的肚子。远远看去，谭道冲就像一尊佛蹲在那里，两百五十斤看起来堆头

确实还是不小。

这时，牟树林背着半岁多的儿子来了，只见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后面还跟着她的老婆。

谭道冲的老婆问：“卞书记，简书记，那今天就在我们屋里吃个便饭。平时，我们没在屋里，您们来嗒也得不到饭吃，今天机会难得。”

卞书记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卞书记，我们用眼神交流了下，无所谓，工作第一，吃不吃饭都不要紧。然后卞书记不紧不慢地说：“那也行嘛。”

我们继续聊天，谭嫂子，还有她妈妈，她读大学的女儿便开始做饭。一边是天南海北的聊天声，一边是锅碗瓢盆的声音，很快整个屋子里飘荡着正宗的腊肉的纯香。

不知怎么大家又聊起了产业。

“卞书记、简书记，我们上村适合搞莫子产业哟，我们在外打工这么多年，还是想回来，但是又不知道回来搞莫么子。”谭道冲真诚地说。

我接着说：“发展产业最难，这也是精准扶贫最难的地方。我们村发展产业，搞得好的有胡正清，他发展冬桃二十来年，现在一年还有二三十万的现金收入，每年加工茶叶有几十万的收入。再就是吴志华发展苗木，每年也有二三十万的收入，他那个苗木园应该价值100万以上。还有开源农业公司卞伯善发展魔芋粉丝加工，现在也还不错。”

谭道冲面露难色，使劲地抽了几口叶子烟，然后铿锵有力地说：“关键是这几项，我看了下，好像都不适合我。”

卞书记接着说：“简书记的意思不是要你搞这几项，意思是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产业方向，发展思路，然后就是坚持，你看他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赚钱的时候在搞，折本的时候也在搞。所以他们成功了。”

“我们这儿发展魔芋怎么样，我去年专门到贵州考察去了的，租了个车，去看了下，转了几天。我觉得还是搞得，给杂种呵，三四块钱一斤的魔芋，还是可以也。”

“我们这儿发展魔芋不行，我们专门咨询了州农科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是州内暂时技术还不过关，主要根腐病不能有效防治。贵州技术是成熟的，但每一个地方土壤、气候等还是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州内还没有发展魔芋成功的。”我给他们讲到，因为去年村里刚开始计划发展魔芋，后经过论证不行才否决了的。

“我觉得传统的种植养殖风险都大，硬是想回来，建议可以到城里做个什么小生意，我媳妇在下坪街上卖点婴幼儿用品一年还不是可以找十来万块钱。”卞书记建议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便聊开了，从牟树林、谭道冲他们工作的靠外贸生存的围巾厂，谈到村里最近几年发展的青钱柳、冬桃。但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还是很难，我们这里基本没有工业。

时间过得飞快，几个小时的功夫，一大桌子菜便摆在了餐桌上。

饭后继续侃大山。

下午的话题又转移到了卞书记和谭道冲十几年前到河北跑车拖猪肉卖的经历。

卞书记说：“你那时，刚学车，车瘾大，技术差，像开飞机的。一个破长安车，是高速公路上车况最差的车，你一般都是八九十码，长安车跑快了高速公路上硬是飘哇。”

谭道冲自豪地说：“刚学会，瘾大得很。零几年的时候，我们跑一趟河北，还是可以赚千多块。”

“你媳妇在后面就说，叫你开慢点，你师傅醒了，又要吼你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根本就没睡着，你开车，我真的不放心，但有时候困得没办法，两只眼睛在打架。”卞书记说。

.....

聊也聊了，吃也吃了，卞书记见氛围特别好，便开始进入正题。卞书记小心翼翼地说：“牟树林、谭道冲，你们两人都在这里，我们小时候都是很好的兄弟，谭道冲我们一起在河北拖肉卖，树林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兄弟感情是兄弟感情。今天，我们把这个屋的事还是说一下，你们两弟兄

是什么想法,大家说出来,我们一起交流,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了了它。”

切入正题,大家自然格外慎重。

只见牟树林,不自然地用手挠了挠头发,然后说:“卞书记,那你看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谭道冲看了看牟树林,然后目光投向卞书记,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

卞书记说:“这个事经历了这么多年,过程我们现在也不去说了,一时半会儿说也说不完,我们现在重点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看怎么样。”

牟树林赞同地点了点头,谭道冲不由得说:“那是的耶。”

卞书记故意顿了顿,又从荷包里抽出黄鹤楼的烟,熟练地抽出一根,把烟在烟盒子上磕了几下,点上火,慢慢地抽了几口,很享受的样子,然后慢腾腾地说:“今年我们也请质量鉴定公司的来鉴定了,但是大家主要是对地基不满意,但如果鉴定地基又要几万块。我的意见是不如请工程队整改地基,或者说你们自己整改,我们验收后按工程量补钱。”

谭道冲狠狠地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叶子烟,粗粗的烟卷忽明忽暗,在他那血盆大口的撺掇下,冒出阵阵青烟,似乎就在一吞一吐间享受着人间最美好的事情。

牟树林陷入了沉思。

一时间,大家都迅速进入了思考状态,各算各的账,现场居然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卞书记说:“这样,你们慎重考虑下,考虑好了,我们再谈。”说着,居然主动把话题岔开了。

晚餐,完全是一场恶战。我因为开车,就不能喝酒。卞书记、谭道冲都是海量,二两五的杯子他们干了整整四杯。四杯酒下肚,卞书记面不改色,谭道冲有点偏偏到了,说话也含混不清了,卞书记还要给谭道冲倒酒,说:“我今天给徒弟还要敬一杯酒,你说支不支持我的工作。”谭道冲满脸通红,右手高高地举起酒杯,然后大声大气地说:“我师父的工作我都不支持,我支持哪个的工作。”谭道冲媳妇迅速扯了扯卞书记的衣服,

轻声说：“卞书记，谭道冲喝不得了，莫给他劝酒了。”

晚上九点多钟，战斗才结束，我乘着夜色把卞书记送回家后回到尖刀班休息。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雨

今天早上九点多钟，我们继续到谭道冲家做工作。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整个上村笼罩在薄薄的雾气中。

谭道冲丈母娘看见我们早早地来了，告诉我们：“谭道冲昨天醉好了，今天清早，就起来在场坝外边呱呱地吐，吐了三四次，苦胆水都吐出来了。”

谭道冲这时也出来了，只是脸上有些憔悴，整个脸垮白，听见岳母在揭他的短，脸一下就垮下来了，把他岳母狠狠地瞪了一眼说：“老年人管这么多搞莫子。”

他岳母便默默地知趣地走开了。

不一会儿，牟树林三爷子也来了。

我们继续天南海北地聊，聊他们打工的趣事，聊村里的发展，聊社会的进步等等。

氛围最好的时候，卞书记又开始谈正事，今天主要是沿着昨天的思路采取他们自己整改地基，验收后予以补助的办法搞。今天主要是谈价格，到底补多少钱大家要达成一致才搞得好。

卞书记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我们村里也没得钱，但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也还没给简书记商量，看能不能请简书记从州委办怎么想个法，适当找点钱。给杂种呵的，这就只能象征性地意思哈，搞多了我估计也搞不好。”我明白，这是卞书记在交底。卞书记说完，认真地看着牟树林、谭道冲两人。

牟树林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喉咙，然后尖着声音说：“那个这个整改，你要请人挖基脚，挖机又还搞不好，必须人工才耐得活，现在人工很贵，两三百块钱一天。挖了再灌浆，水泥、砂浆材料都不便宜。”

谭道冲狠狠地叭了几口叶子烟，吐着烟圈，看了看卞书记，然后有板有眼地说：“那我估计一户没有三四万块钱搞不好哇，现在的工价、现在的材料，卞书记、简书记您们都各人晓得。”

卞书记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这个房子呢不整改应该可以住，绝对不会垮。我们现在整改一下，住得更放心，更安心。那只能表示一下，过下路，意思下，一家搞个几千万把块钱儿，你想搞好多钱来整改，那耐不活。我们村里没得钱，还要请简书记想办法找点钱才行。”

最后，经过多轮深入切磋，拉锯式的谈判，唇枪舌剑的交锋，双方达成了一致。条件就是两天之内搬迁入住，迅速把锅碗瓢盆、铺笼帐盖搬进新屋。

从谭道冲家里出来，天还在下着小雨，看着这些连绵不断地春雨，我们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困扰了我们四年多的信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2019年2月17日 星期天 雨

今天仍然是雨天，我们一大早来到谭道冲家里，牟树林一家三口已经提前来了。

我们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协议，大家又对协议进行了讨论磋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我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终于签了字画了押。

从谭道冲家里出来，卞书记一张圆圆的脸包不住幸福的笑容，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打了几下响指，哼着小曲儿：“今儿个真高兴，真啦真高兴”。

说实在的，攻下这个堡垒之后，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情格外舒畅，我感觉全身每一个毛孔都熨帖无比。困扰了我们四年多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还专程跑到浙江义乌去做工作，我们可以说想尽千方百计，换锁、质量鉴定、走法律途径等等，但最终我们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连绵不断的春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雨水洗刷后的大地格外干净，树叶上的雨滴就像钻石似的，闪闪发光，圆圆滚滚的，苍翠欲滴，让人觉得格外亲切。

回到尖刀班，我们一直在总结，尖刀班的同志们也在讨论交流，牟树林、谭道冲他们为什么会一直上访，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

最终，我觉得问题的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干部工作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个别村干部乱表态，导致牟树林、谭道冲他们心气不顺。所以，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公平公正，不徇私情，不偏袒任何人，不留后遗症。一旦留下后遗症，可能麻烦得很，有的可能好多年才能解决，要花好多精力才能解决。不留后遗症，这是我们干部做工作最起码的一个要求，这是工作的底线。

下午三点多，我们在村委会召开了尖刀班碰头会，对迎检工作进行分工，并责任到人。

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钟，觉得今天太累了，晚上也就不刻印了，不是有十不刻吗，兴不致不刻，不刻就不刻吧，不刻就睡觉吧。

2019年2月18日 星期一 阴

上午参加向导培训会后，我和卞书记驱车来到四组荒口谭道冲家里，发现他家里已经往易迁房里搬了很多东西，什么锅碗瓢盆、铺笼帐盖之类的。一大家子人，他们自己两口子，还有七十来岁的岳母，正在读大四的姑娘都忙得不亦乐乎，正在捡的捡，摆的摆，搬的搬。大门口停着一个麻木车，谭道冲腆着一个超大肚子正在从车上搬高压锅、电饭煲等炊具下来，满是横肉的脸上汗水一颗一颗地不断地往下滴。

只见谭道冲抬起粗壮的手臂，用衣袖揩了揩不断往下流的汗水，热情地给我们打招呼，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给卞书记装烟，然后说，“我们搬个家，还是快，我借的李三元的麻木车，几车就拖上来了。你看，牟树林他们屋里不通车路，请三四个人过背篓背，昨天背了一下午，今天背了一大上午，也没背出来几件东西。看来要致富，先修路还是没错，给杂

种呵的。”

“那肯定啥，我们村里精准扶贫这几年修了好多路嘛。农村水泥路一修，硬是大变样，看起来都兴旺得多。”卞书记自豪地说。

“那我们四组的这一条路莫子时候动工修啊？”

“马上就动工，最迟这个月底。路一通，你们在这里住起，几多兴旺嘛。”

正和谭道冲聊着，只见牟树林背着一大背篓炊具，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卡白卡白的。不仅是山路，还是清一色的上坡，身体本就不好的牟树林当然吃亏。

看见他们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搬迁入住，我们也就放心了。

离开这里，继续忙我们的迎检筹备工作去了。

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雪

这几天，精准扶贫省级验收终于拉开了序幕。

我们上村有幸连续三天中奖，检查组天天在我们村里。

前天，第三方评估调研组湘西吉首大学的于教授到上村调研。余教授之所以到上村调研，就是因为县里领导昨天晚上陪他们吃饭的时候，介绍上村说他们扶贫的经验还在半月谈上予以刊发，还是可以看一下。

第二天，因为下大雪，高山地区去不了，第三方评估继续到上村检查。

九点不到，第三方评估组湖南吉首大学李晓玲教授一行来到上村开始检查工作。李教授带的一帮在读研究生，根据分组安排分别入户，李组长则在家进行座谈。

在座谈的时候，李教授的一位学生打电话来了，说：“李教授，我们走访的这户老百姓说他家里没有水，怎么办？”

李教授回答说：“你把水龙头打开看一下，看有水没有。”

一分钟左右，那边传来了：“水没问题。”

到底是大学生,也情有可原。

今天,检查组继续到上村入户,因为全县非贫困户样本数量没有达到要求。

历经三天的检查终于结束。

检查组没有给我们反馈任何问题,对我们的工作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

面对这个结果,我们全体尖刀班成员由衷地笑了,大家欢呼雀跃,虽然辛苦了几年,但还是值得。

上村的精准扶贫,我们终于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雨

下午四点,水泌岗至荒口的硬化项目开工仪式举行,开工地点在舒金立他们家旁边,项目部来了一些人,尖刀班的,村委会的全部到齐,两三台挖机不停地在挖,铲车也开始在铲,挖机、铲车机器的轰鸣声,操作的哐当声,一派非常热闹的场面。

一个项目真不容易,从谋划到施工硬是要年多时间。

现在终于开工了,让我松了一口气。安排人把质量监督搞到位就可以了。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晴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精准扶贫省级验收之后,州里把尖刀班的力量进行了调整,已脱贫县市的村尖刀班只保留3个人左右,帮扶力量重点转向未脱贫的县市。

今天,张淋、易志恩要离开上村,然后奔赴他们各自单位的另外一个扶贫点。

中午吴红艳私人请客为他们践行,尖刀班全体成员作陪。

今天尖刀班到得特别整齐,村里卞书记、舒金立、黄友权、谭群英都来了,因为是中午,大家也不能喝酒,只能以茶代酒。大家彼此说了些祝

福的话语，还约定每年找机会聚几次，不能忘了上村情。

说实在的，我们尖刀班还是非常和谐的班子，从未发生什么不愉快，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亲近、和谐、融洽，脸都没红过，更别说争吵了，建立了革命般的战斗友谊，大家都舍不得，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尖刀班最终都会一个一个地撤回单位，但我们的心永远留在了上村，上村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吃饭之前，大家还在开着玩笑。

吴红艳说：“易主任，我们都还是给你学了点兽医知识呢？”

易主任回答：“哪们呢？”

吴红艳说：“你一接电话就问，是前脚蹠还是后脚蹠，肚子拉不拉，开药就是湖北利考、利氟沙星、羧基多糖等等。”

我插话到：“我们尖刀班既有诊猪的，也有诊人的（周丫是学医的）。”

大家哈哈大笑。

因为易主任是畜牧专家，全州畜牧热线是留的他的电话，随时都有电话咨询他有关兽医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大家对兽医手艺都略知一二了。老易在村里经常免费为大家诊猪诊牛的，老易驻村七八年了，农村工作经验丰富，人又和达，在村里人缘很好。最关键的是老易特别大方，我们尖刀班因为路途遥远，很多时候还需要在路上吃饭，老易是结账最积极的一个，从不推辞，经常就是悄悄把账结了。

饭后，我们来到回味农家乐外面的靠近河流的坝子里留影纪念。背后就是非常漂亮的瀑布，我看了看飘逸的瀑布，他们似乎也在弹奏着依依惜别的乐章。

饭后，张淋、易志恩依依不舍地给吴红艳、周丫、卞书记、舒金立他们一一道别，一一握手，然后上车子我们出发前往恩施，车子出发了，只见张淋、易志恩摇下玻璃窗，还在一个劲儿地给他们挥手致意。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晴

上午，我们到四组公路工地上去检查公路质量情况。

这条路开工以后,我们只要有空,时不时到工地上去转下,督促下质量。好不容易争取一条路,一定要修好,不能出质量问题。

因为公路是从山顶上往下倒的,料场在山脚下的水泌岗,我们决定从鸡场这条路上去然后从最上面走下来。新修的白花花的水泥路,就像一条苍龙蜿蜒在青山绿水中间。

作为尖刀班长,看到自己争取的项目终于在施工了,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农村只要公路一硬化,那硬是兴旺得多。所以说,要致富,先修路。

只见他们请的工人覃若水正在用水管给公路洒水保养,几节长长的水管子摆在公路上,刚倒的公路必须用水保养,水泥路收汗才收得好,公路质量才好。

在牟森林门口刚硬化的水泥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地方不断地有水往上冒,大概有碗大的一块水泥是湿湿的,就像一个小水井似的,这是典型的渗水现象,下面埋的水管破裂了,所以水不断地向上冒。

旁边一个工人解释说,那是因为水管在施工的时候被挖机撵坏了没有维修。

另外,刚倒好的路上没有用麻布铺着,不利于路的凝固。

我们虽然不懂,但我们可以请教懂的人,给乡里项目办的汪伟电话咨询,他听完我们的介绍,说还是有问题,需要整改。然后他给施工队沟通,施工队同意迅速整改。

今天,我们尖刀班自己的厨房——在冻库里加的个厨房,正式交付使用。为了解决冬天烤火的问题,专门买了一个烧柴烧煤的钢板炉,在上村这样1200米左右海拔的高山地区,烤电炉只能是勉强而已,电炉不热火,时间长了,前面烤糊了,后面冷木了,时间长了膝盖不舒服,还是烤烧柴烧煤的钢板炉热火些,整个烤火屋里面的温度才升得起来。

2019年6月5日 星期三 晴

夏天的上村,就一个字“爽”。

虽然进入盛夏了,但我们在村里简直过的是神仙日子。因为上村海拔一千多米,夏天都是凉悠悠的,根本就不热,我们连电风扇都没用过,也没有买电风扇,更别谈空调了。

听说谭道冲从浙江温州回家了,正在给易迁房加层。这可是我们尖刀班关心的事,加层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不举债;二是不搞豪华装修;三是有正当的理由。尖刀班必须把关,完善相关佐证资料。我们要提前介入,决定去看看。

来到四组荒口安置点,谭道冲两口子正在忙活着,几个工人正在施工,靠近右边的墙已经砌了人多高了,已经在搭跳了,砌墙的砌墙,拌砂浆的拌砂浆,还专门装了一个吊滑轮,专门把砂浆、砖从一楼吊到二楼。

谭道冲见我们来了,主动上来装烟,卞书记我们和谭道冲聊了起来。

谭道冲今天光着上身,一身肥肉直打颤,肚子比要临产的孕妇肚子还要大得多,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

“上头是盖瓦,还是倒板儿?”

“那准备盖瓦的呢,我们这个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倒板儿不起作用,冬天几场雪一凌就凌泡了,只有盖瓦才有用。”谭道冲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他的叶子烟,一边说。

我在心里想,只加一层,那就好,免得修成小炮楼不安全,因为易迁房基本上都是按照两层,或者三层的标准修的基础。

“那是的,我们这里海拔还是有点高,只能盖瓦。你在哪里请的工人?我好像还认不到这几个工人。”我问谭道冲。

“红鹇村请的,我们村里没有几个泥瓦工,谭光权他们一天忙得很,我就在红鹇村喊的工人。”

“我们村根本就没有几个青壮年在家里,那也可以啥。”

“谭道冲,那你把加层的加起后,把下边的老房子就拆了它,要不要得?”卞书记跟谭道冲商量。

“要得,我把层加起了,搬上来就把老房子拆了,你放心,我不得让你们村干部为难。”谭道冲说完,不自觉地用右手摸了摸他那硕大无比的

肚子。

我们把易迁房加层的相关资料要谭道冲完善了下,以备待查。

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和卞书记交流,“看来,谭道冲还是有钱些,加个层还是没有问题。牟树林加个层都加不起。”

“那是的,谭道冲两口子这几年还是找了几个钱,牟树林以前是单身汉一个,身体也不好,也没找到好多钱,更没存到钱,现在生了个儿子,一天要的是钱,奶粉、纸尿裤一个月哪们都要千多块钱,那还是扎实。我媳妇在卖婴幼儿用品,我晓得啥。”卞书记说。

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 晴

前几天,举举到派出所报案,反映他退耕还林资金被人冒领了十几年。

后来,派出所的同志经过调查,发觉是举举的二嫂龚梅芝把举举的退耕还林资金领取了。

派出所的委托尖刀班的去做调解工作。

下午两点钟,我们到上村龚梅芝家里进行调解。

龚梅芝家今年正在修房子,老房子已拆,新房子才修好第一层,到处都是建筑材料,给人乱糟糟的感觉。

我们坐在他们的塔坝里扯事。举举,龚梅芝,龚梅芝两个姑娘涂美丽、涂小红参加调解。

涂书记主持调解。卞书记首先介绍了相关情况,把派出所反馈的情况简单说了下。

涂美丽说:“么么,你说是好多钱,我们全部还你,过去是我们做的不对。”

但举举不做声。

涂书记开始做工作:“举举,都是一家人,那个时候你嫂子一个人带你两个侄姑娘,也不容易,把你的钱用了,也不告诉你一声,这是龚梅芝的不对。看在你哥老大的份上,是多少钱还给你就行了,不要再深究。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举举依然沉默。

我继续劝导举举，“举举，一家人何必搞得那么深沉。有什么事，好好商量。”

吴红艳说：“是的，关键时候有什么事还是要指望各人屋里的人，各人的人才靠得住，外人还是指望不到。”

卞书记说：“这样，就搞个1500块钱怎么样，九几年应该没有这么多钱，那个时候退耕还林一年只有几十块钱，多给一点也无所谓啥，反正都是各人屋里的人。”

举举说：“那还是不忙，我去查一下再说。”

后来，经过大家细致的思想工作，举举同意了把钱还给他的建议。

于是，协调会结束，我们回尖刀班驻地。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还在讨论，举举的逻辑我们不懂，他事先肯定知道是她二嫂把他的退耕还林资金领取了，他却不直接去找他二嫂，却跑到派出所报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似乎也无法揣测。我们总认为一家人，有什么事，商量着解决就行了，何必还要闹到村委会，闹到派出所呢？

举举的心思，我还是不懂。

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 晴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几个在尖刀班食堂扯个事，村委会边上的覃若水走进食堂气冲冲地问卞书记：“卞书记，我们那个屋几时给我们补钱？”

“给你补莫子钱？”卞书记一愣。

“我当时那块土卖给何金秀，只是卖给她使用，她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她没得资格卖。”覃若水尖起个声音，提高嗓门大声说。

卞书记说：“你光说没用，你把买房子的手续拿出来啥。”

“你叫他拿啥。”覃若水争辩到。

吴红艳实在忍不住了，快言快语地说：“谁主张，谁举证。你要钱，你就要举证。”

覃若水蛮不讲理地说：“我就要找你们尖刀班，就要找你们村委会。你们为什么不要张玉胜举证呢？”

大家都气轰轰的，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三个人吵得不亦乐乎。老覃一张嘴不饶人，平时又还喜欢吹牛，喜欢炫耀自己如何如何有钱，但一遇到困难又还喜欢找村里要这要那。我对其不冷不热。

三四十几年前，八十年代，覃若水把公路边一点地基卖给吴金枝做生意。后来，吴金枝把这个房子卖给了陈兰翠，陈兰翠又转让给了张玉胜，张玉胜继续做生意。后来，上村煤矿关闭后，门面就闲置了，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这几个昔日的风光无限的小卖部也摇摇欲坠，实在是影响村委会的形象。尖刀班进村后，乡政府领导多次要求把村委会附近的房子拆了，美化村委会附近的环境。我们尖刀班的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老覃看到张玉胜得了点钱，还是想分一杯羹。

大家吵吵嚷嚷了半个小时左右，覃若水走了。何诗龙书记说要到五组入户，喊我陪他去。于是我们两人便去入户，走到村委会踏坝，覃若水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磨磨唧唧的，我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你这么大人纪了，要自尊一点，一天吵吵嚷嚷的，搞些莫子玩意儿。”

覃若水也不示弱：“我就是要找你们反应问题，看你们怎么解决。”

我气愤地说：“反映问题是可以，但你没道理，我们怎么给你解决。”

覃若水说：“你们尖刀班给我们上村搞的莫子事？”

“我们莫子事都没搞。”

“你们尖刀班是来搞莫子的？”

“我们是来耍的。”

“把你们尖刀班撵出去。”

我被气晕了头，恶狠狠地说：“老覃，你说的莫子，你再说一遍哈。”

老覃见我真的生气了，原本准备往回走的，居然又蹭蹭地朝上走，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面前，真的是气愤得不行了。

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叫嚣：“你打我啥，你打啥。”

何书记怕我冲动，劝导我：“莫给他一般见识。”

看到他叫嚣的无赖的样子，我突然释怀了。

于是，我笑了笑，和何书记入户去了。

但今天的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辈子也忘不了，不为别的，你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村里不干几件实事，老百姓真的要嘬娘。你干了，都还有人骂骂咧咧，嘬一次也好，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让我更加清楚我们尖刀班的使命与担当。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阴

下午三点左右，为了妥善解决上访户刘秋月房屋质量纠纷问题，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胡明义带领住建局技术人员何科长到刘秋月家里实地查看。

刚好，刘秋月、田浩林两口子也在上村老屋里。

住建局的技术人员一起来了三个人，他们还专门跑到一楼仔细查看基脚情况，询问挖了多深，挖到老底子没有，怎么浇灌的，在下面看完之后又回到上面，仔细查看询问了解上面的板是怎么倒的，钢筋水泥标号等等。在对房屋修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之后，和刘秋月进行了沟通，了解其真实想法。

刘秋月还是老样子，什么谭光权故意把柱子倒歪，加力筋也不开，她自己修房子是多么地辛苦等等。

专家们认为，经过整改房屋还是可以继续修，还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但刘秋月对专家的意见完全不予理会，只是一味讲她自己的那一本经。

从下午三点钟一直聊到五点多钟，不管在场的人怎么做工作，总是不能让刘秋月心动。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打官司呢，法院要求请第三方机构对房屋进行质量鉴定，她又不想缴纳几万块钱的鉴定费用，因此法院也无法判决。

私下调解可能性不大，她一直认为如果茶厂修好了，早就赚了不少钱了，她连利润都算到她的损失里去了，开口就是要赔七八十万元。人家谭光权辛辛苦苦给她修房子，工资分钱儿没得到，还要倒赔一大坨，谭光权能答应吗。

五点多钟，胡部长见实在谈不拢就走了。

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们到下坪三街入户刘秋月，动员拆旧复垦。

我们村搬迁到下坪三街的10户人家拆旧复垦都搞完了，就剩下她一家。

刘秋月搬迁入住一年多了，但拆旧复垦还一直没搞，每次给她做工作，她都不配合，总是找理由不搞。

晚上八点半左右，我们来到三街找刘秋月。

在进她家之前，吴红艳还在说：“她会给我们开门吗？”

卞书记自信地说：“没得问题。”

来到三楼，卞书记便开始敲门，先是没有人应答，大约两分钟之后，只见刘秋月很谨慎地问道：“哪个，搞莫子的？”

卞书记大声回答说：“刘秋月，是我，开下门，找你有点事。”

约莫两三分钟后，刘秋月先是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点，伸出头来见是我们，才把门完全打开，让我们进去。

我还是第一次到刘秋月三街的屋里。客厅有一个不很大的电视，还有一小组沙发，但还是搞得整整齐齐的，干净卫生。

刘秋月忙着给我们烧水倒茶。

只见田浩林的手用一个纱布吊着，应该是骨折了。我不由得问到：“老田，你这个手怎么搞的？搞吃亏嗒嘛。”

老田说：“上周六回上村做活路，摔了一跤，就搞成这么个家伙嗒。”

卞书记在边上解释说：“上个周末，你们回恩施了，他们两口子回上村搞活路，栽了一跟头，手就跔坏了。”

吴红艳说：“田浩林摔了以后，卞书记他们村里还专门给了500块钱生活费，关心慰问他们。”

田浩林说：“是的，卞书记他们还给了钱的。”

吴红艳说：“刘秋月，你们家里还是搞得很不错啊，清清爽爽的，一看都是能干人。”

刘秋月今天穿的是花格子睡衣，披着头发，可能刚洗过不久，还略微有点湿，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屋里不行哟，莫子都没得。”

卞书记笑着说：“慢慢来，房子搞好了，各人再靠勤劳的双手慢慢挣啦。”

闲聊一阵后，便进入正题。

吴红艳一本正经地说：“刘秋月，你们这个新房子也住起年把咯，按照国家政策必须拆旧复垦。你们看是不是就把它拆了，刚好这几天天气也不错。”

刘秋月一听，明白我们是来做拆旧复垦工作的，立马把脸拉得老长，不高兴地说：“谭光权把我的房子修成那个样子，我们官司不打完，我不得拆。我还要在上村种庄稼的，拆了之后，我们回去住哪里，东西放哪里呢？我不得拆。”

卞书记耐心地解释：“这是国家政策，搬新必须拆旧复垦。这个没办法，我们村里搬迁到二街的10户其他的都拆旧复垦了，就只剩你们一家了。”

“那我不得拆，我现在还在打官司，我要把官司打完了再说。”刘秋月耍起横来。

我见时机已到，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头文件拿出来，给她说：“按照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搬新必须拆旧复垦，不然就只有放弃易迁房。这是乡政府专门给你一个人搞的通知书，你看一下，如果实在不想要易迁房，就签个字。其他的手续，我们再想办法。”

说完，我慎重地把红头文件双手递给刘秋月，刘秋月接过文件，一字一句地认真看起来，反复在读，反复在揣摩，生怕出现遗漏或误解。

这下看我们来真的，还是引起重视了。

这时候，吴红艳顺势做工作：“刘姐儿，我个人觉得，你把易迁房退了还是划不来，你算个账，三街一套百把个平方的房子十几二十万，如果是我的话，我反正怎么都不会退。现在很多贫困户都想要街上的房子，当时不愿报名的，现在很多都后悔呀。”

卞书记继续做工作：“你如果拆的话，暂时可以只拆一间，还可以保留两间生产性用房，放点粮食，有时回来还可以弄点饭吃，猪儿还是可以喂起，都可以。”

我接着说：“刘姐儿，你如果愿意放弃易迁房，就在这签个字，我们也就不要你拆旧房子了。”

“我不得签这个字，我没得这么苕。”刘秋月摇着头。

卞书记说：“你不签字就算嗒，我们明天就组织人上去拆。本来是你们自己请人拆，村里考虑到田浩林手受伤了，村里就请几个人拆了算了。你看行不行，刘秋月？”

刘秋月想了几秒钟，给卞书记说：“卞书记，那你还要给我准备点胶纸，拆的木料要搞胶纸蒙起，不然几天就淋坏了。”

几十块钱的胶纸刘秋月都想占便宜！但卞书记没办法，为了完成拆旧复垦任务，只能咬牙答应。

为了万无一失，我接着说：“那就这样，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在上村你们老屋等你们。卞书记回去后就喊几个工人明天早上八点准时拆屋。”

在街上，卞书记极不情愿但无可奈何地顺道给刘秋月买了胶纸，共花了55块钱。

从刘秋月家出来，吴红艳说：“看来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文件，就是最好的武器。关键时刻，还得靠这个东西。”

卞书记说：“我都没想到，今天如此顺利，我以为还要搞几个回合的。”

回到上村，满天繁星，闪亮闪亮的，四围的山峰模糊的轮廓依稀可

见，三姊妹尖就像一尊弥勒佛一样静静地安放在哪儿，季节已然是深秋，一天凉比一天，阵阵凉风吹来，我觉得格外的神清气爽。

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晴

一大早，卞书记、吴红艳我们三人到刘秋月家督促拆旧复垦工作。刘秋月两口子也回来了。

卞书记见工人还没来，迅速打电话催。免得夜长梦多，好不容易把工作做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一刘秋月老人家反悔了，那才麻烦。

几分钟后，村民覃若水、田文斌他们几个工人开着麻木车、骑着摩托车来了。村里劳动力很少，一个村就十来个壮劳动力在家，他们主要是在附近打打短工，或者就近务工。

卞书记迅速指挥他们开始，捡东西，搬家具，上屋拆瓦片……

几个小时的功夫，最边上的一间房便拆完了。所有的四梁八柱都锯好了，所有的木料规规矩矩码成一堆，并用卞书记买的胶纸蒙好，免得雨水淋坏了。

房子拆完了，便开始人工复垦。因为完全是泡土，也很快。大半天的活儿，拆旧复垦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晴

晚上九点多我正在刻印的时候，老婆来电，带着哭腔告诉我：“简锦睿，我管不下来你儿子嗒，你各人回来管。”

儿子虽然才10岁，个子跟妈妈一样高了。看来，一向干练的老婆，面对青春期的叛逆的儿子，有些力不从心了。

看来儿子长大了。

老婆又微信来了：

“简锦睿，今天我给你儿子检查数学作业，我说有错的，他不服，还很不耐烦。后来老师改了发过来，他依然没有改。我说他两句，他还生气的喊我滚！我生气了，又说他两句，他竟然咆哮起来，又喊我滚！我准备

去打他,但我已经打不动他了,相反,他用脚踹我,口里咆哮着,老子滚,老子滚……

后来他外公出面,才把他拉开了。我心里真是凉透了!你从来不动手收拾他,我在他面前没有威严,他失去了起码的底线,敢对我发脾气,拳打脚踢……”

看完老婆的微信,我笑不起来了。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这个角色一直是缺位的!这不能不说,这是我对老婆孩子的亏欠。现在精准扶贫已经进入尾声,看来我得下决心回机关了,不然青春期的儿子如果一旦因教育不到位而走偏,那他就废了。

回去吧,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2019年12月26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在一组谭光权家入户。谭光权说:“简书记,我和刘秋月的案子州法院判了,还是不支持刘秋月的诉讼请求。”说完,还把州法院的判决书拿出来给我们看。

我拿过来认真研究,判决书的意思就是对刘秋月提出的84万元的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因为刘秋月未能请第三方机构对房屋质量进行鉴定。

这是终审判决,司法之路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我们尖刀班成员都知道就是这个结果,想通过法律维权,但又不想支付几万块钱的鉴定费,说白了就是没底气,怕承担这种责任,于是不断上访,但涉法涉诉案件只能走法律程序,上访也没用。

刘秋月接下来又会用什么招数呢?有些问题就像一个数学死题,根本无解。也许,岁月会告诉人答案。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上村和睦安好。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小雪

今天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了,这个星期在单位参加了2天总结会,

请了2天假处理私事,就还没到村里去,虽是星期五了,但我还是要赶到村里处理几个事情。

昨天给匡秘汇报,老婆已经管不住青春期的儿子,我想申请回机关上班,好管下儿子。匡秘同意了我的意见。如果不出意外,开年我就回机关上班了。

一点钟在村委会召开2019年工作总结会。

大家都知道明年我可能回机关,不来上村工作了,大家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黄友权、彭三立,妇女委员谭群英一翻发自肺腑的感谢、赞扬,把我的眼圈都说红了。

村后备干部张永鑫动情地说:“我在村里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跟简书记学了不少东西……”张永鑫平时话很少,但今天却讲得无比流畅。

周丫深情地说:“驻村三年多,我已经把鹤峰,把上村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第一年,一个人摸爬滚打,苦也吃了,感觉收获不是很大。”说到这里,周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也说不下去了,两行泪水奔涌而出,还略为抽泣了两下。

此情此景,我也忍不住情绪激动,有点哽咽,泪水几乎要奔涌而出了。我在心里骂自己:“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

坐在一旁的卞书记的泪花儿在眼眶里打转,但他也努力地憋着。经过短暂的情绪调整,周丫继续发言,“第二年,软件收获非常大,慢慢地各种表格可以搞出来了。第三年明确了自己今后五年的目标,工作目标,生活目标。以前,自己对未来没有设想。”

周丫说不下去,把头偏到一边,发言再度中断。

几十秒钟之后,周丫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继续发言,“我也有很多缺点,事一多就不耐烦,有时候不愿意搞事,服务意识不强,礼节礼貌不够。今后在这些方面要着重培养。感谢大家,这几年对我的关照太多了。不管今年是否还在上村,这都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卞书记最后一个发言,“回想上村这两年的工作,州委办派简书记到

上村,县信访局派吴红艳、周丫到上村,这是缘分。上村村村民选举我们几个为村民服务,这也是缘分。各位兄弟姐妹对我好多都是包容,大家为发展而来,为建设美丽上村而来。周丫讲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扶贫路上,我们有辛酸,也有委屈,但我们换来的是老百姓的幸福。

这两年,上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里的其他的村都羡慕我们上村……大家在这工作两年,早已把上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不仅是你们的付出,更是你们家属的付出。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你们带着家人,常回家看看……”

我动情地插话:“大家每年还是聚一聚,或者找机会回来看一看,哪个家里有事也都到场!说实在的,我还想吃上村的杀猪饭。”

“……”

六点多钟,我们尖刀班成员差不多全聚齐了,团年的氛围很好,几个女同志平时不喝酒,都积极地搞了几口。大家互相说着祝福的话语,酒劲也上来了。

19:30左右,回到尖刀班驻地,发现平时只有一个人的王伯家里有不少人,走进一看,喔,原来是子女回来过年来了。

我来到二楼,颇有兴致,写了几幅对联,挑选了两幅,一副送给隔壁邻居李婆婆。

李婆婆感激地说:“简书记,那就感谢您呀,在街上起码要十块钱才买得到”。

我无语,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另一幅送给了王伯,王伯当即规规矩矩贴在了家神上,我也惭愧,因为我觉得目前我的字还是愧对如此神圣的地方。

看来,今后书法还需要继续努力。

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晴

今天,驻村扶贫的日子戛然而止。

时光就像夏天的闪电,一晃而过。两年多的扶贫生涯今天就正式结

束了。

即将离开工作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上村,有对三姊妹尖的依依不舍,也有对上村桃花的无限眷念,也有些许失落,心里似乎空落落的,唯独没有半点回到恩施上班的喜悦与激动。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我们不仅帮扶了村里,还成长了自己,收获了精准扶贫的经历,收获了百家饭的洗礼,收获了农村摸爬滚打的过程。精准扶贫看似高大上,但我们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的事迹。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扶贫干部算个啥,如果不是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果不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要有劳动力,我们就能生活得很好,只要勤快,我们就能体面地生活着,能够买车买房。正是因为中国富起来了,中国强大起来了,所以我们才可能消除绝对贫困。你跑到非洲去帮扶一个村试试,三两年你看能不能脱贫。

所以我们只有平凡的扶贫琐事,入入户,跟老百姓拉拉家常,帮他们落实政策,力所能及地干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我们能带走的只有我们自己。

其他的什么都不属于你的,你也带不走。

唯独扶贫的经历是你自己的,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你自己的,心里装着的老百姓永远是你自己的。

上村是我的根,永远的根。

这也许是乡亲们给的,也许是尖刀班队员给的,也许是和我吵架的覃若水给的。

从今以后,无论我走向哪里,我都会始终铭记上村的老百姓。无论

是干工作也好,还是为人处事也罢,我都不会忘记我的根,这是我再出发的起点。

六点起床,把几床铺盖装好,把所有的行李打包装好,居然装满了六个大袋子。而且在此之前,我把我写的书法作品几大口袋,一两百斤书法作品带回家了。因为东西需要打包装好,今天也就不写字刻印了。

行李收拾完毕后,走在熟悉的乡村公路上,看着巍峨的三姊妹尖,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妖娆,溜着天上的一大群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些许的不平静。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

时光就像一把刀子。

经过时光刀子的削减,生活中能够削减的都基本削减了,削减了醉生梦死的吃喝玩乐,削减了日复一日的不必要的应酬,削减了无所事事的乐此不疲的涮手机、玩游戏,留下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沉湎于书法、篆刻、阅读世界的自我,一个精神世界无比丰富的自我,一个身体素质越来越强大的自我,一个无比自律的自我,一个清心寡欲的自我,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有坚持的自我。我的愿望很简单,8小时之内把工作干好,8小时之外,把书法篆刻玩好。

走路回来,把行李装在车上,轿车装载量实在太小,只能装两个大袋子,我就把需要用的书法篆刻工具带回去,因为每天都要用,衣服、棉絮等杨队下次再带回家。

七点半左右,张思恩、吴红艳、周丫、老杨我们到食堂过早。原纪检委员黄友权要我们给他带点东西到恩施,只见他装了一个口袋在车上,然后给我们打招呼后离开了。

细心的田师傅早就把早餐准备好了。过早后,我跟田师傅打过招呼准备出发,“田师傅,感谢两年多对我的关心与支持。”

“感谢您儿,我代表上村人民感谢您儿。”田师傅满含泪水哽咽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离别的伤感,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挥挥手,要老杨迅速出发。

车子出发了,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熟悉的村委会,看了一眼村委会前迎风招展的红旗,看了一眼不远处巍峨的三姊妹尖,还是有些许的不平静。走出老远,心里还在想怎么没看到老卞、老舒他们的身影呢?

平时关系似乎还不错呀。

离别的时候,总是伤感,总是想得多。

但虚伪的我,仍然不能释怀,走出好远都还在想为什么。后来转念一想,他们也许是不忍看到分别的场面,也许是不愿忍受起早床的痛苦。

走了就走了吧。

还好,我的思绪很快就被歌声吸引住了。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行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吴红艳的手机播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刀郎的《驼铃》。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默不作声,默默地听着歌。

我也不由回想起在鹤峰上村工作的点点滴滴,就像放电影似的,修路,找水,拆旧复垦,四项清零,夜捉涂福举,蹲守刘秋月,有高兴,也有心酸,有依依不舍之情,还有淡淡的忧愁,也有些许失落。

我们尖刀班说了多次的到鹤峰其他乡镇转一转的,到下坪其他村转一转,到网红景区屏山景区转一转的愿望,还是未能实现。

人生,留一点念想未必是坏事。

下次找机会吧,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沉默过后,我们继续聊天。

很快到了县城,吴红艳、周丫下了车,和他们打过招呼,我们继续往恩施赶。

在路上,接到原纪检委员黄友权的微信说:“简书记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在村委会工作的评价和理解,感谢您对我产业上的帮助,感谢您对我人生处世的提醒……本来很想在您回单位前做一点酒菜来表达一下我的歉意之情,但您的工作实在太忙了。我老婆再三要我给您和杨队每人带一块腊肉,礼轻人意重,真心希望您和杨队能够收下。”

老黄这个人,很实在,考虑得很周到,先说给我们腊肉怕我们不要,走到半路上才给我发短信说这个事。

回到恩施已是十一点多,把我的行李放在家里的地下室后到办公室上班。

晚上,等待加班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村尖刀班工作群发了一条感谢兄弟姐妹们的微信,于是尖刀班工作群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张淋说:“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的战友情兄弟姐妹情,也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都是上村荣誉村民。”

舒金立说:“你们尖刀班如一缕缕阳光,温暖滋润着我们的心房,言语不足以表达感谢,我们会永远朝着光的方向,揣着你们的温度,继续成长。”

吴红艳说:“党的政策好,我们只是执行者。感谢上村的厚土滋养了我们……我骄傲,因为我在上村奋斗过。”

易志恩说:“在上村的日子将成为我今生永恒的记忆。工作有时,但情谊永存。期望再聚!”

文化不高的老杨居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

看着这些留言,真情扑面而来。温暖着我,滋润着我。

凌晨一点多钟,加班完毕,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从州委大院步行回到机场路的家里。

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

作者简介:简锦睿,现年43岁,大学学历。1979年8月出生,湖北恩施人,现任州委办公室机要交通科科长。2018年2月至2020年4月,任州委办公室驻鹤峰县下坪乡上村村“第一书记”、“尖刀班”班长。

野三河电站修建略记

郎正邦

1958年“大跃进”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的时代。三年自然灾害极其困难的时候，河南省林县人民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人民公仆焦裕禄领导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治理“三害”，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创造了艰苦创业的大寨精神……

当时的建始县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生产上，1965年粮食单产仅109公斤，总产114475吨，还不能完全自给；工业总产值仅445万元，只有县农机厂、县印刷厂和一些手工集体企业；刚刚修建的七里坪电站和老村电站，装机也只有480千瓦，农村、集镇还处在点煤油灯和松明子时代。

经过了“四清运动”的建始县委、政府和建始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全国改天换地精神的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以董昌为首的中共建始县委决心带领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战天斗地的精神，改变建始贫困面貌。经县委研究，首要的是要解决粮食问题，提高粮食单产，增加粮食产量。当时增施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但当时全国化肥生产也很有限，1965年全县的化肥用量只有2018吨，每亩平均只有三公斤。所以县委决心要建一座化肥厂。

当年的副县长王金旺回忆：董昌同志说，“要建化肥厂，没有电不行啊，我们一定要上，一刻也不能等。”我说：“化肥厂一开机，起码要3500千瓦的电启动才搞得响啊！”当时董昌找来了县长陈鲲、县水电局长陈挺

和我,具体分析了建始县水资源情况。你别看建始县有不少的河流,却是个缺水的县。董昌同志说,先搞个班子去勘探一下。于是勘察野三河就开始了。

县水电局技术员闻立行回忆说:“四清”刚结束,董书记他们要建化肥厂,建电站,把勘察全县水利资源的任务交给了县水电局。于是我和李仕林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跑遍了县内几条大河,最有开发价值的就是野三河了。

野三河发源于巴东绿葱坡,自北向南全长 58.7 公里,流域面积 645.85 平方公里,河床自海拔 1320 米,至野三口 213 米,与清江会合,是一条水量充沛、滩多水急、水能储蓄极为丰富的河流。适宜修建低坝高水头水电站,经济效益好。而且我们还有修建七里坪电站积累的经验。

1966 年 8 月,王金旺副县长带领县水电局的领导和技术员陈挺、胡林生、杨万瑚等一起到野三河去实地勘测。据王金旺同志回忆:从高坪的野三桥(普济桥)到花坪的观音坡,根本无路,要勘测必须爬悬崖,钻荆棘林。勘测人员没有办法钻荆棘林,只好脱掉长裤,带上镰刀,边砍荆棘边开路,边勘测边设计,边讨论边画草图,那种艰苦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半个多月以后,我们勘测人员的两条腿、两只手膀被荆棘划破了,但大家没有怨言。勘测工作结束后,董昌同志召集县委常委、副县长开会,听取技术勘测结果,讨论施工方案。

1966 年 8 月 9 日,建始县委、县人委向恩施地委、专署写了《关于请示建设野三河水电站的报告》:电站建在河落子,电站以上承雨面积 440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1360 毫米,河流洪水流量达 2895 立方米/秒。总计划资金 390 万元。计划开挖土石方 15.745 万方(其中土方 4.7 万方,石方 7.2 万方),钢筋混凝土 1450 方,砌石方 8000 方,需标工 52 万个。

据王金旺同志回忆:董昌同志对我讲,“老王啊,你去省水利厅汇报,到省委找找管农业的姜一书记和李夫全同志,争取省委和水利厅的支持。”我到省里把董昌同志办电站的指导思想汇报了,找到了姜一和李夫全同志,他们不仅赞成,还非常支持,当即表态先安排 10 万元启动资金,

不久又安排了30万元。董昌同志见省里这样支持,他办电的决心更大。1966年10月,成立了野三河电站工程指挥部,县长陈鲲任指挥长,我和陈挺同志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9个工区,实行营、连、排民兵建制,全县共抽调民工5000人左右,决定11月破土动工。

1966年11月,全县4665名民工,在区、公社领导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野三河,野三河电站建设正式开始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免了职务还没有安排新职务的部分区、公社干部,借调到野三河工地,担任部分营的营、连长。如朱昌全、熊俊德等。当时的野三河山大谷深,不通公路,条件极其艰苦,生产和生活物资全靠肩挑背驼、爬山涉水运送进去。山谷里来了近5000人吃住施工,更是艰难。据王金旺回忆:在那种地方住上5000来人,艰苦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工地一铺开,摆阵有好几十里路,那个场面跟淮海战役一样。据当时茅田区副区长李克富回忆:1966年10月,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我被任命为茅田区副区长,要我带队修野三河电站。茅田区抽调民工500人,在区公所集中,从茅田出发,背着铺盖、工具和粮食,经太和街、东龙河上望坪,到高坪,一天到达野三河。我们茅田营有三个连队,住在陈家湾上面的三道山梁上,每个连住一道山梁。当时民房不够住,搭建了一些工棚。吃的是包谷饭,喝的合渣汤。

据当年县水电局技术员杨万瑚回忆:他和李文炳负责全工地勘测、施工管理。李文炳负责上段,杨万瑚负责下段。

按照各营劳动力和施工量,整个工地从金家湾到杨家坝一线排开。顺序是:高坪,花坪(三道拐),猫坪,长梁,龙坪,景阳(梯儿岩),三里,茅田(陈家湾),官店(杨家坝顶上)。工地上红旗招展,战天斗地的革命歌声响彻山谷,到处是开山炸石的隆隆炮声。民工的主要任务是开凿水渠。

自开工到1966年12月31日,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全长8500米的渠道线上,总工程量石方21万方、土方4万方、混凝土方1800方、建筑物21座,已出平台6000米,开挖毛渠1200米,完成石方9万方,土方3万方,浆砌400方,完成标工5700个。在施工中也克服了不少困难。缺乏物资器材,便向农村“三治”和养路工区以借指标或耗材偿付的办法借来了钢

钎、大锤及其他器材。资金不够用,向农村“三治”款暂借了8万元,以保证施工。

自1967年春节放假以后,野三河工程上真是困难重重。

首先是劳动力上不齐。春节放假后,民工陆续上工,至3月1日止,共上民工2000人,占计划上劳动力数的40%。上工人数少的原因:一是民工无粮食支拨证。建红区到工地140多人,无粮食支拨证又转回43人;二是生产队无主粮调拨给国家;三是工地民工报酬未落实,在工地评定工分后,到生产队未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四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工地生活条件较差,少部分民工不愿到工地工作。

再就是造反派夺权,干扰了工程进度。文革初期,董昌书记已经意识到这场风暴的到来。他跟王金旺同志讲:“老王,这场革命的势头,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但是不管怎么革命,上电站,办化肥厂的决心不能动摇。”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席卷下,全国刮起了“夺权”风。那个时候,县里任命的指挥长是窦寿镜同志,但被一个姓苏的造反派夺了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野三河工地,“革命口号”震撼山谷。

据董昌书记回忆:恰恰修电站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批斗高潮,干部一面挨批斗,还要领导工程赶进度。工地上规定白天不开批斗会,负责指挥工地的副指挥长赵世福被造反派打得腿上流血不止,我心里犹如刀割。我那时也被揪到野三河工地上挨批斗。看到那种情景,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要流泪。他们挨了打、挨了斗,还要坚持搞工程,精神可贵,子孙后代都不能忘记。王金旺感慨道:董昌、陈鲲两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人身攻击比我们更大,特别是董昌同志遭受的折磨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最关心、最担心的还是野三河电站的建设。有人说,那时的县委已经瘫痪了,实际上,县委并没有瘫痪,而是在极其艰难地工作着。他们一边忍受着造反派残酷的批斗和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一边还在领导着全县的生产建设。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使命,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这

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员的胸怀。

王金旺回忆说：“野三河电站到了后期，有很多很多的具体困难，董昌书记到现场一个个问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比如要压力水管、发电机组以及输变电器具、焊接技术员等等。他亲自跑到汉阳区委请求援助，汉阳钢铁厂的领导听了情况介绍后，很快组织抽调技术工人和车辆，运送钢管等物资到工地，他们就是这样无私地援助。当时我们没有好好招待，想起那时候的事，我的鼻根总是一股酸味，激动得要流眼泪。”

三是民工生活条件艰苦。粮食定量指标45斤/月，原伙食标准为7.50元/月，粮食标准无法增加，蔬菜缺乏，民工生活十分艰苦。为了改善民工生活，茅田营抽了八个人，在强盗湾种了八亩地，喂了八头猪，每月杀一头猪，改善民工生活。

据当时的茅田区委书记郑青山回忆：1967年正月到1969年正月，任野三河电站工程茅田营营长，接替李克富，同时期的营长有：景阳郑祖清，三里董吉荣，花坪张人礼，官店陈邦元，猫坪丁玉林，龙坪游哲银等。茅田营的主要任务是修建挖断山1000米渠道和86米隧道。做隧道拱圈，一个标工做三个，我们一天做七个，而且质量很好。

按照工程量划分标工，每个标工补助0.48元，其中0.4元交生产队记工分，0.08元为民工的生活补助，做得多，得的也多。省里来的一个技术员姓刘，他对质量要求很严格。经常到工地验收工程量，凭他的签字结算标工和补助。

为了鼓舞士气，加快工程进度，各级干部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工地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场面，先进单位不断涌现，好人好事蔚然成风。过去，请假多、旷工多，闹待遇多，打扑克多，说下流话多的连、排，一跃而为读毛选多、出勤多、好人好事多的先进单位。各级领导深入蹲点，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三里营三个连，原来一连比较落后，教导员董吉荣同志亲自深入到这个连队蹲点，由于时时事事突出毛泽东思想，处处带头劳动，使该连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建红营第四连指导员许寿昌同志，一贯坚持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虽然自己有

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但长期坚持和民工劳动在一起,打大锤、抬石头样样都干,就是胃病犯了吃得不多,也和民工一道上工地劳动,始终成为全营的先进连队。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广大干部民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调动了劳动积极性,激发了革命热情,他们表示:革命我们抓,生产我们干,天塌我们顶,地缺我们补!有的人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精神保护阶级兄弟;有的负了伤刚从休克中醒来,第一句就问“我的钢钎、大锤找到了没有?”有的因为亲人,领导上要他回去料理后事,他们含泪表示,不把电站修好,誓不回家,揩掉眼泪,又投入了战斗;有十几对青年男女,为了把青春献给建设事业,都约定把电站建成再结婚。为了节约每一厘钱,有的人跳入寒冷刺骨的深水中,下到数十丈深的天坑里,捡回丢失的钢钎;原来在家里的落后社员,都变了大样。他们人人争挑重担,争到最艰难的地方去,攀悬崖凿绝壁,开山炸石,敢拼敢干。

在施工期间,县、区、社、队各级党政组织、物资后勤部门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援。粮食、物资部门及时组织粮食、物资调配;不少县、区、社、队领导组织了慰问团多次到工地进行慰问,送去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章以及部分生活用品。对工地全体指战员给予了极大地鼓舞,对工程进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整个施工部署上,是狠抓大坝,猛攻渠道,兼顾发电厂房备料施工。在具体行动上,绝大部分营、连,任务一次落实到排,全面进行施工。少部分营、连是分段落落实,分段突击。

1967年12月,为早日把大坝回填,达到脱险高程,指挥部干部和高坪300多名民工,冒着摄氏零下6度的严寒,日夜轮流施工。经过3个多月的辛勤劳动,回填任务按期完成。在厂房施工线上,长梁营的干部、民工,不畏严寒,连续施工,如期完成开挖和回填任务。

1971年1月,装机1580千瓦的1号机组投入运行。与此同时,1971年底,提前完成了由野三河一级电站至县城45.3公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架设安装任务。1975年11月和1977年4月,分别安装1、3号机组,装

机容量3200千瓦,相继投入发电。至此,总装机7480千瓦的野三河一级电站完全竣工。在县水电局长卢还辉和县革委副主任王三孩同志的领导下,1978年和1981年又先后建成了野三河二、五级电站,完成了野三河水利资源的梯级开发,总装机到达12330千瓦。

在开发野三河的施工中,有几位民工和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建红营的女民工黄正喜在一次塌方中被埋,壮烈牺牲;茅田营的女民工曾广玉,在收工时被飞石击伤,抢救无效而失去生命,永远长眠在河落子陈家湾的山梁上;茅田营的干部方永绪,去通知连长开会,在下山坡时,不幸滑倒,跌下悬崖而不幸身亡;还有几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由于野三河梯级电站的修建,有了电,加上县里对红灯煤矿的改造,1971年,县里建起了年产万吨碳酸氢铵的化肥厂,从此建始县开始了大打农业翻身仗,粮食产量迅速提高。到1985年,全县粮食单产到达201公斤,总产到达183355吨,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开始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野三河梯级电站的修建,全县掀起了大办小水电高潮。到1985年先后修建了小型水电站20多座,使得全县大部分农户告别了煤油灯。有了电,促进了全县“五小工业”的发展,为建成全国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推动了全县水利工程建设。1971年至1975年修建了四十二坝水库,以后成为装机1万多千瓦梯级电站的重要水源,也为建始县城提供了可靠的供水水源;还有红岩水库、平阳二号水库等一批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条件。

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促进了全县交通条件的改善。大部分乡村公路都是那个时期,用民办公助的形式修建的。交通设施的改善,也促进了建始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全县抽调劳动力参加了330工程(今葛洲坝)、鸦官铁路和气管道公路(即今318国道)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野三河开发纪实》文后感言

可惜我没有参加过野三河的开发建设,但我于1967年随县直慰问团到过野三河建设工地,对那里十分艰苦的环境和当时战天斗地的场景深有体会,久久不能忘怀。但在以后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却没有见到过描写野三河开发的文章,所以很想写一篇文章来反映野三河那改天换地的场景。于是我就着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野三河开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参加过野三河开发的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一些参加建设的工地营、连长好多都已经作古,也只能找到少数人来了解情况。好在县政协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回首建始话春秋》的文史资料,里面收集了一些领导过野三河开发的董昌书记、王金旺副县长等的回忆录,对了解野三河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有县档案馆保存的一些关于野三河开发的零星资料。还有参加过野三河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杨万瑚、李文炳都没有机会过细采访。

2022年10月,我的腰突病犯了,在家休息。于是又一次阅读了那些收集起来的资料,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了这篇不长的文章,只能表达我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领导、民工的崇敬。特别是在写文化大革命对工地干扰的那一段,我基本上是含着热泪写成的。我被董昌、陈鯤、王金旺等老一辈领导的精神所激动,是那一代老领导成就了建始的发展伟业,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后来者继续奋斗。他们真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是我们后来者永远学习的榜样。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拿着生产队集体记的工分,为改变贫困面貌和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那个战天斗地年代和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2022年10月

灵山秀水凉水埠

吴 军

建始地处恩施大地的万山丛林与山川河谷,是一方孕育希望和承载传奇的水土。

据考古学家在上世纪末的三十年间,在建始高坪巨猿洞通过先后九次的挖掘发现,这里是最早古人类活动的遗址之一,由此将人类起源的历史,从以往教科书上界定的五十万年,再向前推移了二百万年以上。

本文记述的凉水埠村,就在这人类祖先最早站立直行起航之地不远处的层峦叠翠处。

一、从一个融入川湘古道记忆的文字符号说起

凉水埠村位于恩施州建始县的中部,地处318国道、沪渝高速、宜万铁路等交通要道的附近。向东北方向去高坪和向西面去建始两个火车站,分别距离二三十公里。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凉水埠村隶属于建始县三里坝区域管辖,1987年底行政区域调整划归红岩寺镇管辖。

据《建始县传统村落》记载,自清朝以来,就有居住在这里的吴家、朱家和黄家的先辈们,把山里民族的勤劳智慧与独特的山水条件相融合,在这里开设了很多茶水铺子,招牌名称统一规范为“凉水铺”,后来又从单独的茶水供应,发展到以食宿、药铺医馆、骡马护养和粮草补给等更多内容的服务,开启了川鄂湘古道上“农商结合、以农稳商、以商富农”的商品经济先河。

“凉水埠”这个地方名称中的“埠”字,本意为停靠船舶的码头,即笼货物积贩商泊之场所。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建始县政协的邹海清先生撰成《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一书的出版问世,索引人们再翻阅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编修的《延陵世家之凉水埠支系》的记载才得知,原来“凉水埠”三个字的组合,是与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开拓奋斗史和迁徙路线联系在一起的。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有一位名叫吴大智的吴氏先辈为避水灾,携妻子邓氏和弟弟吴大全,担挑两子吴士玺和吴士安,一行五人,从祖居地监利县姚集出发,逆长江而上,先到四川奉节,期间辗转板桥、杉树坳、土墙坝、箱子山、高槽等地,一直未找到可以落脚安家之地,然后再转道湖北的施南府,最后机缘促成落户到恩施县的崔家坝。

正式落户崔家坝以后,刚开始以从平原地区带来的棉花种植和织布为谋生手段,从单一的棉制产品加工出售,以物易物,发展到拥有了自己商铺和多品商品储存交易的杂货经营之路,业务也逐渐拓展到周边地方的集市。

吴大智的二儿子吴士安因为商业经营,常年往返于建始东乡土鱼河集市附近的落水洞、龚家湾一带,发现龚家湾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地势平缓,溪流淙淙,是一个四水归池的好地方。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方小气候,他在心里掂量谋划,若能在此居家,尝试把祖居地江陵监利一带盛产的水稻种植方式引进,也许是一条发家兴业的好门路!

正好在这期间遇到当地一黄姓人家,因为老屋蛇鼠成群,田翻锈水,田宅欲求售多年都无人问津,得知吴士安有这个意向,双方很顺利便达成协议。吴士安将这些田宅买了下来,并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即丁丑年,举家从崔家坝迁入龚家湾。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一决断是有前瞻眼光的。

大约经历了四五年的探索实验和技术改良,先期在自家的土地上种出了水稻大米,接下来的滚动效应就是逐渐带动和福荫到周边地区的三

里坝、高店子沿线的山民,也吃上了自产自给的大米。不仅结束了建始东乡地区沿袭了近千年的单一以山地作物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还为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思想在山区的传播培植了土壤,极大地缩短了恩施地区,从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放时代的历史进程。

根据史料记载,关于吴士安将水稻作物种植技术引入本地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辛酸曲折的。我们在翻阅现存几个版本的《延陵世家吴氏族谱》时,都能看到这样一段插曲,记载有人讥笑曰:“好个吴士安,买田龚家湾,种了四五年,锈水还在翻。”但吴士安并不在意,而且未雨绸缪,一面安排长孙吴朝德在家打理家务和管理田间事务,一面自己着手在土鱼河建铺设市,准备下一步的产品交易销售事宜。

伴随一种生产试验的成功和源源不断的自产大米的上市,加上当时还没有商标注册,这一种知识产权措施,但“龚家湾”这三个字又不足以支撑起一种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产品推介名号。于是“凉水埠”三个字,作为一种与产品的生产要素相关的地名便应运而生。就其字义而言,水是稻谷种植所需的必要条件,而凉水是有浓郁山区地域特征的,还区别于江汉平原的江水灌溉。至于这个“埠”字,则与吴士安所代表的吴氏家族“数典不可忘祖、天马虽东不忘两极、越鸟虽北犹念南枝”的历史情怀分不开,是吴氏家族几千年的迁徙路线图和开拓创业的奋斗史的记忆浓缩。

据考证,吴氏祖先出自江苏延陵旧治,乃今之武进县,即现在的常州市,是周王朝所封吴国一位王子季札的封地。吴季札的一支后人迁居江西南昌,明朝期间迁入湖北江陵,中途有一分支从江陵迁到监利县姚集,再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迁入湖北恩施。

因为在来恩施之前的祖居地都是与水泊码头有关联的,这便是一个山外泊来词“埠”字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是“凉水埠”这个地方名称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透过一所学校的发展演变探寻凉水埠的根脉传承

在凉水埠小盆地中有一座四周环水、青山掩映的小山包,当地习惯

称之为“祠堂包”。小山包上建有一所学堂,便是新中国建立前后都很有名气的“铸英学校”,后来都习惯称呼为“铸英学堂”,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只是在新时期重新设计修建后,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将“学堂”二字改成了“书院”,镶嵌在主体建筑正厅上方的“铸英书院”四个大字,是当代文化学者、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陈方既老先生的绝笔之作。

新建成的书院,虽然设计布局相对原来的建筑风貌要简陋朴素一些,但仍旧赋予还原了一种历史的厚重与风骨,让人肃然起敬。

为什么在一个远离城镇的山野之地,会出现这样一个书院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就得从这个书院的前身和过往故事说起。

公元1917年,是以吴士安为开山祖的延陵世家吴氏支系,从恩施县的崔家坝迁入到凉水埠的第一个百年之交的重要年份,也是这一脉所承的吴氏家族,从白手起家到励精图治,走向人丁兴旺事业发达,各个方面都趋于向上向好的重要发展时期。他们总结和回顾这一路走来的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历代先祖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期间,从1817年开始,便由秀才出身的吴祚兰、吴祚芝(吴士安的儿子)兴办家学和私塾,长期设馆招收吴氏家族及邻近子弟入学受教。从道光十五年(1835)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三十八年间,吴氏考中举人、秀才者十多人。特别是在光绪年间,吴经明、吴经铨留学日本回国被朝廷钦赐举人,接着又有吴经礼试赐举人,使得凉水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边远山陬一下变得闻名遐迩。

民国二年(1913)春,吴氏族推荐吴光成为主事,全族合力在现在的书院所在地,仿照江南宗祠风格,修建了建始东乡地区的第一个家族祠堂。同时用族规的方式,明确了祠堂的三大功能定位为:供奉祖先牌位、举行春秋大祭和承办教育。

承渤海宗旨,享千秋烟祀;

阐尼山教化,启百代人文。

这是现存各种史料收录都能看到的当时镌刻在祠堂大门上的对联,

横批为“光前裕后”，可以佐证当时的建祠宗旨。

吴氏祠堂的落成，为创办吴氏私立国民小学奠定了基础。

民国六年(1917)秋，担任吴氏族长的吴光成借吴氏一年一度的“秋祭”集会机会，宣布吴氏祠堂小学成立，讲解吴氏族规中关于“教育”的规定：即明确本宗祠须附立子弟学校，凡家族有贫寒子弟不能纳费或聪颖子弟无力升学者，可申请家族会议免除或供其学费；明确学校之课程均依公立学校之规定开设。

民国七年(1918)，学校正式命名为：凉水埠吴氏宗祠私立国民小学校。

民国九年(1920)，学校更名为：凉水埠吴氏铸英小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学校纳入全县统筹序列命名为：建始县立第二小学。

此后，凉水小学教育逐步与现代教育同步。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办学理念，这里被办成了一所七年制的小学、初中混合制学校，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

若干年后有人总结，“铸英学堂”成功的要诀与特色：

一是举全族之力的经济保障。

即通过家族会议从族人的田地中划出一定规模的“祭田”，专门用于春秋祭祀和兴办教育，用族规形式规定，由三大房委派专人轮流负责经营管理，实行一年一轮换。涉及每年开展的较大规模的重要活动，则通过临时动议商议筹资办法。

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春季运动会，就是由二房的吴经猷出资举办的。

吴经猷从湖北省立商业学校毕业后经商，目光远大，经营有方，很多史料中都有他踊跃出资支持教育的记载，在本地的三里坝和汉口等地，开设有“义孚”与“庆孚”公司。

二是地理条件和师资力量的优势保障。

学校地处深山幽谷处，有三四百亩山林，把学校包裹在绿树丛林之

中。当南北军、川黔军在鄂西进进出出时期,这里遭到骚扰程度不严重、高、初两级学校从来没有停办过。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最严峻的时期,因为吴经明、吴汉宗、吴经邦、吴经昌、吴国宪等一批在学界有影响文化名人的参与教学下,学校更加兴旺,报名投学者更加踊跃。

三是先进灵活的办学理念是其命脉与底气。

专为大龄青年开设的“特等班”,学生从初期的二十多人发展到后期的二百多人。推行“有教无类”办学宗旨,开启了“女子入学”教育的新风,其中有一学年新招五十多位新生,女学生就有十四名,占比25%。

如新中国建立后,曾在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的吴钦贞、在鞍山钢铁总公司任总工程师的吴敬贞,都是于凉水埠早期学校毕业后,再入高中,继而考取大学的高材生。

据《建始县志》记载,自中国科举制度推行以来,总计产生的举人约三万多个,而从凉水埠这里就走出三十多位。

近百年来,先后从这里走出去的社会贤达及各条战线的知名人物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我国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各个重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这方水土乃至民族的骄傲。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伴随我国“一孩生育”国策效果的显现和农村地区学生生源的枯竭,乡村学校的功能向城镇转移后,凉水埠学校逐渐被荒残遗弃。

“十三五”时期,“乡村振兴”被纳入新时期的国家工作重心,曾经的凉水埠铸英学校,正式作为一张地方的文化名片提上了办事日程,并在红岩寺镇人民政府的主持下,通过民宗部门申请专项资金,于2018年重新规划建设成了今天的“铸英书院”,这也是一个地方沧桑与辉煌发展历史的缩影。

三、通过一些文化遗迹的展示分享诠释凉水埠的内涵底蕴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

凉水埠村能够为世人熟悉记住,除了前面所述的这些因素,还有一

个更重要原因便是,以当地吴氏家族为代表的历代先贤们,善于学习总结,因地制宜的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元素融入生活生产实践,积淀和形成了一套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观念,不仅具有浓郁的时代烙印与地域特征,而且润物细无声,寓教于平凡锁事之中。

譬如:“读书耕田,不忘祖法;守业耕与读,治家勤与俭;农不耕商家不富,商不兼农守不住;农为本,商为活,教为聪;家有三堆(柴堆、粪堆、粮堆)三声(小儿声、读书声、纺织声),其家必兴”等传家理念。朗朗上口,耳熟能详,通俗易懂。

有许多细心的探访者发现,至今在吴国桢出生地老屋的一扇残存的大门门页之上,还能依稀看到用墨汁书写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的治家遗训。

再如一些诗词楹联,不仅言辞朴素说理诙谐,而且还永久具有启迪教化意义。

现为凉水埠村七组付祖彦老师居住的老房子,曾经是吴祚兰所办私塾学舍中门,又叫“大吾门”上的石刻对联为:

宅身即宅心,须识存诚主敬;

由户思由义,所宜蹈道履仁。

吴光承住宅大门对联:

垂钓溪边,看禾垄上,游憩市场,纵遇狂风暴雨,只求我精神快乐;

勤理内政,善处外交,富强中华,虽然家危国破,还望尔子孙发达。

吴光承住宅东门联:

绕屋有逸兴,看绿水一溪,青山四面;

传家无别业,惟薄田数亩,旧书无车。

吴经明从陆军中将任上退休回家,被委任为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校长(1934—1938)时,为学校撰联:

二三子异地同来,莫愒岁顽时,辜负光阴失远志;

五千年斯文未坠,冀达德成才,粹精学术障洪流。

吴经明为一座风雨桥作联两幅。

该桥最先为其吴氏二房祖辈吴祚芝筹资修建,历经百年风雨,两次被毁,第三次重修后,地方父老乡亲以吴祚芝的字号命名为“灵谷桥”,上世纪七十年代再次被毁,2016年由红岩镇人民政府恢复重建,该对联也复刻其上,现为凉水埠村的一道风景。

其一联为:

千岭遥来夹岸峙;一桥横锁两溪流。

其二联为:

愿遵老人取履命;乐听孺子濯缨歌。

由此及彼产生链接,现今能在凉水埠看到的另一种文化遗迹,就是碑刻与匾文。

现存一处历史记载较清楚的物证实物,是在离吴国桢故居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有一块孙中山先生题赠吴氏先祖的墓匾,高约一米,宽约八十厘米,正中位置题赠“岵岵同瞻”四个大字,左侧书“大总统誄词彤编垂范”,右侧为“大总统褒词贤孝可风”。

经专家考证,“誄词”是古代累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的一种文体,“彤编垂范”是对死者文章著述的称道。“褒词”是上对下的一种奖掖,“贤孝可风”意为对其娴熟懿德的褒扬。

该墓匾是吴经明的祖父母,即吴国桢、吴国柄兄弟曾祖父母吴朝纪、徐氏合葬遗证之物。吴朝纪在清朝官封宣武都尉(四品),徐氏被授恭人。

关于匾赠,有史可查的匾赠便是,吴国桢的祖父吴光承在北京过七十五岁生辰时,黎元洪、段祺瑞、蔡锷等政界名流为其题赠寿匾。其中段祺瑞题赠的“伋福齐年”红绒软匾,在吴光承八十寿辰时,儿子吴经明以此为模板,另外制作了一块木质寿匾挂在凉水埠故居的凉亭上。

此外,有一段凉水埠人记忆中的风景与趣话。

即在两条溪水汇合通往下游落水洞方向的上河口处,曾立有一座一丈多高的“兆碑”,其外观造型和碑石所承载的寓意功能,应该同现收藏于山东泰安市博物馆的汉代“张迁碑”相仿佛。

碑刻序文乃时任“铸英学堂”校长兼教务主任的吴经文所作,他是吴光承的第四子也是吴国柄、吴国桢的四叔。

据多位凉水埠老一辈人的回忆介绍,在这座“兆碑”落座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里,无论是先天造化的石材选料,还是后天的人文创作与雕刻加工,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关认识记忆凉水埠的重要名片与标志。

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几十年前,当这座赋予了“天人合一”宇宙记忆的标志物,像当年国内许多珍贵文物的命运一样,在一阵凄风怪雨相伴的打砸之锤声已经逼近,即将毁于一旦的那个六月天的正午时刻。

突然,黑云盖日,暴雨倾盆,电光火闪,只听见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随后便是噼噼啪啪的异物落地声,室内躲雨的人群还以为是在打冰雹。

几分钟后,雨停阳光出。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兆碑”在刚才那个瞬间,已经化为若干碎石,撒落了附近一大片。

从这一刻,这座碑石同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记忆,也随着那一声巨响而化为了随风而逝的尘埃……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它却以另一种方式留给后人们一段思考与念想!

很多上了年纪的当地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这座石碑立起后的某一年,有一位过路的老者,因为路途中生了一场大病而又身无分文,得到吴氏族人的救治,康复后还送给他回家的干粮与盘缠。

送走他后,族人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在这座石碑背面的空白处,留下了一首很工整押韵的四句诗。

即:“吴氏历祖德,青石生傲骨;宁为雷公劈,不受恶人辱。”

原来,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天地之间,都是相互支撑和有通灵感应的,只是太多没有被人类探知读懂而以。

而今,当年与这座“兆碑”有故事关联的人和事,虽然已经远去。但这位老者以及老者所留下的四句诗,连同那座消失了的石碑,早已刻入

了凉水埠的历史记忆,并转化为一种象征为人气节和高尚品格的“青石精神”,融入了一代又一代凉水埠人的血脉!

四、摘抄几位历史人物的生命简历见证凉水埠的峥嵘沧桑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说:“早稻田大学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学府,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上世纪,早稻田大学就招收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

在这“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位便是来自中国恩施的凉水埠村,他的名字叫吴经铨。

吴经铨(1878-1937),字史三。二十三岁中秀才,1902年湖北方言学堂肄业后公派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归国后,部试优等举人出身,补七品京官到外交部工作,此后,先后任张家口和安东(今丹东)审判厅长、奉天高等审判厅庭长、湖北宜昌法院检察长等职。

与吴经铨前后时期赴日本留学的还有他的堂兄吴经明,则在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的专业是陆军,归国后部试优等第十位,赐举人出身,授步兵副军校。

吴经明(1876-1970年),二十二岁举秀才,二十三岁经心书院肄业,二十七岁派赴日本学陆军,三十二岁任保定陆军学校教官,此后一直在军界履职,四十六岁授陆军中将,五十六岁卸职回建始,五十八岁应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举荐任省立十三中学的校长。

当时的省立十三中学,在他经营领导下的五年时间,校风肃然,成绩显著,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

吴国桢(1903-1984)中国凉水埠人,字峙之。

从1926-1953年,先后出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市长、重庆特别市长、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长、上海市市长、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等重要职位,1953年4月,因与蒋介石父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政治主张分歧,辞去台湾省主席等职务,与妻黄卓群前往美国,受聘于《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

自1966年后,任教于美国阿姆斯特大学。

在美国期间的三十年,是他有时间静心关注思索国家民族命运和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年,并积一生的心血积累撰写出版了《中国的传统》一书,主张仁政,反对专制。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无时不关注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前途命运。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读到好友杜建时带给他的《邓小平文选》后,对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主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次他在写给好友作家江南的信中说:“邓小平先生的文选,我看了三遍,并用红笔加上了圈点和批注……邓先生我极钦佩,如果中国朝现在方向走下去,再过十五年,未来的世界,将是中、美、日三国鼎足而立的天下。”

令人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就在他应国家名誉主席邓颖超的邀请,计划第二年(1984)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之前的6月6日,在他美国的居所九松园溘然长逝。

他的故乡凉水埠,这一次没有等到游子的归来!

吴国柄(1898-1987)年,字政衡。著名的市政建设专家、学者,其著作有《军事工程学》《道路工程学》《铁路火车工程》《英国留学记》《徐树锋将军与我》《江山万里行》等,1987年在台湾去世,享年89岁。

“用工程的方法改良中国,造福一方百姓”是他平生的追求与执念。

在他的弟弟吴国桢任武汉市长期间,吴国柄担任政府参事兼工程主任,亲自设计、主持“修建汉口中山公园、改建湖北省公舍、修筑沿江河马路和江滩下水道”等重大工程。由于工程坚固,谋划得当,化险成功,数次接受重大洪峰检验,解决了汉口地区数百年洪涝肆虐的巨大隐患,得到时任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将军“赠马酬庸”的嘉奖,并以“国柄”二字为一段道路命名,表彰其劳绩,至今为武汉人民谈古论今的重要话题。

吴修垣(1925-2018)年,中国建始凉水埠人,原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少将军衔。

民国三十七年(1948)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分配到“重庆号”巡洋舰服役,从准尉鱼雷军士兵起步,次年任该舰鱼雷部主任、海军干部学校情报系英语教员等职。

1949年10月在上海吴淞口参加“重庆号”起义。

1970年10月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

1979年春天,重新安排工作到大连外国语学校教书。

1980年恢复军籍,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舰艇学院外语教研室,先后任教员、副主任、主任、教授。

1985年明确副师级。

1986年1月代表中国出席日内瓦17国海军专家技术会议,为修订《日内瓦公约》提出议案,得到会议主席及代表的好评,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政治委员李耀文签署通令记三等功。

2018年,去世于大连老虎场海军干休所。

著有《鱼雷武器》《鱼雷的战斗史》《海军基础英语》等教材,1999年11月翻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玉庭(1895—1951年),谱书名吴经书。1917年施南中学毕业,又以榜列第六的成绩考入武昌高师,因家中负担颇重,便留在家乡凉水埠教书。

三年后,被乡民公推为自卫队队长,再后来出任县常备队副队长,县保安团副团长。

1928年出任三里区区长。

期间,为探寻社会变革和抗日救亡的道路,结识了三里联中党组织负责人李世荪等,开始用其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湘鄂西区委组织部长王致中、鄂西特委代理书记魏泽同、特委书记何功伟、特委宣传部长马千木和徐远等,都曾在吴玉庭三里区的住处研究部署工作。

1941年鄂西特委遭到破坏清洗,代理建始特委书记孙士祥来三里

坝,通知他紧急撤离转移完最后一批暴露党员和进步学生,并把所有不能转移的党的机密文件收藏好后,进入休眠状态,等待组织的指示,创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三里机关十二三年安然运转的组织奇迹。可这一休眠就是十年之久,直到1951年7月,他含冤被自己的同志处死,也未泄漏党的秘密和暴露自己的身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尘封的机密逐渐解冻,吴玉庭的去向,引起了党的高层组织关注,冤情得到证实澄清,烈士的灵魂在他离世三十五年后的春天,终于回归安放到了他应有的位置。

现到每年的清明节,都能见到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党员同志,自发组织年轻一辈,前来他的墓碑前,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思和敬意!

邹海清(1949-2021年),土生土长的凉水埠人。曾任建始县第四届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中共建始县委党研究室主任、《建始文史资料》《建始党史研究》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理事兼建始分会联络处主任。

自幼小便在凉水埠小学接受启蒙教育。

十多年后,又回到这所学校担任多年中学年级的老师,后来转行从事文字、文史工作。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常听桑梓的父老讲述凉水埠的人文趣事,再后来,自己又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得以有机会站在更高的层面和立体的视角,见证和思考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由此对自己故乡曾经的人物与过往,也有了更加通透辩证的认识。

于是,在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良知与责任感的驱使下,他把整个后半生,都用在了以凉水埠为始发地点的文化整理与挖掘。

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他硬是行程数万公里,遍访大半个中国的各级图书档案部门查找原始资料,采访近百位年事已高的历史见证者。

在最简陋的环境里,用最原始的书写方式,汇集史料280万字,编写

出版了六辑《建始文史资料》，约用稿170万字。

耗费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吴国桢》的撰写编纂。

作品出版发行以后，全国政协《文史通讯》载文给予很高评价，作品分别被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格林哈尔、阿姆斯特朗、威斯康星州电工大学的图书馆收藏。

他让山外的世界，通过凉水埠这个小山村和《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进一步增进了对建始乃至恩施大地自然禀赋与人文魅力的认识了解。

同时，也为一块古老土地上诞生的年轻自治州，更好地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立足世界，构筑了平台搭建了纽带！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

五、借咏四句古诗词的意境牵手凉水埠再谱新华章

我们在一个地名故事的牵引下，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凉水埠出发，重走了川湘古道，趟过了淙淙溪流，膜拜了“铸英学堂”，参观了文化遗迹，又对话了几位历史人物，正在情不自禁被万千思绪萦绕的时候，又一次联想到曹操《观沧海》中所描绘的意境：“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译成今天的白话文表述就是：巨大的海涛将一轮夕阳吞没，又将一轮明月推向天空的舞台；灿烂的银河星汉，围绕着夜空的新主人，在海波的起伏里时隐时没。

本文资料来源：

- ①《建始县志》1994年版。
- ②《中国共产党建始历史》第一卷。
- ③《建始县传统村落》《建始记忆》《建始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 ④延陵世家吴氏族谱《我和我的家族》，吴经题著。
- ⑤田园调查走访。

同盟会员刘希无被军统关押致死的经过

刘中叔

一、刘希无对蒋介石政权不满的由来

刘汝璘,字隼屋,改字希无,笔名大岩山人,湖北省建始县人,生于1885年12月,卒于1942年12月,于前清末年毕业于两湖师范学堂。在校攻读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反抗满清王朝的血腥统治,曾首先剪去发辫子,事为学堂总管张之洞(湖广总督兼学堂总管)所知,乃对他暗中进行监视,他于是乃假发缝于瓜皮帽后沿,伪装于头,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继而武昌辛亥首义,一声炮响,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缔造了中华民国,他在孙先生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主要负责撰写革命宣传文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悉被遗失,不幸只字无存。

刘希无在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先在湖北省咨议局任议员,曾对黎元洪反人民的种种行为提出弹劾案。我于1913年1月13日生于武昌,因命我乳名为弹生。1914年他响应孙先生号召,赴湖南水口山办矿,支持工人运动,为革命作宣传工作。1915年应孙先生密召赴广州,在孙任大元帅期间,充当大元帅府秘书,以后被派往广东碣石海关,充当海关监督。在陈炯明叛变时,他曾奉孙之命,毅然见陈,晓以大义,乃陈顽固,拒不接受,而自绝于国人。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他曾以老党员身份,批评蒋介石不应同室操戈,自此以后,蒋对他极为不满。

在1927年上半年,宋子文和汪精卫上下其手,在武汉大发“国库

券”，搜刮民脂民膏，娼妓充斥，赌窟迭起，民不聊生，他在南京撰文揭发宋子文上述危害人民的罪行，标题是：“呜呼湖北！呜呼子文！”并将此报寄回武昌，当时我已十五岁，故印象颇深。

在1929年3月，蒋介石与李宗仁反目，蒋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指责“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不接受“中央”命令，率领所谓讨逆大军，以夏斗寅军为先头部队冲入武汉，亲蒋派为蒋捧场，举行“欢迎会”于汉口新市场，他参加后曾即席发表演说，大意为：“我认为今天的欢迎会不是欢迎会，而是一个追悼会，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啼饥号寒于水深火热之中，死于饥饿者大有人在。而现在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死于战祸者更多，上何以对先总理在天之灵，下何以对江东父老、兄弟、姊妹？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会应该是向死难同胞举行追悼的会。”蒋介石当时听了之后，大发雷霆之怒，左右有劝之者说：“他是刘疯子，他的话不要听”。因此“刘疯子”之名，由此而来。

1931年上半年他又以老党员身份写信给蒋介石，揭露蒋帮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二十余条。大意是：蒋宋孔陈在美国银行有大量存款，而中国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蒋推行法西斯独裁，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绑架暗杀，时有所闻；蒋宋孔陈统治人民有如打牌搬庄，轮流宰割人民；今天社会上烟、赌、娼遍地皆是，乌烟瘴气，骇人听闻；农村经济破产，保甲长残酷压榨人民；城市横征暴敛，工厂倒闭，“大拍卖”成风，无人购买；大学生毕业无处就业，无异于失业……，整个中华民族已经濒于死亡边缘，衮衮诸公，率兽食人，总理有灵，何以安心瞑目？从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

二、刘希无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的事实

1932年到1935年，何成濬在湖北任省主席时，贪污腐败，荒淫无度，吸食毒品，狂嫖烂赌，女学生被何诱奸不乏其人，知者敢怒而不敢言，他即行在武汉报上撰文揭露何的罪行，指出何是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因而有恃无恐，胡作非为，肆无忌惮，何拟派人对他迫害，准备下手，他经友人劝告愤而赴南京，办有“乙乙俱乐部”，反对蒋、何危害人民的罪行，蒋介石

石派特务将他逮捕关入南京丰富路军统监狱,历时三月才释放出来。

1938年5月武汉行将被日寇践踏之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奉蒋介石指示,趁搬出武汉去重庆之机会,将他秘密逮捕运送重庆后转运贵州息烽监狱关押,至1942年,历时四年。他在狱中不幸逝世。

三、刘希无被军统特务秘密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病重而死的事实

刘希无秘密被捕后,一直渺无消息,家人多方打听而不得。抗日战争胜利后,据军统息烽集中营释放回武汉的一个青年(是吴佩孚副官长的儿子)谈及,才知他在息烽关押过。刘希无在息烽关押时常教他写毛笔字和篆刻图章,又为他讲古典文学。因为刘希无长于书法,无论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以至隶书,汉魏碑和行草书法,均有造诣。曾为老友撰写墓志铭,并将碑文作好石刻,独具一格。所有他撰写稿件和篆刻图章印本,被军统特务劫走失传。

重庆市政府参事室文史工作组为了查清对他死难情况,去函给在美国的周养浩,复称:“刘希无,我还有印象,1941年我接任‘息大’(军统内部叫息烽监狱为大学,叫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为中学,以外的集中营叫小学)时,他已关押在此,那时候他年事已高,似已七十余高龄了。据称,他任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职务,因他不满意蒋政权,时发牢骚,致遭关押,他着手写小篆字体,曾替我写过一幅小篆字画,甚为工整。大约我们相处不到一年。他是病死或释放的,我记不清了。总之,我在‘息大’和他相处甚佳。刘在‘息大’时曾和我坦率谈起对蒋政权几点不满之处,我虽表同情,但告诫他空言无益,徒招祸害,再勿倚老卖老。”

重庆市政府参事室文史工作组又向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孙壶东同志查对,据其复信称:“1942年底,我在息监三室时,见到刘希无同志。久之,知道刘是国民党老党员,当过省议会议员,有不满意于蒋政权及湖北省一些官吏的言论,故经戴笠撤出武汉机会,将刘逮捕,外有“刘疯子”之称,在狱中,他身体很弱,食量很少,他还给同狱的人讲哲学(老子、庄子)。后来病重而死。”

据悉,孙壶东夫妇为民主人士,当时是和刘希无一同关押在息烽监

狱的。

四、刘希无对共产党人在革命活动中给予掩护照顾的事实

刘希无一生潦倒,蒋介石、何成濬等先后诱以高官厚禄,皆遭他拒绝,其秉性耿直,嫉恶如仇,仗义直言,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深恶痛绝,同情工农群众,对于共产党人革命活动也极力支持。我记得清楚的是,在1928年下半年,他由南京到武昌时,曾掩护过一位共产党人毕瑞生,毕住在我家武昌文佛阁中和里十四号半年以上才向上海转移。

我记忆中的长梁子老街

袁宗和

我的父亲叫袁纯一(字静斋),老家在茅田的梦花岭,1937年,他在长梁子老街修建了一栋石木结构的四层楼房,他看准了这里的商机,在这里居住经商。1939年,我在这里出生,以后长大成人,参加教育工作,目睹了长梁子老街从抗日战争到新世纪这六十年间的沧桑。

长梁子,因有一座绵延近十里的山梁,从石板山延伸,过朱家包至此而得名。相传很早以前,这里曾有一座火神庙,每晚必开一朵莲花,故而被人们视为宝地,于是便有人在此修房盖屋。清末民国初,人家还不算多,只有本地向氏、胡氏家族在此居住,未形成集市。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开始有外地人迁入,逐渐形成了街市。特别是1938年武汉失守后,宜昌武汉一带的所谓“下河人”纷纷迁,迁入人家有宜昌的陈俊夫(陈德君)、邱炳轩(邱发玉),武汉的陈晓兰,还有山东的周克家(周在清)等。再加上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迁入,来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还带来了风琴,是由人工从巴东背来的,使得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不久,在长梁子山下面的黄石板(现在叫九道拐)的后河边、公路旁修了汽车站,国民党第八十六军来驻防,这一带就更加繁荣了。

抗战后期,长梁子住有百十户人家,形成了一条整街,分上、中、下街,街面不是很宽,全由青石板铺成,设有下水道,街面基本无积水。凡有坡度的地方,都铺有石台阶,约有百十级,我家与曾家间就有四、五级

台阶。中街因地势不同分为上下两层。

每逢双日集市开场之时,很远都能听到街上的嘈杂声,闻到油烟味,四乡八里的人们都来赶场,带来各种土特产品、山杂货来此交易,换回生活必需品、洋货,甚至建始城的挑小担子、拿秤、挎布口袋的小商贩(当时叫做“燕儿客”)也成群结队来赶集打货。到冬腊月间,人流如潮,街上人挤人,小孩子只能从人缝里钻。

街上做各种生意的都有,我记得大致有这样的一些类型:

上街以熟食,小吃为主。有张云开的粑粑铺,金仕刚的油饼,还有煎豆腐、凉粉、酒摊儿、欢喜砣、汤圆等,尤以牛皮干(是一种豆腐干,薄似牛皮,故名)、豆丝糖、梗梗糖、碗儿糕等出名。都是在街面上摆摊叫卖,一片热汽腾腾,油烟扑鼻。

中街以肉食、斋货为主,“斋货”是当时人们对糖食糕饼的称呼,兼有布匹生意。有尹良文、金义寿等人的肉摊,每场约有十余头猪的交易;有胡义勋、胡义贵、杨兴斋的斋货铺,有黄子衡、吴麻猫、范前宏等人的布匹铺面或货摊子,有土布、家机布、花布等五颜六色的布料。

下街有猪行、茶行、粮行等,还有赌博场。铜鼓包(那时属建始管辖,现在划归重庆市巫山县管)、巫山县庙宇的猪贩子将猪仔大挑二挑地运来贩卖;茶叶在三个茶行交易;粮行更是热闹非凡,有大米、包谷、黄豆等品种。更有趣的是卖包谷用“行升”,一种梯形体的升子,先用正面装一升,还要翻过来用底堆一堆,这才叫一升。在骡马店里有公开的赌场,有推牌九、掷骰子、押宝等,政府说是要“禁赌”,但是对这赌场,也无人去干涉,无人去制止。

街上住户人家,大多自家开有店铺,有的店铺还有名号,如胡经选开的杂货铺叫“大同春”,我家开的布庄叫“利成”。

在街上有剃头铺四家。上街有雷代招,中街有兰世祥,下街有朱光华,都是外地人;本地人有栗哑巴,手艺不错,我常去剃头。

街上有向家、陈家两间丝烟铺;秦兴发、胡义炎、曾伯村三家银匠铺;还有四家客栈,我的外婆金仕梅就开着一家。

街上有中药房四家。上街的邱炳南,中街的朱祥辉、唐康廉,下街的李金山、尹少容,邱炳南医术和生意最好。临近解放时又迁入一家西药房,老板邱剑波。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老百姓有求,他们 also 去四乡出诊,人们就医买药很是方便。

街上还有邮局,当时叫“邮政代办所”,由中街胡义君经营,业务还算正规,可以寄信、订报纸、寄款等。邮件完全靠人力挑送,每天都有“邮差”挑着邮件往返于巴东和恩施之间。

人们所用钞票发生过几次变革。我小时候用的是铜板,也叫铜壳子,有一百文、伍拾文两种,是四川出的那种,当时一切以铜板交易,我现在都还存有几枚。十文可以买一个米粑粑,我记得有一次邱贤渭家里给他十个铜板,他觉得给少了,站在校门口一个个地甩到下面麻园去了。后来又实行“法币”,再后来用金圆券,物价飞涨,有时在上街可用的纸币转眼下街不用了,又换成另一种纸币。最吃香的是用银元,有“袁大头”、“船牌”,近解放又开始用铜板。

街上的行政机关是乡公所,那时候叫“中正乡乡公所”,在中街,乡公所没人站岗,任由人出入。有若干名乡丁,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热场时在街上巡逻,晚上查禁烟片,还查客栈里的住客。街上社会治安基本良好,打架斗殴、偷抢之类的事情少有发生。乡公所内有牢房,木质结构,很黑,平时关四乡抓来的壮丁,关几天就送走;也关过人犯、大烟犯等。政府说是禁鸦片,吃鸦片的人,不管背景如何,抓到就关进牢房,我就看见过小三姐、许耀明、彭植繁等人被抓,关在乡公所。但国民党根本就禁不了烟,禁而不绝,乡公所只是为了应付上边,被抓关在乡公所的人,不几天就放了,不了了之。我还曾看见曾智廷家楼底下有人公开开烟馆,随便进入,躺在床上抽鸦片,完事后付钱走人,但开的时间不长。我推测,也可能是乡公所去管了一下,就关闭了。

街上有三处栅子门,为两层建筑,上层为阁楼,可以防守,下层为两扇大门,夜晚关闭,此为防匪防盗。上街的在杨经一屋旁,中街在张义良家房,下街的在张前星门前,每晚有人防守,朱家垵有碉楼防守。

在抗战后期,长梁子经常驻军。先是八十六军驻黄石板山及汽车站,后是二军驻陇里。小股部队就驻街上,大部分驻学校。小学生们很喜欢驻军,因为一驻军就放假,一般驻十天半个月就开拔,少部分驻民家。军队纪律还算严明,也不骚扰老百姓,还帮学校搞建设,修操场、做花台、整道路。还有税务所,管收税。

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一直在我家办学,我就是在这小学发蒙的。我记得老师中有校长王秀兰、校长严敬琪、女教师李英志、何定群等。两位女老师住在我家,是我发蒙时的蒙师。抗日战争胜利,第一小学迁回汉口,王秀兰校长是武昌人,没有回去,她与在老街开铺子的沔阳县(现在叫仙桃市)人刘子异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就定居在这里了,后来不幸得了精神病,但不吵不闹,每天在街上跳舞,由于没有得到医治,病情逐渐加重,亡于1960年。其他老师们搬迁回汉口,迁走后再无联系,到1960年,全国召开“文教群英会”,我在报上看到武汉市的代表有李英志的名字,就认定是我儿时的蒙师。因不知道地址,就写信请武汉市教育局转交,不久何老师给我回信,说李老师去北京开会未回,她就代为回信了,她们二位任武昌县华林小学任教,一直住在一起,都未婚,于是我与二位老师恢复了交往,三年困难时期,还托邱贤淑给二位老师带过猪肉、猪油,直到二位病逝。

抗日战争时候,外地迁入人数很多,加上省立第一小学校的建立,给长梁子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街上有杨开举、黄国本等人聚唱京剧,薛谷娃子等人唱皮影戏;大户的人家,请了有学问的人,在家中堂屋里摆上讲桌,讲忠孝节义的道理和故事,当时叫做“讲圣语”;还有很多商人打篮球,学校经常演戏剧,人们生活在很有文化的氛围中。

第一小学迁回汉口后,政府为发展教育,由乡公所统筹,各保甲承担义务,新建了“中正乡中心小学”。新学校是一栋八间教室的土墙屋,分两层;另一栋木质结构的办公楼兼教师住房,还有大礼堂。教师以本县人为主,如樊玉山、严钦芝、邱荆山、龙世淑等。还有四爸的高农同学有邹勃然、熊卓劳等。我继父陈曙东接着施春芳之后任了一年校长,直到

解放。我就接着在这小学里读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人民捐出衣物、食品等,送到中国称为“救济物资”,由国民党政府分发到各地。1947年我们学校分到了一些,几个教师改装了,校长施春芳穿了件黄色军大衣,严钦芝等几个老师穿上了尖尖的皮鞋。我也得到一顶空军飞行帽,外面是皮子,里面为绒质,前后有遮阳,可以折叠扣上,旁边双耳也有遮盖,可以打开扣上,这顶帽子我戴了好多个冬天。不知乡下的老百姓有没有?

教师中出现过二位地下共产党员。一位叫刘光树,一位叫熊孟铄,都是建始人。他们二位给我们上课,不用国民党的教科书,而是要我们手抄课文,如:《人力车夫》、《背影》等,在课堂上骂国民党蒋介石,还给我们讲“南京失守”、“武汉失守”的故事;给我们办“星火”壁报,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镰刀、斧头、五角星画刊头;在教室里后面墙上写“学习要深入”、“批评要彻底”、“检讨要大胆”、“工作要自动”等大标语,标语保存至解放后都在。受他们的教育,我们同学中较大的周在清敢在地理书的封面上写“朱毛万岁”四个大字,被邹勃然老师看到没收了,至解放后才将此书还给周在清。解放时他们二位在校门口欢迎解放军,和解放军握手,这些都是解放了我才知道。解放不久他们二位就去了省城。刘老师在省委机关工作到退休,2007年8月来过我家,我陪同他去长梁子街上怀旧,走访和拍照;听说熊老师去武汉后,不久肺病亡故。

解放前长梁子人口少,尤其是青少年不多,因此读书的人也少。由于省立第一小学的进驻,促使部分人外出求学。记忆中读中学的仅有曾书廷、杨开忠、杨开林、吴杨学、邱发明,中街的秦传蒲、范恢寿、范恢玉、胡义宗、尹志全、秦传润、陈小兰、陈小桂、陈光亚等人,先后毕业或在读。解放后也就是这批人早早参加了工作。

1949年后,就是解放了。开始一段时间,长梁子没有行政单位,属茅田区管辖,只派一两个行政人员住在街上。1950年下半年就设了长梁区,区公所在原乡公所住地,设有区长、委员若干人,还驻有区中队。一直到1958年迁至头坝堰改称“公社”。从此街上再无行政单位了。

解放后,经营“邮政代办所”的胡义君被划为地主弄到了大坪,“邮政代办所”由政府接收,业务照旧。我曾经从这里代表学校给抗美援朝部队汇过捐款。

解放后,人们还用了一段时间的铜板,1950年下半年,钞票又变了,开始用人民币,票面有50元、100元、1000元、10000元。1955年,政府又发行新的人民币,新币1元相当于旧币1万元。

解放后,“中正乡中心小学”改称“长梁子小学”。第二年,土墙教室突然垮塌,学生们无处上课,就迁入我家,前面仍做生意,后面办学。当时学生人数很少,全校也不过百余人,老师也只有六七个人。我在此一直念到小学毕业,我们班只有六个人:我、曾智廷、邱贤渭、吴玉珍、杨开骥、张前星,与五年级合班,由鲁良焯任班主任。1951年秋,这第一届六个毕业生毕业了,1954年,这六人初中毕业,曾智廷、张前星和胡心智参加了工作,其余几个人继续读书,中专毕业工作。我在恩施师范毕业后作了教师,仅杨开骥读高中考取了大学。这以后,长梁子小学的陆续几届毕业生多人考上初中、高中和大学。长梁子最早的大学生是余宗勋、杨开骥,后来有邱贤淑、曾吉庆、汪传斌、杨锡太、卢少炳等人。这期间,很多人学历不高但国家缺人也参加了工作,像张义让、向泽元、杨开举、周在清等,以上人员参加教育工作最多,使得长梁子人认识到,要有前途必读书。据五十年代末有人统计,长梁子街上人户,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有人参加工作,共计五十多人。

长梁子小学在我毕业后,迁回原址,我家的后面便空了。这时长梁子第一次办银行,看中了我家的房屋,说要买下,价为旧币5千万,也就是新人民币的五千,我从此失去了老屋。

解放初,社会稳定,长梁子街上仍然很热闹,商铺生意兴隆。人们情绪安定,一切正常。县里组织剧团来演出“白毛女”。街上成立了“村剧团”,唐谋海、陇里的向兴凤为演员,排演时事及家庭生活节目,由我的继父担任导演,经常在大场坝演出。

1953年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有两种很大的变化:一是土改后期,

除我家之外,被划为地主的都被弄下乡去了,尹星臣、胡义坤、胡义端、施家去了大坦,胡心谋、彭植繁去了后槽,胡义君去了大坪,朱家几家去了朱家垸和后槽,一下子街上少了不少人。大的商家没有了,生意人走了,自然冷清多了。二是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改行进供销社,邱家、秦家、张家、粟家、吴家等十多家在家里铺面都关了,每家出一人参加供销社,全街就只有供销社的几家铺面了,有布匹门市、杂货门市、生产资料门市等。热闹的小吃业没有了,肉摊没有了,凡是由私人经营的店铺一概没有了。赶场的乡里人少了,原来热闹非凡的,充满着油烟味的情景一下子没有了,街上再也没有了喧闹,一切都变了。

1953年长梁子成立了联合诊所,几家原先的中药房入股参加国有诊所,开在邱世维家。有白云老中医刘晓涛、茅田梦花岭的吴四先生坐诊,我几次看见他们为我母亲会诊。后来由大坦的肖湘凤接任,并培养吴名楚、潘宗银为接班人,不几年随着机关迁往陇里;解放初,还开设了公家的西医院,由一个姓邹的外地人担任医生,不久搬到原乡公所,当年看病的人不多,又不久,公家医院在陇里修房迁走,街上就没有诊所了。

1956年在供销社的组织下,街上又设了缝纫社、铁业社、理发铺和小吃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八、九年。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原来在街上经营的供销社、银行、税所、邮政所、医院、缝纫社、铁业社、小吃馆、理发铺等统统搬到陇里去了,从此街上无商业、无服务,成了死街一条,再不是原来的长梁子了。唯一剩下的是小学还没搬。

到了“文革”年代,由于政策的演变,街上又发生了变化:一是知青下乡,二是居民下乡。原来吃国家供应粮的住户们,统统被下放下乡,街上人口大量减少,由繁华热闹的街市变成了农民的一个居住点,组成了长梁大队第六、七两个生产小队。这以后,人们纷纷迁走,或是将原有的房子拆掉重建,七十年代后期,街上也变得破败不堪,没有往日的生机了,成了一条猪屎街。

小学最后还是搬了,由于人口大量迁往陇里集镇,我也是其中的一

家,学校再设在此处已很不合时宜。当时我在教育站主管学校建修,于是我牵头多次写报告迁校,1996年获得批准。于1998年开始征地建校,长梁子小学迁至陇里,老学校校舍逐渐变卖,现在再看不到原来的面貌了。

交通和用水一直是长梁子老街的劣势,我想,这是长梁子老街最终走向没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吧,到现在才有所改变。

长梁子地处高岗,不通公路,从山下的巴建公路(现在的209国道)到长梁子街上要步行,走两里多的石板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街上农户集资,加上政府资助,修通了从陇里绕山到长梁子的水泥公路,后又与长梁村各组联通,现在可以说是交通发达,出行方便了。

长梁子缺水,是“河在山下流,山上用水愁”的自然环境,上下街只有四个水井:上街樊家(学校坎上)、皮子沟,下街石场和骡马店房,基本够用。但到天旱时,就得去后河或朱家垸挑水,洗衣更得下河,很不方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人们陆续找水源,到处挖坑接水管,现在大多数人家都吃自来水了。

新世纪来临的前后,街上六、七两个生产小队改成了长梁村六、七组,村民纷纷拆掉老宅建新居,街上有了新面貌,宛然成为一番乡村田园的境界,再也找不回旧日的局面了。

我家的老屋,几经买卖转让,最后,具有文物保护意识的袁鲲出资买下,免遭拆除,2007年县电视台去做过一档节目,叫做“袁家老屋”,特请我去介绍老屋的建造经过和使用历史,并在全县播放四次。2015年又被县政府设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这是长梁子老街现存的唯一一点历史遗迹了。

大寨槽

崔显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上以钢产量为纲,农业上以粮食产量为纲。而农业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的闯劲,消除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

建设“大寨槽”,则是以治山、治水、治土为目的开展“三治”建设。在当时的背景下,恩施专署领导提出学大寨、赶泉口,大搞“三治”建设的要求,建设农业当家田。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大队,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是全国拿工分为工资的农民国务院副总理。接任陈永贵任第二任书记叫郭凤莲,昔阳县委委员。泉口是湖北省巴东县泉口公社,公社书记张植弟,带领人民群众,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坡地上,治山治水治土,改沙地为梯田,保水固土,建设当家良田,成为全地区的先进榜样。

我们大队是鸦鹊公社中村大队,与建始县红岩寺公社近邻。1973年盛夏,恩施地委驻村干部提出从建始县高坪公社至恩施县鸦鹊公社,沿县级道路两旁改造山地、搞坡改梯、治山、治水、治土,建设恩施地区的40公里“大寨槽”。因从高坪公社到鸦鹊公社80华里沿公路的地貌是一个长槽,所以称为“大寨槽”。建设大寨槽提出的口号是:建设大寨槽,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建成当家田;粮食高产量,群众吃饱饭。

鸦鹊公社当时提出早安排、早动手,在苞谷林里先打好炮眼,秋收后,放炮炸顽石。归纳为:“苞谷林里钢钎响,秋收后,万炮齐鸣换新装。”

摩拳擦掌,准备建设大寨槽

一是思想准备。层层武装、动员、统一思想。把思想统一到恩施地委、恩施县委、鸦鹊公社党委的统一部署上来,县里召开紧急会后,鸦鹊公社召开干部会(各大队支部书记列席)传达地委、县委会议精神,安排工作任务,介绍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出“学大寨、赶泉口”的要求,接着各小公社、大队层层召开会议传达精神,积极行动,尽早安排“三治”建设工作。

二是队伍准备。公社大队召开会议后,各级积极行动,在公社成立“三治”建设指挥部,各大队、生产小队成立以共青团员、基干民兵为骨干的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文艺宣传指导队。中村大队、幸福大队就成立了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文艺宣传指导队。

三是物资准备。由供销社牵头组织物资,落实物资准备的各项工作。钢材类,有打眼用的圆钢,撬石头用的扁钢,抬石头用的铁链。小三材类有:撮箕、扁担、绳子(草绳由各生产队自行组织)、麻绳、雷管、炸药、煤油、硫磺(由各生产小队自行组织),各生产大队领到钢材后,按1.2米、1米,80公分、60公分长短不一截成钢钎材料。各生产小队筑小火炉、加工钢钎,还有打炮眼用的铁锤、板车都由供销社统一组织,农村信用社准备三材经费,各生产队办理手续按计划分配领取。

四是炮眼布局。各生产小队根据地形、坡度,因势布局炮眼。布局的炮眼用红油漆标注为:A、△、○三种符号,A表示炮眼深度在80公分以上,△表示炮眼深度在40公分左右,○表示炮眼深度在30公分左右。

五是召开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文艺宣传指导队专题会。进行宣誓、表决心,各生产小队之间进行挑战、应战,开展竞赛。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的主要任务是打炮眼,文艺宣传报道队主要任务是火线宣传,树立典型,教大家唱歌曲,鼓舞士气。

例如,歌曲:“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她是咱公社的

好榜样,自力更生改变了旧世界。坚决学习大寨人,要把那山山水水重安排。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精神放光彩。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又如:“我站在虎头山上,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歌唱救星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这些歌曲之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歌词鼓舞斗志,使青年人让青春焕发出革命光芒。

轰轰烈烈,手拿大锤干革命

1973年7月初,从建始高坪到恩施鸦鹊水沿县级道路近40公里长槽上,苞谷林里钉钊、钉钊,公路两旁、田间水坝,红旗招展。我当时是中村二排民兵排长,被分在突击队,即第一批上马在苞谷林打炮眼的队员,后又兼宣传员。同我一同分到突击队的还有我两个堂兄、两个堂弟、两个姐姐。突击队的第一课就是打炮眼,当时为建设大寨槽准备的铁锤,有八磅锤、六磅锤、十二磅锤。八磅锤、十二磅锤是有碎石经验,力气大的才能用,一般人拿不动。我们打炮眼用的是六磅锤,打炮眼是个技术活,打炮眼者把大铁锤抡起来顺右膀在空中划个半圆圈用力砸在钢钎上。开始学打炮眼心里发慌,根本打不准,而掌钢钎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因生手较多,铁锤抡起来落下时,不稳不准,重力不平衡,一打偏,要么把掌钢钎的人震得虎口发麻,要么锤一滑打在人手臂上,要么直接打到自己腿杆上。两天下来,打钢钎的、掌钢钎的,到处是青紫包。此时,我有个伯父叫崔福辉,是1943年国民党抓兵,在辽沈战役中,获解放军解放,一直跟着四野林彪打到广东、云南,后又入朝作战。因在部队干过工兵,有打炮眼的经验,他到突击队鼓励我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并主动掌钢针,有了他的鼓励,学习他的手法,第四天,突击队员都基本上掌握了打炮眼的手段。落锤稳,打炮眼的进度也提高了。我们开始是找标有○符号的地方打,地势上比较平,炮眼也较浅,钢钎短,不怎么晃动。到第十天,我们就可以打钎眼、打深眼了。效率也提高了,从三个人一组一天打两米炮

眼,提高到三米,有时还突破四米左右。当时,给我们每组定的任务是六眼以上,深度不低于2.8米。随着技术的熟练,我们生产队突击队16人中有6人,不仅可以用右手打,也可以用左手打,还可以左、右开弓两边打。大锤随手臂还可以在空气中抡起360度的花环,这6人被评为打炮眼能手。铁姑娘突击队两组打炮眼的6人,也有两人评为打炮眼能手。她们的最高记录是一天11眼,深度4.8米。由此,还写了一首歌赞扬她们。歌词是:“三治专班铁姑娘,战天斗地英雄胆,手拿大锤干革命,钢钎绣出好河山”。

打炮眼,分干打、湿打。干打慢,一般在20公分以内的干打,干打即打一会儿要用专门工具掏灰,再继续打。而湿打有时一眼要打1米以上深度,灰掏不出来,必须湿打。湿打时,先在眼位上用泥巴筑一个坑,装水,打炮眼的灰用水稀释,加快了进度,又给钢钎散了热,钢钎的使用寿命更长。

打炮眼的钢钎,每天都要有专人去铁匠铺进行修复,钢钎口前端最为重要,前端像一把宽口凿子。后端受力的地方,由于长期受力,钢慢慢软化变成一朵“菊花”。送到小火炉去修复,关键的技术活是最后淬火的功夫,技术不好淬出的钢钎前端会缺口,会影响打炮眼的进度,每个突击队都有一部人力机车,每天专门收集钢钎进行修复。

从七月初到九月中旬我们中村二队共打炮眼近2000眼,公路沿线布局大寨槽的建设区,炮眼布局完全饱和。

万炮齐鸣,男女老少齐上阵

进入9月,我转入专业爆炮工作。每天和二伯父崔珍辉,专门熬炸药、配炸药,装填炮眼。放炮成了我专项工作,当时没有TNT炸药,我们自治的炸药是用硝酸铵为原料,加上硫磺、煤油、刷沫等辅助材料,按一定比例进行配制。有了炸药,还要雷管、导火线引爆。硝酸铵、煤油、硫磺、雷管、导火线由供销社统一配制给小公社,再分配到各突击队。

装药填炮也是一门技术活。装炮时应根据炮眼的位置、深度按配比装填。一般是三个三分之一,即炮眼底部填三分之一的干土垫底,中间装三分之一的炸药,顶部装三分之一的干土。这样做是炸药爆炸时会产生坐力,触到底力会反弹至炮眼上部,这样上面是干土,就会在石头上撕开口子,石材就多,石材能保证坡改梯的用材。

在工作中摸索总结装填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全部掌握装填炮放炮的要领及安全知识,在那样大的场面进行爆炸作业安全是第一位的。因是千军万马齐上阵,场面大、人员多,而且有些地方还是主体作业,每天要用爆炸的石材砌保坎造梯田。所以,一般放炮在早上、中午、傍晚三个时段。早上,人员稀少,有安全员用哨声示警,安全上有保障,大家听到炮声,知道谁上工了。中午,大伙午饭,工地上人员也较少,安全员还要到警界线清场,也相对安全。傍晚大家收工了,爆炮石头,也才安全。当专职爆破员,最头痛,也最不安全。一次装填十炮以上,一次点放十炮以上。对所装炮眼线路,炮眼的深浅,位置等都要熟记于心。在开始时还要模拟,经过试验模拟掌握了1米导火线可以跑300米远,装炮按比例配药已掌握,装管、导火线要求轻、稳。点炮由深而浅,如遇地形复杂,我们总结了三句话:装管,心细如发,按比例配药;放管,轻稳,放炮前先放安全哨,再吹安全哨示警,进行人员清场;点炮,先深后浅,线路必须模拟,时间不够宁愿放弃一次点,安全第一。若遇雷管质量出问题,出现哑炮,必须带水排炮。排炮时杜绝闲人观望,设置安全线,定专人监管。由于摸索出了这套实用的办法,我当专职爆破员一次点炮最多是十六眼,一年多时间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1973年严冬,天灰蒙蒙的,临近中午,又到放炮时间。我记得当天装了13炮,点炮前,计量了安全线,安全员已发出安全警号。我听到警号后,开始点炮,刚点燃一炮有人喊了一声不能放。我当时专注着点炮,啥也没听见。点完13炮,炮响之声,我数着响了13炮,没有哑炮,心里有了一丝暖意。大队书记说,地委书记张同志来了,喊莫点,你怎么没听见,逼得地委书记司机倒车200米,你胆子好大,我们都等着挨批评吧。那

时领导下乡,不打招呼就下来了,离工地很近了安全员才发现有小车来了,马上用红旗示意停车倒车。当听到这一消息,我心冷到了背脊骨。心想今天闯祸了,害得领导要挨批评,我还可能挨骂。心里想着这些,有人喊我名字,说领导找你,快进来。我想糟了,逃不脱了,硬着头皮进去。刚走两步,一位陌生的长者来到我面前,要和我握手,我当时手足无措。长者问了我建设大寨槽以及当专职爆破员的一些情况。问得很细,我昂着头回答,面部僵硬,没有任何表情。长者说:年轻人,了不起,还是个土专家嘛,安全意识强,工作干得好,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最后才知道,他就是当时恩施地委书记王珏同志。他和蔼可亲的印象至今还留在我脑海中,再次见到他时,我已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了。后来他调省计委任主任。

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寨槽已基本建成,一条条整齐的石坝子,一层层好看的梯田沿公路展现在人们眼中。梯田土脚厚了,水土流失少了,真正成了农民的当家田。

科学种田,人民过上好生活

1974年,地委派地区农科所的专家来我们中村大队驻队,推广科学种田。试种的苞谷新品种名叫“恩单二号”,小麦叫“红旗3号”。专家们根据我们大队的地形,实行科学种田,从风向、阳光等多种因素考虑,既考虑植物通风,又考虑植物叶面采光、吸收营养。试种“恩单二号”,一是合理密植。一亩地可植2500株以上,双行间距1米,既保证了通风,又保证了采光。“恩单二号”的优点是根系发达,抗风能力强,双托率高、产量高。当年种“恩单二号”,亩产达900多斤,是老品种“金黄后”的一倍多。“恩单二号”淀粉细嫩,口感好,蒸出来的饭香喷喷的。当时有人写了一首顺口溜,专门赞美“恩单二号”：“远望像树林,近看爱煞人。双托个个大,产量翻一番。科学种田就是好,人民群众吃饱饭”。

大寨槽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讲并不陌生,而今的大寨槽,在离国道

偏一点的地方,还保留有坡改梯的原形。真正的大寨槽,因修318国道、高速公路用地、退耕还林工程、城镇化的推进等重点工程用地,很难看到当年大寨槽了。

大寨槽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缩影,已成为历史,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投入到改革开放、建设美丽家园的建设中。

官庄与“耻奴读书班”

官庄,位于长潭河侗族乡甘露上村,西与长潭镇交会,东与细沙坝相邻,南与龙马山交界,北与小卧龙相望。

宋代,这里尚未开发,人烟稀少。山间林木苍翠,鸟语花香,堪称世外桃源。咸平年间(998年—1004),夔州路转运使丁谓向朝廷上奏:鄂西乃蛮夷之地,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朝廷要想控制这些“蛮夷”,必须设州(羁縻州)、建寨,驻军队屯兵垦田。当时粮食品种单一,主要是粟米,产量不高,土民自己吃的粮食都不够,那有粮食给官府。施州官府和驻兵吃的粮食要从外面运。粮饷成了当时朝廷大员,夔州路转运使丁谓的一大难题,于是他向皇帝上奏,要解决施州官吏和驻军的粮饷问题,只有实行屯兵垦田制,在羁縻州设置边寨,屯垦的兵丁有战事就去打仗,无战事就开荒种地。皇帝准奏,决定在今宣恩境内设六寨,即细沙寨、歌罗寨、尖木寨、暗利寨、宁边寨、夷平寨,寨丁主要任务一是监视“蛮夷”有无抢劫和造反行为,二是垦田种地,解决施州官吏和驻军吃粮问题。

一天,一位将士带着一队人马从施州出发,过清江,从玉带溪(今贡水)逆流而上,来到一条沙滩上休息。带兵的将领向四周眺望,只见群山中有几个大坝,这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正是屯兵垦田的好地方。这位将领,是朝廷从施州派来的寨官,他要在这里屯兵垦田。

初来乍到,这里荒无人烟,到处都是老山林,因河谷中经常有猴子出没,故得名“猴儿溪”。猴儿溪前面两条溪流长期带来泥沙在这里沉积,

形成几个大沙坝。寨官在这里建寨后,要取名字上报,这里原名叫猴儿溪,取“猴儿寨”太难听了,想来想去,想到河沟旁细沙淤积的坝子,“细沙”加上“寨”字,就成了“细沙寨”,这个名字好听,于是寨主上报朝廷,从此“细沙寨”一名正式载入史册。当地人认为寨主是朝廷派来的大官,把寨主住的地方称为“官庄”,这个地名一直流传至今。

那时山里人种地,砍畲烧荒,广种薄收。没有牛耕,仅靠几十个兵丁开不了多少荒,必须招引外来客民,作为庄户。为避免庄户逃离,朝廷颁布“官庄客户逃移之法”。内容是外来垦田的客民,必须服诸役,但不连累家属,客民开垦的田土可以出租,住宅若迁移它地可以典卖……。这样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大量汉人来到细沙寨,他们把坝子上的树木杂草砍掉,放火烧畲,种上粟谷。秋收时节粟谷成熟,太阳一照金灿灿的一片,如同天上的太阳落在地上,于是人们把官庄对面的坝子称谓“太阳坪”。

外来客民主要是谭姓和王姓,谭姓是施州大族,宋朝灭亡,谭姓头目占地为王,细沙寨一带的山林田土,谭姓占了一半,成为当地的大财主。后来谭姓和王姓开亲,谭姓财主将官庄下面的一坝田,随新娘陪嫁到王家,于是人们将陪嫁田取名“女儿坝”,婆家姓王,又叫“王家坝”,无论是女儿坝还是王家坝,通称都叫官庄。

宋代屯兵垦田的寨主,虽是朝廷委派,但官职很小,最大的寨官与县令同级。长潭河的官庄,有史以来没出个当大官的人,但在民国时期,还真有一个大官在这里住过,这个大官就是国民党元老,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的张难先。

抗日战争时期,张难先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官庄隐居,一住就是几年。张难先,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湖北沔阳人。国民党左派元老,曾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走,有人问:“老先生,白天为什么打灯笼?”

张难先答:“暗无天日”。

1942年,日寇占领宜昌,湖北省政府迁到恩施,张难先为表示不和国

民党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与夫人搬到长潭河官庄隐居，在王爱娃家的一栋木屋里，办起了“耻奴读书班”。

“耻奴读书班”的学生，全部是穷人家的孩子和当地的青年农民。他教学生识字，发蒙读书完全结合实际。他没有用旧的教学方法和课本，没教学生去死背《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他先从学生平时接触到的东西教起，如农民、土地、苞谷、大米、镰刀、斧头、锄头、鸡、鸭、猪、牛、羊等。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学得快，记得牢。他除了教学生识字外，还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教学生如何做人，国难当头，不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用“耻奴读书班”的名字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之心。

张难先虽然当过大官，但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架子。他经常把附近的穷苦百姓喊到家里吃饭。他的生活也很简朴，一天两餐，吃的都是粗茶淡饭。附近的农民给他送来鸡蛋、蔬菜，他从不白要，老百姓不收钱，他就不要人家的东西。

张难先对老百姓很随和，对待政府衙门的人，架子却大得很。一次宣恩的县长来拜访他，等了他半天，才见上一面。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派人看望他，老先生拒不接见。当时，国民党时期湖北的“三大怪”（严立三、张难先、石瑛）宣恩来了两怪：严立三在晒坪垦荒种地，张难先在官庄隐居扫盲。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失去了手中的权力，却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尊重。

抗战胜利后，张难先先生离开长潭河官庄（王家坝）。附近的老百姓依依不舍，“耻奴读书班”的学生更是难舍难分。他们把老先生从王家坝一直送到新司桥才挥泪告别。他们望着老先生上了五里牌的大山，直到看不见身影，才离开往回走。

“耻奴读书班”有三十多个学员，解放后有的当了国家干部，大多数学员仍在农村务农，但一讲起“耻奴读书班”的那段历史，个个都滔滔不绝，显得无比兴奋。因为教他们发蒙识字的不是一般人，是国民党的元老，共产党的友人。张难先的清廉品德和爱国之心，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原长潭乡政府干部黄云杰，解放前家里穷读不起书，

张难先在官庄隐居,“耻奴读书班”收了这个穷孩子。黄云杰在“耻奴读书班”发蒙识字,解放后当了农会主席和乡干部。一提起他的恩师张难先,他就讲张老先生如何清廉、正直,对贪腐政府如何憎恶。由于在“耻奴读书班”受到良好教育,解放后黄云杰当了国家干部,也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人清廉,办事公道,是老百姓公认的好干部。

时光流逝,张难先先生早已千古,“耻奴读书班”的学员也都离开人世,但象征张难先人格的龙马山和仙女洞流出的清泉,仍然永存在人间。2011年12月,“耻奴读书班”旧址被宣恩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宣恩文史资料》陈绍义专集)

湖北苗语“活化石”——小茅坡营

刘吉清

驱车从宣恩县城出发,沿209国道行至高罗镇黄家河村的鱼泉口处过石拱桥而行,进入河谷深山,虽是沥青路面,却免不了盘山蛇行。过两河口不远向东望去,可见峰峦带雾,云霓拂绕,一栋栋农舍在绿树翠竹之中时隐时现。当阵阵清风拂去了绕在林梢和峰巅的白雾,四周黛色的山峦像沐浴过似的,在朝阳中裸露了出来,梯田翻起层层金浪,果园飘出阵阵馨香。半山腰的牌楼式寨门,新颖别致,古朴大方,这就是被誉为湖北苗语“活化石”的小茅坡营。

小茅坡营是高罗镇的一个行政村,地处高罗镇北部,距镇政府15千米。辖区面积5.25平方千米,辖5个村民小组,近500人。200多年前这里是一坡长满芭茅的处女地。据传,龙姓于清嘉庆年间来这里,是最早来的姓氏,后来先后来了冯姓和石姓。龙、冯、石三姓人在这里共同“营作”(建房子),共同“营活”(开荒种地谋生),“茅坡”是这里的地形地貌,于是他们就把这里叫茅坡营。后来发现茅坡营的北面也有一个茅坡营,那里地域比这里宽,姓氏比这里多,于是聪明的苗民就将北面的称“大茅坡营”,南面的称“小茅坡营”。

小茅坡营是一处独立的地理单元,三面环山,地处群山环抱之中。40多栋木质农舍沿溪、依山,建于避风纳气之地,形散而神聚,形成独特的山寨,是苗家人自选的理想之地。所建房屋皆为穿斗式瓦屋,有一正一厢房的,有一正两厢房的,厢房多为吊脚式,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弯

弯曲曲的山路连组通户,布满山坡至山顶,在茂密的树林中隐蔽而多变,充满生机和活力,凸显动静结合的内在美,山水相连的生态美,天人合一的和谐美。

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寨中苗民既受朝廷管压,又受土司挟制,繁多的荷捐杂税,繁重的兵役徭役,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还常遇抢夺财货,强迫迁居,殴辱其身之苦。寨中的龙姓和石姓,清乾隆年间从湖南花垣迁至高罗九间店、黄家河、观音堂一带居住,后被土司强行赶到现居住地。但苗族坦率、狂放不羁,从不掩饰内心的爱憎情感,他们“以我口唱我心”的歌谣来抨击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人世间的不平事。”如:“太阳出来不照我,月亮出来照背坡,脚上泥巴千层壳,哪有一层归到我,岩屋撵到天坑坐”“苗家客家是娘养,两手两脚一个样,千年田土一起开,赶我上山为哪桩?”就是例证(摘自《宣恩歌谣分册》)。自古以来的世态和环境铸就了苗民的勤劳、团结、骁勇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凡遇寇贼,苗民刀枪齐出,拼搏奋战以保其家身,如此得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小茅坡营村大部分人会说苗语,苗语保存较为完整,是湖北省苗族语言唯一“活着”的村寨。也称湖北苗语的“活化石”。当地村民的“普通话”就是讲苗语,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家传。小茅坡营村苗民有一个祖传秘方:苗家人的子孙后代必须会说苗话,小孩从“咿呀”学语起就教苗话,教育子孙后代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仡雄”(苗族自称),不忘记“Xangt.put xangt naix(祖宗)”“mab(父亲)”“ned(母亲)”。还有一条虽未成文但已深入苗族人心扉的规矩叫“苗族养数子,必有一苗妇”,即家中有多多个儿子,娶媳妇时,必有一个要娶苗族女子为妻,以便向后代传承苗语。苗家娶其他民族女子做媳妇,结婚后,婆婆、丈夫、姑嫂都要耐心地教她说苗语,在家族内部讲苗语已成为苗寨的一种习俗。二是教育。小茅坡营村1952年创办学校,校址在茶园,借用石清汉家一间屋做教室,有学生16人。1954年新建学校于小茅坡营。1988年1月,州教委、州民委正式命名这所小学为“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小学”,并举行了挂牌仪

式。小茅坡营苗族学校除按部颁教学计划开齐课程外,各年级均开设苗语课,先后由龙玉卓、冯玉香、冯万清、冯大文等老师任教。冯玉香老师收集整理了苗语单词729个,共分6大类,作为苗语教材,按年级分类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法教学。后经黄泽让老师再整理为5大类。2015年小茅坡营苗族小学迁入高罗镇中心小学,由冯大文老师继续教苗语,校方为了赓续苗族文化,安排青年教师陈静跟随冯大文老师学习苗语,从事苗语教学。

小茅坡营苗族同宗不婚,为传承本民族文化,多选择在本民族内通婚。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不受这一限制,和其他民族可以相互通婚,但在婚仪礼俗上仍保留与众不同的特色。

侧门迎亲。苗家娶媳妇,新郎新娘不在堂屋拜天地祖宗。迎新花轿落轿后,由两位伴娘牵引新娘下轿,不走大门,而走侧门直接进洞房,面东而坐。伴娘手端茶盘,请新郎新娘饮交杯茶,喝交杯酒。规矩是先茶后酒,茶酒都是各饮半杯后互换,谓之交饮。

三日不同房。苗家婚娶,新郎新娘三日不同房。三日之内由女高亲或伴娘陪伴,足不出门,食宿都在洞房。三日后拜父母姑嫂,新郎新娘双双回转娘家,叫做“回门”。回门返家后,新郎新娘才能同宿。婚礼完毕后,还要请“巴得”(苗老司)安家先,在本宗宗表中添上新娘的名字,表示新娘正式成为本宗族的人了。

椎牛会,又叫还大牛愿,是流传在小茅坡营村的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是当地苗民为祈求添丁进口、除病消灾、家宅平安而举行的活动。始于清乾隆时期,盛于清末民初。1931年,小茅坡营冯远太家为求生子举行过一次椎牛会。时过62年的2003年12月3日,为纪念恩施州建州20周年,宣恩县民宗局和高罗乡党委、政府共同在小茅坡营村举办了一次椎牛会,盛况空前。

椎牛会前后持续上10天,前7天由“巴得”(苗老司)做法事,后3天才是椎牛会的高潮。其间,除举办椎牛仪式外,还要表演鼓舞、吹打、对歌、踩铎口、上刀梯等传统文艺节目,是苗族歌、舞、乐、技等技艺的大荟

萃、大展示。主东家的亲朋好友及族戚邻居都要来送恭贺,凑热闹,人来人往,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由于椎牛会这一活动规模大、时间长、耗资多,很少有人承办这一活动。

过苗年,是小茅坡营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又一习俗。他们除与汉族同时过年而外,还要过苗年,苗语叫“挂爵”,从正月初一起往后推算,遇甲子逢“午”或“子”便是苗年。小茅坡营苗寨龙、冯、石三姓逢“午”过苗年,石姓中的一支逢“子”过苗年。苗年期间遵守“五不”:不出寨串门,不吃外边的一切食物,不在山上捡柴回来烧,不到菜园弄菜回来吃,不吃亲朋好友送来的任何食物。所以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储备好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以便安安心心过苗年。

这里的苗民能歌善舞,隔山盘歌,对答如流。芦笙短笛,吹动天际云霞,长裙广袖,舒展人间欢乐。这里民风古朴纯正,苗族气息浓厚,自然环境优美,民族文化丰富。2008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0年,苗语班苗汉双语朗诵作品《中华源》获湖北省第七届经典诵读大赛一等奖;少年宫特色项目“苗乡少年宫 师生传苗语”获省一等奖。2021年7月,苗语班用苗语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在湖北电视台公共频道展播。

今日苗寨更是欣欣向荣:牛羊成群,五谷丰登,声声喇叭,进山出门,明珠串串,手机随身,民族融合,风情别致。间或休息,遥控点击,或听南腔北调,或观五洲风云。吉祥、富裕、幸福是苗家的符身符,也必将伴随苗家的子子孙孙。

话说大里

黄宜杰

大里位于湖北省建始县景阳镇清江河北岸三江交汇的岔口，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是连接恩(施)建(始)两县(市)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物产丰富。真可谓是天造地设仙居地，人杰地灵养生园。是一块集探险、观光、休闲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旅游风水宝地。

“大里”原本不叫“大里”，是块无名之地。相传，最早到这里挽草为界的先民是李家。这里是清江北边的台地，地势缓平，生长着很多枣树，李家人便称之为“枣子坝”。李家人以枣子坝为基地，很快发展起来，家族兴盛，人才辈出，族中有十八件蓝衫，说明族中不仅有生员，而且有八品、九品的官员，门楣光耀，很是显赫。且李家人以土著人自居，自称为“枣子坝大李”，于是“大李”便成了这个地方的代称。后来，一支黄姓族人与苟姓人一同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便想夺之。但，当时李家势大，不可轻与。黄姓与苟姓人情同手足，苟姓人善堪舆，便与黄家人一路踏堪，发现在三步岩修一座庙宇即可使李家败落。于是，黄家人便请工延匠，在三步岩上修起庙来。因是修庙，李家人自然不会去干预。庙修好后，李家果然一天天衰败下去，务农的歉收，经商的赔本，读书的不第，当官的罢黜；而且还殃及六畜——鸡不叫，狗不咬，猪不长，牛不耕……加之强盗抢犯时常光顾，日子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与此同时，黄家却一年比一年强，人丁兴旺，人才辈出，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李家人眼看在此地难以住下去了,只好放下土著人地头蛇的架子,找黄家族人把土地房产等财产典卖给黄家。但李家有个条件:这地方本是李家人的祖业,黄家购买后,不能欺负没有迁走的李家人。黄家人本就心中有愧,见李家人愿将祖业让出,当即满口答应。并指山为誓,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黄家人和李家人一定以诚相待,循礼处事。李家族长见黄家族长言出肺腑,掷地有声,便说道:“黄族长既然指山为誓,按礼办事,山者岱也,礼者理也。那从今日儿起,这地方就叫‘岱理’吧!”这一方面,提醒黄家族长要永远不忘许诺;另一方面,“岱”谐音“大(dài)”,“理”谐音“李”,暗含有“这地方是被你黄家谋夺去的”之意,只是当时黄家族长未能会意,于是众人齐声称善,自此,这地方就被叫作“大(dài)理”。

后来这个地方的李家人悉数迁往他乡,黄家人逐渐取代了枣子坝李家。苟家人又帮黄家把三步岩的庙迁到了龙嘴上。黄家人以耕读为本,善于经营,不几年就成为当地的望族。而且,还走出了黄兴周等高官大员,黄家楠木坦的水稻也被钦定为“贡米”。于是,“大(dài)理黄家”的名头不胫而走,“贡米之乡大理”也逐渐闻名遐迩。经古盐道的传递,大理的糯米糍粑也美名远播,在湘鄂西获有“施南的饼子,夔府的面,大理粑粑盖六县”的赞誉。“大(dài)理”作为这个地方的地名,为周边乡民所认可。现在,凡六十岁以上的大多数人都晓得这个地方叫“大(dài)理”。因为“大”是个多音字,可能是文化人看到了“大理”两个字便读成了“大(dà)理”之故,于是“大(dài)理”便变成了“大(dà)理”。也许书写起来“里”较“理”更为简便,因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将“大理”写成了“大里”。如今“大里”之名已为官方文件和当地人们认可。于是,“大理”又变成了“大里”。

大里山灵水秀,土地肥沃。人们不仅注重开发、发展,而且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境内不仅养育了以黄姓为主的世代居民,走出了明末崇祯年间官拜八台总兵的黄兴周、明末清初周授智武将军黄显极,开发出

黄家楠木坦“贡米田”。而且,还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建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的黄显极古墓虎头碑和秀丽的自然风景。一说起自然风景,当地人会自豪地、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起家乡的“八景”。

第一景,绝壁龙影,又曰“黄龙现影”。

此景位于大里村委会后面梅花尖岩绝壁上。绝壁上有一龙头影像,栩栩如生。据说那龙即将升天之际,却被禁锢于斯。看那情状,龙身急速翻滚,似乎是在作痛苦挣扎,龙头高昂,龙口大张,仿佛是在长吟。这里有个优美的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条龙在梅花尖山下山洞里修炼成仙,将要升天。但它知道,在它升天的这天,有一个端公子(土家语,即巫师)从山下过路,将会对它升天不利。于是,它便化作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给这个端公子托梦说:“你明天从梅花尖山下过路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千万别作法吹牛角。过后,自然会有人来谢你,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完飘然而去。这个端公子醒来,却是一梦,但却清晰如真,他心中犯疑。第二天,晴空朗朗,万里无云,他上路准备到倒龙何家去给人家跳神做法事。当他刚走到梅花尖山下时,突然乌天陡黑,雷滚火闪,恶风暴雨,劈面而来,仿佛要垮天似的,吓得那端公子抱头鼠窜,臭汗一身,不知东西,早把昨晚的梦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急忙跺脚挽诀,作起法来。三声牛角一吹,顿时云消雾散,雷停电止,风息雨住,又是万里晴空。再看那梅花尖岩,绝壁上却凭空多了一栩栩如生的龙头影像,这才想起昨晚的梦来,不觉一阵心悸,猝然而毙。从此,这梅花尖绝壁之上便永远留下了这清晰如真的龙头影像。因其龙口大张,人们便把梅花尖山崖背后叫做龙口,把龙口下到倒龙去的崖口称之为出龙口。

第二景,八仙过海。

紧贴梅花尖岩有八个并生山峰,奇美无比,酷似八仙过海,又像是众仙送龙升天,因其龙被禁锢于梅花尖绝壁之上,故驻足于斯。

第三景,十八罗汉。

从梯儿岩由南往北至梅花尖的半山腰原有十八个独笋(独立生成的石柱)次第排列,煞是壮观,人们称之为十八罗汉,并有一个传说。相

传,很久很久以前,在薪柴沟湾里有一只鹏雕,凶残暴戾,危害人类,惹怒了老天。有一年,老天发怒解蛟,从薪柴沟头上涌出滔天洪水,雷电交加追杀那鹏雕。鹏雕奋起反抗,一翅直冲九霄,那洪水也跟着涨起。一时间,惊涛骇浪连天涌,霹雳金钩紧相随;昏天黑地,直把那鹏雕解到了南海。待洪水消退时,薪柴沟口子上的两个罗汉首当其冲,轰然倒塌。尔后,其它的罗汉也相继被冲毁。现在可见的仅有梅花尖岩下一个完整的罗汉,其余的,有的剩下半截,有的只留下一点痕迹,有的全没了。

第四景,灰湾飞瀑。

灰湾是干龙洞西北边绝壁下的一个内收湾,因受上部岩壁遮挡,终年少见雨雪,泥土干燥如灰,故名灰湾。在内湾绝壁的左边有“绝壁造运河”的标语遗迹,右边有用红色油漆写的“高峡出平湖,绝壁造运河”的大幅标语遗迹。灰湾飞瀑从绝壁的顶部和两边山崖石孔中涌出,时而温柔,时而激烈。虽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却也别具一番独特的曼妙。温柔时,或似珠帘,或似素绢,又犹如多情的仙女向你挥舞柔柔的水袖,让你沉醉;激烈时,宛如天河绝堤,酷似热恋中的情哥给你疯狂的拥抱,让你窒息。夏天暴雨时,自干龙洞至灰湾形成庞大的瀑布群,壮观无比,煞是惊艳。

第五景,霭烟带雨。

在干龙洞顶靠南有一座山峰,陡峭如斧劈,峰巅似刀锋利刃,直刺苍穹。绝壁之上有三道岩坎,人们称之为“三步岩”。人们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三步岩上的雾罩预示着天气的变化,只要这石峰被云雾笼罩,马上就会下雨,十分灵验。因此,人们将之称为“霭烟带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便根据三步岩上雾罩的变化,安排农事和出行。

第六景,仙人古洞。

此景点位于三步岩第二道岩坎的北尽头,遥望洞口似金钟倒悬,顶上绳扣如金鸡独立,似乎在观看风云变化。仙人洞洞中现存有碓、磨、碾子等家什物品,修有院子,院墙皆由青石砌成,墙上修有枪眼。其门窗均用长条青石扣成,凿痕细腻精致,工艺精湛。相传,景阳高家人为躲白莲

教曾在这里住过,因此,这里又被叫做“高家岩”。后来,约在清中晚期,大里黄家祖人曾在这里办过私塾学堂。

第七景,千年古藤。

原建官公路大里道班南约200米处,有一小山丘,山丘的北边有三棵巨大的油麻藤,不知经年。其躯干粗壮如树,破石而出,其根牢牢虬扎在石逢之中,藤干攀树而举,跨树而连;藤缠树,树举藤,藤绕藤,藤挂藤,勾连编织,盘曲嶙峋,蒙络摇缀,藤树交错,覆盖成山,终年碧绿成荫,美不胜收。可谓历经风雨雪霜,见证千年沧桑;形态稀奇古怪,风景蔚为奇观。特别是开花时节,更是美妍迷人。现已挂牌为野三峡旅游景点之一。

第八景,古树苍天,又叫“松杉耸翠”。

大里境内原有三棵古老的油杉,生长了几朝几代,现已无法可考。三棵古树,一棵在松母坝枫树包上,一棵在梦岭山,一棵在老村坪,成“品”字形鼎立于大里境内,枝繁叶茂,婷婷如华盖,高耸入蓝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三棵古树见证了世世代代大里人为开发大里、建设大里,与天斗与地斗的奋斗历史。在大里人的心中是三棵神树,是大里的标志。为此,大里人将其列为“大里八景”之一,命名为“古树苍天”又叫“苍松耸翠”。

然而,历史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这三棵古树——松母坝一棵毁于大跃进年代,梦岭山一棵毁于大集体时期,老村坪一棵毁于撤区并社期间。老村坪这棵古油杉,由八把大斧砍伐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它砍倒,直径4米有余。砍倒后,树顶尖上还嵌有一块石板——相传是当年两个放牛娃躲在上面下棋用的。就这一棵古树,修起了一座“建始县凤凰人民公社”大厦。当年,这三棵古树,鹤立鸡群,青葱如云,好不壮观!古树倒了,大里人民的心中至今抹不去哀伤的阴影。

除了以上“大里八景”,大里还有好多原生态景点。如“观音坐莲”、“龙口旭日”、“龙泉普润”等。

观音坐莲:此景位于凤凰观沿岭山。沿岭山上有一座状如人形的石峰,远眺似仙人打坐,加上其座下怪石嶙峋,状如莲花,犹如观音坐莲。故名。

龙口旭日:此景在龙口山。晴朗的早晨,太阳升起,阳光从薪柴沟山顶上直射龙口山顶、旁边蜈蚣包上和大洞门口,璀璨绚丽,旖旎迷幻,美艳无比。

龙泉普润:龙洞清泉养育了大里儿女。自古大里黄家祖先就将水龙洞的水从朱家包引向枣子坝供人畜饮用,灌溉农田,旱涝丰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1958年,在党的领导下,大里人民又将原在水龙洞洞口岩下的水渠提到了洞口,由洞口直接凿渠引水。更增添了无限风光。

晒坪与“不共戴天”碑

晒坪,位于椿木营乡西部15千米处,西至长潭乡,东至叶家台,南至锣鼓川,北至黄柏营。早年这里的先民,史称“巴蛮”和“酉溪蛮”。传说巴子流入五溪,一部分人以古渭溪为通道,穿越高山河谷,来到无人居住的七姊妹山腹地,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少数“酉溪蛮”在酉水源头住了下来,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他们在黑土地上播撒豆类荞麦,秋天在阳光照射下,平坦的坝子一片金黄,这里日照长、太阳一天到晚晒到黑,因而得名“晒坪”。

晒坪,有一块长方形大石碑,正面书写:“不共戴天”四个大字,字体为正楷,苍劲有力,落款是:“劬丁,二十八年春”。侧面刻写:“劬园,民国甲申年冬至前,居正题”。背面刻写:“劬园者,严立三先生之名也,故自称劬丁,不共戴天四字,曾摩於三游洞之崖,兹再刻于先生之手创晒坪垦区,臣兴晒坪,永垂不朽”。落款是:“四三年十二月冬日施方白”。

1939年,武汉沦陷,湖北省政府迁到宜昌,时任湖北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的严立三,对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大片河山,义愤填膺。在宜昌三游洞的石崖上,写下“不共戴天”四个大字,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严立三,又名严重,字立三,别号劬园,自称劬丁,湖北麻城人。国民党元老,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战时期,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敢于抗争,是湖北“三杰”(严立三、张难先、石瑛)之一。

1940年7月,陈诚来到恩施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辞去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决定带保安二团来到宣恩县椿木营晒坪垦荒。

1940年12月,垦荒团向宣恩开拔,三百多人全副武装,同时带有挖锄、薅锄、镰刀、斧头等农具。全程步行,三天后到达宣恩县城。过了旧历年,又向晒坪出发,到长潭河休息十余天,正月十五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到达晒坪。

晒坪,是七姊妹山腹地,海拔1800余米,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满山遍野都是齐胸的蕨芩子、白马桑树。垦殖区东至烂泥坝、南至马桑溪,西至山羊溪,北至喷呐溪,纵横三十里无人烟。

垦荒团来到晒坪后,首先是搭茅草棚子,以连排划分住区,一个棚子住一个班,共计搭了二十多个茅棚。有了住处,就动手开荒。垦殖区办公室要求:每人每天开荒面积必须达到宽三丈、长三丈、深二尺二寸,完成了任务就休息。

垦荒团和外来民工,不懂得这里的耕作方法,于是每个连队请一个“农师”(本地农民)。开垦的荒地主要是种苞谷,同时还种些黄豆、荞子和萝卜。黄豆、荞子、萝卜当年都有收获,种的苞谷基本失收。苞谷失收主要原因,一是土挖得太深(2尺2寸),把下面的瘦黄泥巴翻在上面,土壤没有肥力。二是不按当地生产习俗施肥,当地农民用的是草木灰作底肥,而垦荒团用黄豆磨细作肥料,一年浪费几千斤黄豆,没起到一点作用。另外是没有按季节下种,播种晚,无霜期短,遇上秋风,苞谷不能成熟。加之高山野猪多,长出来的苞谷托全被野猪啃光了。种苞谷失败,垦荒团又以发展畜牧业为主,饲养生猪、山羊、骡马和牛。第二年着手修建栏圈,共计喂养生猪上百头,山羊300多只,黄牛70头,水牛2头,骡马5匹。

垦荒团在晒坪开荒,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严立三虽是高官,仍与垦荒团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垦荒团按部队待遇,年年发服装,拨给养。垦殖队员每月发薪金,上士十三元,中士十二元,下士十元,当兵的五至

六元。

严立三生活俭朴,经常是身着普通长衫,脚穿草鞋,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多次对垦荒团的士兵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难保,你们要把晒坪建设好,好让无家可归的难民在这里安家”。严先生反对蒋介石独裁,对蒋重用的陈诚也冷眼相对。1942年春,陈诚派湖北省干训团教育长阮齐,带着一批官员到晒坪来看望严先生。当时严老正在垦殖区办公室看书,听到卫兵报信后,立即扛起锄头上了山,拒绝会见。让阮齐一帮人吃了“闭门羹”,不欢而走。

严立三在晒坪垦荒期间,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不忘军事训练。在晒坪的山堡上,垦荒团挖了数百米长的战壕,一人多深的壕沟,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

1942年,严立三因病离开晒坪移居宣恩县城,在白鹤井石姓人家养病,石家有个学生,正在中学读书,当时中学生食宿由学校提供,吃的是糙米和干萝卜叶子,石家老板娘怕孩子吃苦,要孩子回家吃饭。严先生知道后,劝说老板娘:要让孩子吃苦受锻炼,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之才。老板娘觉得严先生说得对,又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

1944年春,严先生病情加重,又转到恩施医院,最终医治无效,于4月30日,病逝于恩施。

严先生逝世后,垦荒团怀念这位国民党元老,第四任主任施方白,为发扬立三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仿宜昌三游洞摩崖石刻,在沙坪找好石料,打了一块“不共戴天”碑,高四尺八寸,宽两尺,八个人轮流抬着,走了几十里,将石碑立在晒坪。

这块石碑,有国民党三个要人的题字,除了“不共戴天”四个大字和落款“二十八年春劬丁”是严立三先生的书法外,还有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居正书写的“劬园”和落款,“民国甲申冬至前居正题”的小楷。简介由垦荒团主任施方白书写。三幅书法,三种风格,有的大气潇洒,有的流利秀美,有的工整严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看中了石碑上的书法,悄悄把“不共戴天”碑偷走拖到恩施,另外找人按原样打了一块碑立在原处。

垦荒团的后人知道后,立即向有关部门报案,说抗战文物被劫。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把“不共戴天”碑追了回来,重新立在晒坪这块沃土上。这块碑是文物,它记述了历史,也记述了一位受人敬仰的历史人物——严立三。

水上画廊—双龙湖

刘吉清

宣恩县城西约2千米处有一汪平湖,它像铮亮的明镜,平整洁净;像墨绿的翡翠,凝碧晶莹;像草绿的锦缎,荡漾春意;像神奇的聚宝盆,储存着希望。太阳照射水面,银光朗映,如数顷玻璃,似一郊晴雪。微风轻拂,泛起圈圈涟漪。游船驶过,拖起条条光带,似无数素绢在水面飘动。风停湖静,绿树青山,碧野奇葩,袅袅炊烟,把湖水染得光怪陆离。不经意间,还可看到游弋的鱼群轻轻地扰乱了倒映的云天,它们在水中嬉戏,逍遥自在。鱼鳞闪光,水草轻摇,都历历在目,让你一饱眼福。

地名是历史记忆,是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在双龙湖的背后有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追寻。

60多年前,这里叫龙洞,位于贡水河北岸的龙滩堡山麓,因传说洞里有神龙而名。洞里有伏流2条,其间以象鼻梁隔开,分为东洞和西洞。东洞洞口有一米左右,常年出清水;西洞洞口形似门槛,洞高20米,宽7米,呈葫芦状,水色浑浊。两洞所出之水,一清一浊,泾渭分明,犹如青黄二龙游于贡水,于是人们便称这个洞为双龙洞。两洞虽不同源,但其地貌和成因一样,均系石灰岩经地下水千万年溶蚀而成。洞内石幔石帘张挂两壁,钟乳石笋,星罗棋布,两相凝结,则为石柱,顶天立地。洞顶有水涡漩浪,如走蛟龙,洞底岩石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有文人纷纷拟状命名,谓之金銮宝殿、罗帐微开、双龙抱柱、佛坐莲台、洞宾打狗、八仙过海

.....

洞前为一冲积沙洲,夹岸良田数顷,白鹤、水鸟常栖于洲上。农舍依山而建,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洞外虽是悬崖陡壁,仍可沿小径攀援而上,径间藤蔓倒挂,野花怒放,散发出醉人的馨香。至顶,山势平坦,可观贡水和县城风貌。

清同治二年版《宣恩县志》将双龙洞收入胜境之中,列入宣恩八景之一,名曰:“洞伏双龙”。清咸丰末年训导蔡景星为龙洞赋诗:“崆峒两石洞,果伏神龙否?此洞自千年,不雨泉声吼。”第46任知县张金澜也为龙洞留有诗作:“龙洞幽深暑亦寒,潺潺上下泻波澜,渭清泾浊分明判,一样泉流两样看”。《宣恩县志》纂修张金圻也有“从来观水总分明,况此泉流判浊清,濯我缨兮濯我足,翛然不使老龙惊”的诗句传于后世。据同治二年版《宣恩县志》载,当时县之书院就是以龙洞命名的,叫“龙洞书院”。张金澜在《龙洞书院记》中写道:“盖古之名书院也,都以胜地,试言其最著者……宣之胜莫于龙洞,故以龙洞名。”

20世纪50年代末,宣恩县开始在离龙洞150米处筑坝办电站,1961年7月安装一台50千瓦的木质水轮机组发电,勉强满足县城照明需要,当时叫:“宣恩县电灯厂”。1970年后,才将龙洞电站改造成坝后引水电站,坝高16米,总装机1000千瓦。河水倒灌入洞口,水深15米左右,但可乘木船至洞口,然后扶壁入洞,常有垂钓爱好者入洞钓鱼。

1984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视察宣恩,指示宣恩第一抓水电,第二抓交通。同年5月,宣恩县组建了龙洞水库电站工程前期工作领导小组;7月,湖北省计委批准立项。1988年9月,主体工程开始施工。1993年9月,4台机组全部投产试运行。1995年11月,龙洞水库电站工程竣工,总投资1.4亿元。大坝为对数螺旋线形砼双曲拱坝,属全国首创。坝顶高程557.6米,最大坝高74.6米,坝顶厚4米,坝底厚17.4米。正常蓄水位550米,水库容6812万立方米。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养殖、城镇供水、灌溉、旅游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效益工程,可供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用电,可担任州电网调峰,还可通过库容调节洪水,可灌溉农田609.93公顷,可提供水产养殖面积333.33公顷,库区

内可通航 26 千米。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亲题“龙洞水库电站”，表达了对宣恩人民的深切关怀。

至此，辉煌百年以上的双龙洞已被湖水淹没，失去了空间标识的含义，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更具时代特色的旅游新景点。宣恩县政府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传承地名文化，于 2010 年将双龙洞更名为双龙湖，所在社区为双龙湖社区居委会。

双龙湖社区正置双龙湖的中心位置，距县城 3 千米，辖区总面积 6 平方千米，有居民 302 户，人口 902 人，分设 6 个居民小组。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也是县城城区居民目前饮用水唯一水源所在地。居民以餐饮业、绿色茶园、观光旅游、民俗表演等为发展重点，着力打造生态社区、人文社区。

双龙湖社区是州级民间艺术大师董兴林的第二故乡。董兴林 8 岁开始学跳耍耍，20 岁带宣恩耍耍到北京参加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受到朱德、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2003 年恩施州政府命名双龙湖社区为“民间文化(耍耍)生态保护区”。2007 年 6 月，湖北省文化厅命名宣恩县为“湖北省民间文化(耍耍)之乡”。同年，宣恩耍耍入选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董兴林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耍耍)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双龙湖水库是湖北宣恩贡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部位，全长 26 千米，处于群山环抱、绿水泛波的自然生态之中，两岸散发着土家、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韵味。全长 110 米的鹰潭石拱桥贯通双龙湖南北，是宣恩县城区环城公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恩来恩黔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贡水河特大桥，全长 1063 米，主跨 400 米，主塔高 245 米，横跨在双龙湖库区的牛草河峡谷之上，雄伟壮观，令人惊叹。双龙湖库区处处皆景，景景奇特。泛舟湖中，沿途可观看火焰洞、三仙洞、天门洞的深幽奇特；欣赏鹰潭峡、展翅峡、兵书峡、隔人峡的雄伟险峻；领略仙姑采药、天然金字塔、小赤壁、月亮岩、五子山、鬼城堡、腾龙山、菩萨岩等景点的旖旎风光；还可观赏猕猴、鸳鸯、白鹭、野鸭、翠鸟、红嘴鸥等珍稀动

物。双龙湖库区,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神奇的自然景观、古朴的原始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感慨不已,有专家、学者称这里为“水上画廊”。更有不少游客纷纷提笔写诗作词,抒感情,赞美景。游客牟廉玖在春游宣恩县双龙湖时,即兴咏了一首《西江月》:“恰值桃花三月,春水长天共色。峰作彩笔江作帛,巧绘宣恩一绝。豪士乘兴倾怀,骚人信手泼墨,今日归去有何感,都是人间仙客”(摘自《龙洞之光》202页)。

2022年1月15日,双龙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项目推进会在宣恩县城召开,蜗牛景区管理集团规划部领导,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相关专家、教授参会座谈并实地考察调研。这标志着一个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观光服务,满足游客健身康养、心灵休憩的双龙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已列入宣恩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3月份,该项目已进入宣恩县“仙山贡水5.0版”重点项目清单之中。

宣恩晓关蚂蚁洞

贺孝贵

我们恩施州古村落文化调研课题组一行数人,调查了蚂蚁洞,蚂蚁洞是宣恩县晓关侗族乡的一个行政村,为什么会有这个独特的村名,村民们解释为境内有一个蚂蚁多的大山洞。

我们本是到晓关侗族乡野椒园村,调查张家院子和杨家院子两个吊脚楼聚落,据住在这里的张姓人说祖上是从湖南麻阳迁蚂蚁洞,再从蚂蚁洞迁野椒园的,进山公公张正夏的坟墓在蚂蚁洞,于是产生了到蚂蚁洞调查的念头。

野椒园到蚂蚁洞约5公里,有乡村公路,但路况不好,既窄又陡。面包车小心翼翼地驶到贡水河边,陪同调查的晓关乡党政办公室主任张永耀,引我们下车走小路过河,他是蚂蚁洞人,很想弄清楚蚂蚁洞的历史,对我们调查蚂蚁洞很热心。

蚂蚁洞村位于贡水河与几条溪流的交汇处,贡水河下段修电站水坝,这一带成了淹没区,虽还没蓄水,沿河的房屋早已拆迁搬到山上,沿途河边可见残存的屋垣,石基吊坎,可以想见得到原来都是木结构吊脚楼。村民迁移到山上建房,再修的是钢筋水泥现代楼房,沿河的山上有许多这样的新房,原来的木质吊脚楼聚落总体风格已被破坏。

从跳磴过河,迎面是一百多级水泥阶梯路,一直向上延伸,这是水库蓄水后船码头的专用路。到半山腰公路边,有修好的候渡站,待水库蓄水后启用。候渡站前右侧,是张氏墓群,中间是张氏从湖南迁蚂蚁洞第

二代祖宗张应禄墓,其他人的墓分两边一字排开。青石墓碑很高大,有的“七镶带鼓”,有的“五镶带鼓”,有的有一正二副三块碑面石,有的只有一块碑面石,雕刻太极双鱼、万字、缠枝、花卉、龙、凤、狮、象、麒麟等图案,雕刻手法或线刻,或圆雕,或镂空雕,说不上十分精美,但显得朴实大气。

张应禄墓正碑镌刻以下文字,中间:“皇清待赠故显考张公讳应禄字世高老大人之墓”;左侧:“原命生於雍正七年岁次己酉五月廿十八日……湖南沅州府麻阳县人氏”;右侧:“湖北施南府宣恩县居住,大限歿於嘉庆八年岁次癸亥正月十四日子时……”。从碑文可知,张应禄生于湖南沅州府麻阳县,随父张正夏迁移蚂蚁洞,死后葬在这里。

离开张氏墓地,我们分成两班,一班继续上行到陆家界看张正夏墓,一班向左行到张氏老屋场调查。

张正夏墓为其子张应禄修筑,碑文为,中间:“皇恩待赠张公讳正夏字久老大人墓”;左侧:“……故父生於康熙辛巳年二月二十四日卯时,受生原系湖南沅州府芷江坪小地名白麂坑生长人氏,阳年春光六十九岁,大限歿於己丑年正月二十八日寿终正寝,择期安厝於湖北施南府宣恩县施南里四甲小地名三角塘……”;右侧:“今上嗣皇□□岁次庚申季春月中浣谷旦”。碑文中字句有些须作解释,“康熙辛巳年”为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己丑年”应为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张正夏从生到死按人死后纪年虚岁计算,正好六十九年。立碑时间因落款漫漶不清空缺两字,从“岁次庚申”推测,应释为“嗣皇五年”即嘉庆五年,为农历庚申年,公元1800年。因嘉庆继乾隆位不久,故碑文称其为嗣皇。张正夏死后11年,其子张应禄为其立碑。至于张正夏与张应禄生地不同,一为湖南沅州芷江坪,一为湖南沅州麻阳县,这是历史上地域区划的变更造成的,麻阳与芷江本为交界地,白麂坑时在麻阳时在芷江不足为怪,芷江未成为县级政权之前,可能是属麻阳的一个地方。现晓关张氏皆称其祖上来自麻阳,并与麻阳张氏有来往,另考“蚂蚁洞”可能为“麻阳峒”的误记,峒过去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麻阳峒”应释为麻阳人居住的地方,张

氏原籍湖南麻阳当是可信的。从张正夏、张应禄生卒年龄推算,他们从麻阳迁蚂蚁洞的时间,当在清乾隆年间。

如果界定蚂蚁洞张氏祖籍湖南麻阳,这就涉及到族籍问题,麻阳现为苗族自治县,蚂蚁洞张氏原籍是苗族吗?据研究本氏族源较深的晓关中心学校教师张建平说,张氏在麻阳的亲族现为苗族,本地较大年纪的老人过去讲麻阳话。麻阳话一部分为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从生活习俗考证,苗族建房,在中堂柱下垫岩石一块,岩石下掘小坑,小坑内埋盛满清水之陶碗,岩石谓龙岩,表示仍与祖先居于湖海之滨,有水有源。有的释为龙之栖身之所。震动龙岩,祖先不安,龙惊离去,天降灾难。现在的蚂蚁洞人建房已无此俗,但张建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当地一处叫牛鼻子的地方,住一富户,代代发财,人丁兴旺,后来某年正月在家玩地龙灯,碰撞中堂石,清水溢出,怕弄脏龙衣,清扫干净,从此家败人亡。这说明蚂蚁洞一带人民,过去是有此建房习俗的,祖籍有可能是苗族,或是受苗族文化影响较深。

张氏老屋,位于山半腰蚂蚁洞村委会门前公路坎下,原来为四合院式木结构吊脚楼屋,背山面水,规模很大。现在,当面下屋与两侧厢房拆毁,靠山上屋保存较好,阶沿石、周边保坎,天井院坝,皆用雕琢规整的青石条、板砌筑,反映出原房屋主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不同于一般村民。现为张永耀的弟弟居住,张氏族人称其有200多年历史,如此算来,当是张氏进山先祖来后不久建修。围绕张氏老屋,周围仍有七八栋保存较好的吊脚木楼,其间虽杂以几栋现代砖混结构新屋,但原来的吊脚楼群规模轮廓仍在。

一天的调查结束了,时间虽短,收获不小,蚂蚁洞的历史脉络截面,丰富了我们研究恩施古村落历史文化的内容。

大青石的故事

颜 英

老家在崔家坝镇白岩观獐虎山六组，座落在一个小河边，村民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芭蕉树，花草树木、清水秀石透着幽幽灵气。阴坡、阳坡在这里交会。交会点上，有一块黑黑的大石头，大家都叫它“大青石”。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也没有人知道它在此守候了多少年多少天，只见它永远一副青青的、黑黑的模样。

大青石高约三米，呈圆型，横截面积约两米见方。周边层层石块堆叠，远远望去，就象母亲纳的千层底。就近一看，石顶平展展的，就跟一个小晒场差不多大。大青石旁边有一丛芭蕉林，微风拂过，芭蕉树打着乡歌的节拍。一年四季，芭蕉叶身姿舒展，仿佛一个多情的女子，日夜陪伴着“丈夫”，俨然一对相依相伴的情侣。

多少年过去，大青石一直静静地坚守着这个寂寥的乡村。村里人已经习惯了它的默默守望，就象习惯了自家的孩子。村民们把这一带地名叫做青石坡，把这条河流叫做青石河。

相传，一位姓李的风水先生晚上做梦，一位白胡子老人告诉他，说在恩施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庙宇，穿过庙宇一直往下走，河边有一块大青石，他只要对着大青石拜三拜，命运将从此发生改变。

于是，风水先生从老远的地方一路寻来，到了崔家坝街上，再寻到了十字路口的庙梁子，穿过庙梁子一路下行，到了青石河边，过河沿着堰沟前行两公里，当他在一块水田边上见到大青石的时候，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面朝大青石秉烛焚香,躬身就拜。

因为钟爱这块石头,加上这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风水先生决定不走了。他在大青石旁边盖起了新房子,娶了当地的土家族姑娘为妻。第二年开春,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小子一出生就啼哭不止,家人把他抱到大青石边,他立马不哭了,还手舞足蹈地笑个不停,仿佛开心得不得了。看到他与大青石这么有缘,家人就将他拜继给大青石作义子,并给他取名李青,小名石头。

李青自小喜爱看书,每天坐在大青石上,认真看书学习。李老头本来就是风水先生,见他如此爱学习,对他更加钟爱。因此,但凡出门看风水,李老头都将他带上。耳濡目染,李青懂得了很多有关风水的玄机。

一晃十八年,李青一表人才,上懂天文,下知地理。他仿佛什么都懂、一学都会,在当地成了传奇,大家猜想他是不是那位白胡子老人托生,抑或是大青石转世?

李青依然每天到大青石上认真看书。一天清晨,当他爬上大青石时,发现上面坐着一位姑娘,与他年纪相仿,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身穿翠绿的衣裳,裙裾飘飘,仿佛仙女下凡。李青看得呆了,痴痴地望着,竟然说不出话来。

姑娘告诉李青,她叫“蕉娘”,就住在隔壁,以后可以经常和李青一起玩。

李青偷偷地乐个不停,经常无缘由地发笑。

母亲发现了他的异常,很担心。悄悄尾随他,看到李青和那个蕉娘搂抱在一起,心中十分欢喜。等风水先生回来后,就告诉了这个秘密,并建议将李青的婚事办了,好早点抱孙子。

李老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听说后很疑惑,心里“咯噔”一下。这方圆几十里他都去过,择过屋场,看过墓地,哪里有“蕉”姓人家?莫不是传说中的芭蕉娘子转世了?

黄昏到来,金色的夕阳映照着这个小村庄。

李老头带着疑问,来到大青石面前,虔诚地焚香祷告:“大青石啊大

青石,你既然是我儿子的义父,孩子的婚姻大事就请你作个主吧,要是你同意他和蕉娘成亲,你就让香烛的烟雾直上;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你就让香烛的烟雾左右摆动吧。”话刚说完,一阵大风吹来,只见香烛的烟雾左右飘荡,熏得李老头眼泪涟涟,香炉里的烧纸也被风吹熄了,黑黑的纸灰随着风儿到处翻飞。李老头吓坏了,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大病一场。病好后,他找来铁锯,将大青石旁的芭蕉树连根锯断,送给村民抬回去剁成碎片喂猪。

晚上,李老头做了个恶梦,梦见一个绿衣妇女飘来,满含忧怨地望着他,恨恨地说:“你为什么要杀死我女儿?你会得到报应的。”

与此同时,李青也做梦了,只见漂亮的蕉娘含泪扯着他的衣袖说:“青哥哥,我本是长白山上的人参精,在长白山修行了五千年。你还记得五千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晕倒在雪地里,你路过发现了,给我披衣捂热救我的情景吗?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苦苦修炼五千年;为了找寻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芭蕉园,耐心地等着你长大。没想到你的父亲相信迷信,心狠手辣,将我连根毁了,以后我想见你都没有机会了,如果你还恋今生的情份,就转世来长白山找我吧。”说完,挥泪而别。

“蕉娘别走,蕉娘你等等我……”李青大声喊着,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

李青不吃不喝,嘴中总是胡乱地重复喊着:“蕉娘别走,蕉娘你等等我……”直到三日后他离开人世,也不曾清醒过来。李母天天不眨眼地陪着儿子,生怕他有任何闪失,可是她再也没有听到李青叫过她一声“娘”。

李青离世后,母亲的心碎了,一根绳子结束了她和李老头的半世情缘。此时,李老头方知自己棒打鸳鸯,错到底了,心中又悔又痛。他将母子二人埋进芭蕉园,心灰意冷,一个人游走他乡,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在芭蕉园出现。

从此,大青石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孤独地守望着这个小小的村庄,默然无语,与凄风冷月共度悠长寂寞的时光,任身边的芳草绿了又枯,枯了

又绿……

若干年来,在和村民的朝夕相处中,大青石俨然成了村中最主要的一员。村民们在大青石旁边码上整堆的草垛,作为老牛冬天的备用粮;村妇们将自家的衣物鞋袜晒在大青石上,吸收着暖暖的阳光;放牛娃一年四季都在大青石上爬上爬下,相互捉迷藏;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夏天坐在大青石下乘凉,冬天在大青石边烧一堆柴火,全村人聚在一起烤火取暖。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清晨去上学,天还没亮透,母亲不放心,总会把我们送到大青石旁边,给我们将没系好的围巾解下来,连头带颈重新包围起来,这样,即使我们连蹦带跳地跑到学校,围巾也不会散落。但是我们很少按母亲系的样子到学校去,总是拐过一条弯、跨过青石河之后,在母亲视线不能及的地方,将围巾解下来,按自己的方式围好,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学校。

当时,小伙伴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哪个放学第一个爬上大青石,哪个就是当天的第一名。为了争当这个“第一名”,每每放学归来,我们总是相互追逐,在弯弯的山道上撒着欢奔跑,乐此不疲。

有一次,我们玩得很尽兴,竟然忘记了回家的时间。等发现天快黑了,才慌慌忙忙地跑回家。没想到在半路上,一根枯藤横在路中间,把自小就怕蛇的我吓得半死。我没命地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妈呀,有蛇。”忽然,脚下被什么一绊,我骨碌碌地滚下山崖,此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母亲听到妹妹哭哭啼啼地诉说着事情的经过,焦急得不得了。举着火把,带着全家人到处找我。发现早上出门时她给我围的围巾飘落在青石河边的石头上,以为我掉进河里了,连忙要下河去捞。此时,村里的人也都赶来了,大家分头寻找。最后,发现我半截身子卡在大青石下面,没有掉进河里去,母亲喜极而泣。晚上,就和么姨一起为我招魂。

当天夜里,母亲把不省人事的我放在床上,将我白天穿的鞋子擦干净翻过来,鞋底朝上放在我的枕头旁边,然后到厨房找来一个小瓷碗,碗

里装大半碗水,再在水里放一根缝衣针,将装有水和针的碗放在床头的抽屉上,让大姐守护着我,不准离开。

到了深夜12点,母亲在大青石前点燃三柱香,让幺姨站在我家院子里,母亲拿着我白天围的围巾和穿的衣服,站在大青石上,面对家门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英英回来了没得?”

幺姨回答:“回来哒,回来哒。”

一连叫了三遍,连续叫了三个晚上。

说也奇怪,就在我昏睡了三天之后,第四天凌晨,母亲和幺姨刚刚为我招完魂,我就睁开了眼睛,都说是大青石显灵了,在护佑着我。

从此,每逢过春节,当一家人吃过团年饭之后,母亲就会带上我,来到大青石前,烧一堆香纸,点燃三炷香,放一挂鞭炮,然后对着大青石拜三拜,口中念念有词。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大青石行礼,并在心中许下小小的心愿。

时光飞逝,我们渐渐长大,父母带着梦想,举家搬迁到镇上,离开了大青石。

多年以后,我重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我日思夜想的大青石。没想到村子一片寂静,家家户户关门插锁,闻不到鸡鸣,也听不见狗吠。大青石不见了,代替大青石的是一大片比人还高的荒茅草。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挪不开脚步,心中抑制不住对大青石的思念,泪眼迷蒙。我不相信大青石没了的事实,我一定要去找村民问个究竟,看看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青石怎么会无缘由地不见了呢?

邻村大妈告诉我:“十多年前,村民们不知从哪听来消息,说大青石的位置是生产贡米的地方,因为有了大青石,所以稻田的产量不高。他们为了多出贡米,就在村子里召集了十多个汉子,合围住大青石,准备将它掀到青石河去。可是不管他们使出什么法子,大青石就是纹丝不动。后来,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掀不动干脆炸了它,免得占位置。于是,村里的男人们便去买了雷管、炸药,开始炸大青石。放了几炮都没有将大青石炸开,他们就用钢钎在大青石上凿了二十多个炮眼,集中火力,才

将大青石炸成石块,他们又将炸成的石块全部掀到青石河去了。”

“那为什么水田里没见着稻子,反而到处是荒草呢?”我十分不甘心地问道。

大妈继续说道:“还没过半年,青石河就干了,也不知道水都流到哪里去了,河边的植物也都枯死了。一起去炸大青石的男人们全都得了不治之症,不出三年,村里的男人都差不多死光了。女人们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有的搬家、有的改嫁、有的上吊、有的抑郁至死,有的跟着女儿到别的村去生活了;村里的小孩子差不多都成了孤儿,长到十多岁就不读书,出门打工去了;有的过年还回来看一下,给老人上上坟;有的走了好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也不知在外面是死是活。”

我很痛心,告别了邻村好心的大妈,来到青石河边,想看看被炸毁的大青石。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光秃秃的河床,河沿上到处都是裂缝,再也看不到沿河两岸那一片片饱含水份的绿色植物,再也听不见整日整夜哗哗流淌的青石河水。

我行走在干枯而荒凉的河道上,心中一片苍凉:是谁收回了这生命的源头呢?我随手拾起大青石的残骸,思绪一片茫然。我想起了小时候鸟语花香的日子,想起了大青石和我们相依相伴的昨天,想起了村里鸡鸣狗叫、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然而,世事变幻莫测,邪恶的念头竟然如此荒诞疯狂。

面对着青石河干枯裂缝的河床,我仿佛听见大青石在爆炸声中发出的痛苦呻吟,我仿佛看到青石河的眼泪已经流干。

支罗船头寨

贺孝贵

有着“中国传统习俗名镇”美誉的利川市谋道镇境内,两座美丽的大山遥遥相对,一名鱼木寨山,一为船头寨山。鱼木寨山古寨文化早已出名,在长期倾情家乡历史研究的谭宗派老先生的努力下,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恩施州乃至湖北省著名旅游景点。对船头寨山历史文化烂熟于心的谭老先生,不顾自己七十六岁高龄,向市委书记建议研究、宣传、推介船头寨山,将船头寨山打造成继鱼木寨山之后,利川市第二个历史文化旅游名山,得到书记的肯定与支持,亲批经费,要谭老先生负责先期研究工作,于是谭老先生邀约武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邓辉、湖北民族学院教授雷翔、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谭庆虎、恩施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清华,还有我,共负此责。为谭老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所感动,我们欣然赴命,于2010年4月28日至29日,在谭老先生与谋道镇干部的陪同下,对船头寨山进行了两天的实地考察。时间短,考察算不上深入,但我们仍然对船头寨山“铁壁三层盘古寨,螺峰四面护雄关”历史风貌感到震惊,跃跃然不可不为其秉笔行文。

—

对船头寨山的考察,是从船头寨人的石文化开始的。整个船头寨遍布石英砂石,船头寨人对这种石头的利用发挥到极致。

我们首先到了天缘桥。天缘桥是船头寨山东面山脚鸡头沟上的一道石桥，一磴大石伫立沟中，将沟水一分为二，旧时建桥匠师采石为梁，搁置在在沟两岸与沟中的大石上，形成两道桥面，每道桥面由两条石梁组成，每条石梁长约一丈有五，宽、厚两尺以上，重达数吨，很难想象在没有现代化施工设备的过去，工匠们是怎样将石梁安装上去的。大石上立有建桥功德碑，由三道碑柱两块碑面组成，碑顶上另设一横额，上刻“天缘桥”三个大字，两块碑面上刻有碑文，记述了建桥经过与捐资者名单，落款“咸丰五年”，告诉我们石桥建于公元1855年，距今150多年历史。距天缘桥不远是马龙河上的马龙桥，与天缘桥一样，也是利用河中的巨石为桥磴，不过桥孔不是用石梁搭建，而为石拱，双拱半环，如玉带伸展，稳健中透出秀美气概。马龙桥的东头为船头寨山上六也岩的路口，西头则是重庆万州地界。

六也岩卡门距天缘桥不远，位于318国道西侧船头山麓，沿石级古道上行约一华里即到“富官寨”摩岩石刻，石刻旁岩壁上从右至左横刻“六也岩”3个大字，再向上攀登一段路便到了卡门，只见石砌之门临空而立，锁上下之险路，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上之势。门柱上一副对联颇有气势：“十二危峰东川保障；五千远路南浦雄关”。这是我们接触的船头寨山第一道卡门，据谭老先生介绍，据传船头寨山有32条小路，72道卡门之说，现存还有20余处。在以后的考察中，我们没有去过所有存在的卡门，但先后到了罗家岩、横连寨、苕坪、红岩寺、观音岩卡门。这些卡门选点之险，砌筑之巧，无不令人惊叹。所有卡门的设置，即便在现代，也是一项浩大的军事工程。经济并不发达的古代，不知有多少人的节衣缩食，血汗艰辛，才有这一伟大遗迹的存在。在对众多的卡门考察中，我们眼见之余，脑海里反复回放的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历史画面。

在考察罗家岩卡门的同时，我们考察了罗家岩穴居。所谓穴居，通俗的说，就是住岩洞，这是人类居住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程序。人类从猿变成人，经历了树居、穴居、半穴居直至屋居各个阶段，在人类社会进入经济文明后，住岩洞只是少数穷人一种无奈的居住形式。但船头寨人

住岩洞仿佛并非经济原因,而是对住岩洞情有独钟。据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全山还有100多户住岩洞。当政府在扶贫工程中帮扶他们迁出岩洞时,许多人不愿意,这是因为船头寨人住岩洞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他们是利用岩洞的凹陷部分建房居住,这种居住方式有很多好处,一是节约建房材料,房屋后部墙壁与瓦可以节约;二是在岩洞中建屋,三面有依托,房屋更能遮风避雨稳固耐用;三是大多岩洞里有出水,周围森林环抱,可谓柴方水便。船头寨山特殊的地质构造,形成了众多的岩洞,也为人们在岩洞中建房提供了方便,当然,也不排除与船头寨人的亲石习俗有关,这在我们以后的考察中得到印证。现在船头寨只有少数几户人住岩洞屋了,如罗家岩这户人家,后人都搬出去建了新房,两位老人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不走,七排间的屋加上后屋共十多间,猪栏牛圈一应俱全,岩缝流出的清泉自动流入灶屋里的水缸与屋外的洗衣池,给人一种奢侈而又欲神欲仙的感觉。同时我们注意到,船头寨人即使住岩洞屋,也是讲究风水朝向的,因岩洞地势的局限性,岩屋朝向不能与风水相容,如“坟打包,屋打垭”,于是船头寨人也有调济办法,他们将中屋大门斜建,开成“错牙包谷”门,如罗家岩岩屋即是如此,也是一道让人品位的风景。

因为有亲石情结,离开岩屋居住的船头寨人,依然以石头作为他建房的主要材料,并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无所不在的石文化,包括各种石质用具,这在我们的考察中无时不见。建屋用巨大的石块下基脚,砌保坎、院墙,用石礅凳立柱子,甚至门前亮柱下半截全部用竖立的石条,而猪栏牛圈几乎全部用大石条码砌而成,石桌、石凳、石桶、石盆、石缸、石火盆、石槽家家皆是,让人感觉这些房屋杂舍只是岩屋的过渡,但却抛弃了岩洞屋的粗放简单,上升到人文精华的高度,以大田庄谢家大屋与吴家祠堂为例,船头寨的匠师们用线刻、圆雕、镂空雕各种技法,将石柱础、石门、石天井等房屋配套设施打造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在大田庄谢家大屋正屋阶沿下,我们见到雕琢镶嵌在阶坎上的石壁,上刻“朱子治家格言”,字体秀美,刀工精湛,洋洋洒洒数百言,让人陡生心灵的震撼,这不仅仅是船头寨人石艺的表现,更是船头寨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

二

对船头寨山丧葬文化的感受,是从考察龙水文庙开始的。当我们爬了数以千级的石梯路,到达龙水文庙,引路的谭老先生先未进庙,而是带我们到庙前的一块洋芋地,指着一处堆着烂砖碎石的地方说:“这里是汉墓遗址”。我感到一阵心动,因为我在恩施市从事过多年文物工作,并未见到过汉墓。船头寨因黄中叛明被朝廷镇压下去后,在该地建支罗百户所,隶施州卫,清初撤施州卫设施县、恩施县,原辖地依旧,支罗百户所也算是今恩施市辖地,自然有了一种亲切感。

大家在那堆烂砖碎石中扒拉,居然找出两块完整的墓砖,这是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墓砖,大而质地密实,两侧有菱形纹饰。有这种墓砖的墓,称土坑砖室墓,即在地下挖出墓道、墓室,再用特制的墓砖砌筑成形,内置棺木与随葬品。现在,这种墓在恩施地区除巴东县外,其它县市少见。船头寨汉墓,揭示当地在公元2000年左右即有人烟并有较为先进的文明。

以后,谭老先生引我们先后到了船头寨金银坳口天然崖墓与观音岩人工崖墓,崖墓形成的时间久且长,从远古至元明皆有,甚至现代还有人修崖墓。船头寨崖墓形成的时间很难确定,但这种在高峻的山崖上安葬死者的葬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其一,船头寨古人弥高而葬,是因为弥高为孝,有着久远的孝悌文化内涵;其二,从崖墓中出土棺材小,骨殖不全看,船头寨古人曾有二次葬葬俗。这种葬俗是人死后,先壅于土,待尸肉腐烂后,取出骨殖洗净选部分大骨另行安葬,因此又称洗骨葬。

当然,船头寨最普通的葬制还是土坑墓葬,这从龙水汉墓到现在遍地皆是,历经各个朝代的墓葬可以得到见证。但墓葬外观形制值得注意,一简一繁,简则用大石块在墓前堆砌成三角形,无碑;繁则有石块打凿成墓圈石,围筑墓周,墓前立有“几镶带鼓”的墓碑,有的墓碑雕刻得相当精美。我们在一个叫川主堂的地方,考察了向氏墓群,所见几座大墓

豪华无比,一座最大的墓除了有墓圈石、墓碑,还有骄示身份的柱形墓表,用各种雕刻技法打造的墓碑,花纹众多繁复,让人眼花缭乱。另一座墓的碑为镂空雕琢,透过寿星、仙桃、白鹤等镂空图案,才能窥见里面的碑文,给人一种既奢侈又神秘的感觉。

可以感受得到,船头寨墓葬的装饰艺术,是船头寨人亲石文化的延续与拓展。

三

现在需要说一说船头寨人的祭祀文化。

在谭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到了龙水文庙,其前身为佛寺,称了经寺;到了观音岩佛教石窟造像遗址;到了衙门坪禹王宫遗址与太平街张王庙;到了铜锣关丫公天子庙遗址与在衙门坪远眺天子殿遗址雄姿;到了吴氏祠堂与邓氏祠堂;到了高狮祭祀土地神现场。

龙水文庙保存得很好,前后两进,前进为大门兼前厅,后进为大殿,中间是天井院坝,两边有侧房,现为龙水小学。既称文庙,故然祭祀的文圣人孔夫子,他是儒教之首。庙之前身为了经寺,自然是佛寺,供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等众。庙名的变迁,祭祀对象的变更,反映了船头寨人不慕“空门”,重视文教的思维,比较理性的处理了儒佛关系。

观音岩佛窟与造像,位于观音岩卡门之下的山岩上,窟中菩萨造像已毁损,顾名思义当是供的观音大士,窟周边飞天造像保存得还好,身形优美,舞带飞裙,表现出一派佛国风景。恩施地区的佛造像本来很少,能保存下来的更少,观音岩石窟佛造像能保存这个样子,实属恩施古佛教文化遗存之大幸。窟下有香烟余痕,这里现在依然是船头寨人的礼佛之所。

禹王宫祀治水英雄大禹,张王庙祀蜀国大将张飞,他们是非佛非道的民间祭祀之神。这两类庙宇在恩施地区较多,与农耕文化和受蜀文化影响有关。

吴、邓祠堂，为各姓之祖祠，除与祖宗崇拜有关，还是家族的议事处事之所。往往大姓富户才修得起祠堂，吴、邓二姓当是船头寨地界的大族大户。吴氏祠堂保存较好，前后两进，中间为院坝，两侧为二层廊楼，总体呈四合天井格局，极有保护价值。邓氏祠堂基本格局仍在，破损严重，但门墙保存完好，牌坊式，塑花很有特色。

在一个叫高狮的地方，我们见到公路边的几棵大树上挂满了红布，是那种祭祀神灵的鲜艳红布，民间俗称“挂红”，与这一地方相对的山腰也有“挂红”，地上铺满燃放鞭炮后的碎屑，祭祀之诚，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县当地干部介绍，山民们在这里敬土地菩萨，可能原来有土地庙，后来庙不在了，人们的敬祀情结仍在，以这一片山林为祭祀之所，凡有事觉得需敬土地神便来这里烧香纸、挂红布、放鞭炮，形成壮观的祭祀场面，成为当地一道抢眼的风景。

过去的中国人对儒释道包括民间宗教祭祀对象都比较清楚，选自己最敬重的修庙祭祀，然而船头寨却有丫公天子庙，祭祀丫公天子，奇怪的是当地村民说不清丫公是何人。船头寨丫公天子庙建在山顶悬崖之上，称天子殿，现已毁弃只存基础，因路远而又艰险，我们没有实地考察。在船头村委会，我与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谈白，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建南镇有一喜做善事的富户，唯一的独生子死了，一家人为其准备后事，悲痛不已。忽有一老者至，称其子只是气闭，并未死亡。当即开棺抬出尸体，灌以汤药，迅即复生。富户要给老者重金，老者不要，谓某年某月某日我新屋落成，有心谢我，等到那日，说毕转身疾走而去。富户是个有心人，随即派人跟踪，见老者隐入船头山顶，跟入山顶，老者不见，则见尚未修造完工的庙宇。回去禀报富户后，知是一位神人，立即请工匠按老者之形塑像，并派人打听到船头山庙开光之日，请锣鼓班子拱卫老者塑像往庙里去，沿途有人问塑的何人，因富户祖籍为下江人，有称老者为丫公的习惯，即随便答应“丫公”。塑像在庙里安放，人们称为丫公庙，又因丫公应求灵验，而被乡民尊为丫公天子。

关于丫公天子的来历，还有一说，当年马、谭土司战于百战沟、铜锣

关一带,谭土司屡战屡败,弹尽粮绝,人困马乏,危在旦夕。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土司率兵偷袭谭土司住地,谭土司进退维谷。正在危急时候,忽然有一位老者从天而降,自称丫公。只见丫公用手一指,漫山遍野火把涌动,杀声震天,草木皆兵,直扑马土司帅帐而去,大败马土司于百丈沟内。丫公救出谭土司之后,又授以破马土司驾簸箕云之法,以使马土司不敢再犯,当地得以安宁。谭土司及当地民众深感丫公大德,修庙塑像,世代祀奉重于其它诸神。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全国以湖南丫公庙为多,如津市市、汉寿县、临澧县都有丫公庙。津市灵泉镇有丫公亭,当地的解释是:相传明末清初,李自成大败,带领手下兵将藏于石门夹山寺中,后追兵又至,遂带部下四方逃散。其一部下,武功高深,名为丫公,被大敌逼退逃至我境内五泉铺东一山中。山中原有寺庙一座,此后,其借僧人身份隐居于此,并带领手下负责镇守澧州一带,长隐于庙内,后世为纪念此人,命此山为丫公山,造一亭为丫公亭。这又是一说。我个人认为,因明末清初的战乱,造成四川与其相邻地区人烟减少,土地荒芜,清政府实施招垦政策,于乾隆、嘉庆年间,将大批湖南、贵州人民迁移四川与其相邻地区,移民带来了原籍文化,包括民间宗教祭祀习俗。船头寨丫公祭祀习俗,应为湖南移民与其后裔为之。